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技勇類

世祖馳馬如飛 順治某年八月十九日，世祖幸南海子校獵，學士范承謨、陳數永從。海子縱橫各四十里，上馳馬如飛。顧問陳安在，近臣對馬劣不能及，上乃命選天閑之駿使學士騎之。學士馳及駕，上問曰：「若知馬良否？」學士曰：「馬脊勁而蹄銳，馳而若無動，良馬也。」上笑領之。又問：「習騎乎？」曰：「少而習之，終不如八旗諸臣之嫻習也。」上笑以為然。每日合圍四五，奔逐必十餘里，草深及馬腹，上不以為勞。舉火讀奏章，命學士批答，一更乃已。

惠順王與喀使角觝

國初諸王披堅執銳，撫定遼瀋，禮烈親王諸子中，如克勤郡王、穎毅王，平定山左，各著勞績。惟惠王以年幼未從軍，然天授神勇，眾罕與匹。生有髭鬚數十莖，人咸異之。順治中，有喀爾喀使臣至，與近臣角觝，俱莫能撓。王聞之，請於烈王，飾為護衛，入與使臣鬪，應手而仆。世祖大悅，賞賚無算，時年甫弱冠也。後嘗告人曰：「此間殊寂寞惱人，未若諸天樂。」烈王方訝為不祥，未逾年，薨。

舒穆祿射中太和門

豫德親王下江南，王鐸、錢謙益等迎降，王未察其誠偽，命都統舒穆祿、譚泰往偵之。舒至太和門，門扉為生鐵包裹，甚堅厚，舒射，洞之，明人驚為神。嘉、道間，其箭猶存，每值翠華南幸，有司輒飾其楛羽以示威德。

阿里瑪擲巴圖魯占

國初有驍將阿里瑪，能自握其髮足懸於地，又能舉盛京實勝寺重踰千斤之石獅，戰功甚鉅。入京後，所為多不法，世祖欲置於法，恐其難制。有巴圖魯占者，勇亞於阿，命往擒之。占至阿邸，故與語，猝握其指。阿怒，以手拂占，擲於庭外數十武，曰：「汝何等人，敢與吾鬪？」占以上命告。阿笑曰：「好男兒安惜死為？何用給也！」因受縛，乘車赴市曹。至宣武門，阿曰：「死則死耳。余滿洲人，終不使漢兒見之，誅於門內可也。」以足絀城門甕洞間，車不能行，行刑者從其言。阿延頸受戮，其頸如鐵，刀不能下，阿自命占以佩刀割其筋，始斃。

褚庫巴圖魯縫頸

褚庫巴圖魯，姓薩爾圖氏，少為禮親王牙將，勇冠一時。攻宣化府城，首登其堞，頸為明兵所刃。褚左手撫額，右手猶手刃數人，僵於城側，氣僅屬，城因以破。醫云其喉未斷，使婦女撫吸其氣，猶可生。乃命妓如法治之，縫其頸，果復生。順治中，從世祖幸南苑，彎弓逐獸，馬蹶，頸復斷，遂卒。

胡灑光用銅箸

無錫胡灑光，順治時秀才。精武藝，善用銅箸，時號無敵，異人授也。其銅箸有大有小，大者長二尺，粗一指許，臨大敵用之；小者長尺餘，細不盈指，平時應急用之，半藏於袖，半出指端。一日游市，見僧索錢某店，灑光謂僧貌非良，店遂無所予，僧斷斷，灑光不措意也。後往武當禮佛，中途寓一庵，庵僧出款，貌似相識，意殷殷。晚餐畢，忽聞礮刀聲，心動，視戶已鎖，始憶似某店丐錢僧也。禮佛例不得攜械，倉卒無所得銅箸。適見案間餐具未收，有飯箸二擱甌上，取藏於袖以待之。僧啟門持刀入，叫罵曰：「爾猶憶某年事乎？」挺刀直砍。灑光以飯箸抵之，少頃，中僧手腕，刀落墮地，僧反跪頓地乞命。灑光曰：「從此釋怨，可乎？」僧叩首聽命，明晨厚款而別。

陸桴亭梅花鎗法

太倉陸桴亭深曉兵律，通武藝，其梅花鎗法為峨嵋山僧指授。僧得兩弟子，一為某總制，一即陸。相傳陸家居時，忽來一遠方人，執弟子禮入謁，請留授業，納之，時與講誦，其人亦能了了。久之漸諳，乃以技勇炫，陸喜，遂以槍法授之。數月辭去，不復至。未幾，鄰境典鋪被盜，其主翁罪保守者曰：「若受千金之聘，而失禦以贖盜，是技之劣也。賊盜無獲，奈何？」答曰：「余生平恃以無敵者，一鐵桿耳，獨峨嵋僧梅花鎗能勝余。是法傳派在太倉陸某，詰之，盜有在矣。」主翁以所言為證，請當道問陸。牒至，州人力辨其誣，事乃寢。然盜終未獲，保守者以主人不悅去。陸亦頗疑請業之遠方人，適有所往，舟行晚泊，夜半，忽有人破篷挺鎗入，陸起，奪鎗倒刺之，其人負痛遁，燭之，不知所在。或曰失事家仇陸，故使賊謀害。或曰即請業之盜，效逢蒙之殺羿也。

煎海僧用鐵刀

江陰有煎海僧，初為名諸生，所用鐵刀重八十斤，力能舉之。大兵圍江陰，率壯士五百人守城。其婦亦能詩畫，至是，乃自殺，曰：「不貽君內顧憂也。」典史閻應元命其率五百人突圍求救，往返數四，少三十人，獨提刀引之出。城破，披剃居小島，五百人從之，煮鹽自給，因以煎海僧自號。嘗擔鹽出賣，鹽重四百餘斤。大吏遣使招撫不降，遂自殺，五百人皆從死。

三山和尚勇力絕人

和尚，銅仁人，姓吳，名以幻，明故將軍無錫何以培家將也。勇力絕人，豪俠尚義，避讎襲僧服，順治初棲止無錫之三山，故人字之曰三山和尚。

三山在太湖中，為群盜出沒地。有盜夥劫其衣囊，和尚疾避下山，手擊盜舟上，覆豐草中，隱身舟下，匍匐伺之。盜下，猝覓舟不得，心駭，欲捨舟遁，又無他途可通陸，惶遽甚。和尚兩手掀舟起，奮呼曰：「舟在此。」盜視舟倒覆草間，負矗立者赫然一和尚也。大驚，叩首乞哀，曰：「師，神人也。後弗敢犯矣。」乃攜舟，從容置之湖，盜羅拜，謂和尚不可當也。

明總兵黃蜚屯軍湖中，曾分兵攻無錫南門，與大兵戰。和尚適以事過其地，倉猝無所得兵器，乃入民居，得切麵刀及板扉各一，左手持扉作盾，捍刀矢，右手舞刀大呼，突陣助蜚兵，橫截馬足，馬仆截人，所向披靡，大兵遂奔避入城。

僧普濤用手槍

王蘭臯，籍江寧。少游山左，值謝遷亂，避長山之醴泉寺，與王阮亭、西樵昆仲相友善。時阮亭未弱冠，詩才清妙，蘭臯歎異之。寺有異僧曰普濤，自黃山文殊院來，茹葷酒，性伉爽，蔑視大眾，於阮亭獨敬禮有加。一日，普濤與蘭臯攜酒登長白峰縱飲，仰見群雀翔飛，出手槍舉手彈數雀墮地。蘭臯問何術，亦不答。醉坐盤石，倚大樹，方仰天發嘯。忽神色變易，抖袖向空，見白光起如匹練，遂騰身躍地，風冷然，觸人作噤，已不知所在。蘭臯駭甚，亟返寺寢。夜半，推扉入，手皮囊，滴血涔涔，懼而匿走。普濤啞然曰：「子勿畏，我去救一方塗炭耳。」指囊曰：「此中貯巨寇首級，子盍一觀。」出懷中小匣，取黑丸一，投囊，囊洞然聲裂，洩水斗餘，蹶然縮。越日，果有人來山，言賊犯淄川，將肆屠殺，若有神兵鼓風而至，賊首皆斷，餘眾紛竄，又得官兵追殲，新城等處圍已解矣。始信其有神術，密叩之。答謂：「今值太平，身當隱，與君有緣，故爾周旋，幸勿語阮亭。渠貴人，且為當世詩學正宗，不願使形諸歌詠，致留後人口實也。然子亦當貴，我有祕字留贈，不有急難勿輕啟。」出紅紙裹，封甚緊，蘭臯受而藏之，尋別去。

其後蘭臯任兩浙鹽政，閩耿精忠開藩，檄取鹽課助軍，時浙中被兵，庫存不繼，遲未應命。耿怒，劾逮來閩，將加不利。正惶懼間，憶及僧所授祕字，夜露禱於空，發其封，乃黃紙符二，旁書焚嚙之。乃焚一，吞其灰，頃覺體足輕舉，似有人提之空中，有風御之行，直達耿寢室，抽壁上劍，飛舞帳前。耿偕其妾裸跪牀下，戰慄惕息，蘭臯斫其鬚寸許，擲劍而去，仍飛行至寓，案上燈燐燐，疑為夢境。翌日，耿傳帖令王旋任，即乞休，移家紹興。

褚復堂用四平槍

褚復堂，名士寶。負膂力，好技擊。及友畢昆陽武君卿，遂精槍法，橫槍旋轉，號曰四平槍。明末曾官伏波營遊擊。有獨臂張擊者，橫行市廛，眾請褚除之，褚曰：「必先觀其技而後可。」眾乃設席宴張，並及褚。張自誇其勇，酒酣，攘臂而起舞，褚徐以箠向其胸點之，曰：「坐。」蓋褚善用氣，已運神功，中其要害矣，而張不知也，終席默坐。翼日，張死於亭橋，偏體色青如靛也。

李賽兒弄九連環

磁州李甲，以同姓娼為妻，既入門，盡棄舊習，夫妻督耕為活。頻年蝗旱，娼之父母相繼歿，其妹年二十新寡，曰賽兒，有絕世姿，擅跑馬踏繩之戲，尤善用九連環。蓋以熟銅製環似釧，其數九，嘗擲一環於空際，約三四丈，復擲一環迎而拚之，其聲鏗然，兩環相套如連環式，連擲連拚，九環連絡，誠絕技也。父母未亡時，蓄一僮，年十三，首雙角，善勦斗撲跌，曰小三兒。甲以妻父母歿，招賽與小三同居。未幾，以年穀不登，與妻謀江湖賣藝，甲固擅拳棒，娼有搬壘翻桌諸術，可假此以避饑饉也。娼慮賽無依，賽願與俱，謂以薄技佐之，可無慮也。娼曰：「慮妹青年無偶耳。」賽曰：「人盡夫也。小三漸冠，當收為男妾，途中當意者商而擇之，何慮為？」甲大喜，檢點鎗棒戲具，並召徒黨數人，先赴鄭州會場。

賽至鄭州，鳴鑼擊鼓，作連環戲，觀者讚歎。是夕，有旅鄭之湖州賈，招賽飲，明日，贈綾錦數端，衣服為之一新。武生某復眷賽，以駿馬繡鞍為纏頭。於是賽衣新衣，薄施脂粉，獻跑馬之技，以一足立鞍上，鞭馬急奔，蹁躚漫舞，略無喘息。數夕，賽以所得賞約數百緡盡交甲，曰：「妹聞南人好奇尚新，且多紈袴子，揮金如土，此行或可致富。」甲曰：「善。」即以所得為賽製衣衾，其他稱是，凡所經水陸輻輳之所，獲資無算。

旋由江溯入閩，至建寧一村，居民數千家，有貴人子某生，年二十許，喜拳勇，尚未娶。甲至，或以告，生具酒食邀至後園空際處演其藝。甲與夥奏舞盤、使棒、接毬諸劇畢，娼始登場，紅襖青褲，烏綾束眉際及腰，持小花瓷缸通身環繞。復疊桌五層，高齊木末，盤旋而上，仰臥其間，以兩小足承大瓮，重數十斤，舞弄久之。去其瓮易小木梯，直豎足底，使小三兒束髮金冠，綠緞小襖，披六合雲肩，大紅繡褲，躡登雲履，直立梯上，翻穿梯空，忽大叫一聲，自空下墜，旁立大漢，徐以兩手擊小三兩掌，作豎蜻蜒狀。飯罷，賽著桃花色小襖，大紅繡袴，弓鞵底繫金鈴，行步有聲，外罩綠大呢合衫以出，向生欠身萬福，生起身還以半禮。賽卸合衫，以手拍左右腿數下，掣劍作連環戲，歌九連環小曲。戲畢，賽謂生曰：「聞公子雅善拳法，能賜教否？」生諾。於是生與賽略走數圍，曰：「同出少林，何分高下？」明日，生使人求婚於甲，願以萬金為聘，甲允之。

聖祖射獲諸獸

聖祖西巡，去臺懷數十里，突有虎隱見叢薄間，親御弧矢壹發殲之。父老皆歡呼曰：「是為害久矣。鑾輿遠臨，猛獸用殛，殆天之除民害也。」因號為射虎川。

易州西南有北魏太武御射三碑，自誇飛矢逾崖，刊石讚功，至於再三。是役也聖祖御駕過此，勒馬而射，連發三矢，直逾峰顛，居民遂呼其地曰三箭山。

聖祖嘗以三眼神槍刺虎，又力能挽強，每用十二把長箭，圍中射鹿，率貫腋洞胸。

聖祖晚年嘗於行間輟次諭近御侍衛諸臣曰：「朕自幼至老，凡用鳥槍、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，熊二十，豹二十五，猓獬十，麋鹿十四，狼九十六，野豬一百三十二，哨獲之鹿凡數百，其餘射獲諸獸不勝記矣。又於一日內射兔三百一十八。」

許子遜髮辮上指

康熙時，王文簡公有詩弟子許子遜，由進士官福建知縣。雖文士，絕擅拳勇。嘗補武平令，縣境與粵東某縣毗連，兩縣民以爭山地械鬪，許馳赴填戢，粵民殊獷悍，群起毆挾許，則敗，皆警服，弗敢肆。後以年老乞疾歸，息影里閭，逾古稀矣。一日，有山東老僧踵門請角藝，許延見，從容語之曰：「若與僕皆老矣，心雄髮短，胡競勝為？矧兩敗必有一傷，夙非怨讎，即亦何忍出此？何如各奏爾能，以優劣為勝負也。」僧聽之。於是會射，則皆中的；較力，則舉任相若，旁觀者末由稍稍軒輊。許窺於微，知僧實有勝己處，乃與之約：「吾曹孰勝負，以翌日為期，視一事之能否為斷。」則置酒召賓朋，席間，許忽默坐運氣，令髮辮上指，卓立若植竿然，其辮繩垂飄拂，若矛戟之繁飾也。僧無辮，謝不敏，竟伏退。此沛公所謂吾寧鬪智不能鬪力也。

呂尚義善槍

康熙初，有呂尚義者，大庾人，世居南源山下。其地在大庾、崇義二縣間，土田肥美，然毗連廣東，層巒峻嶺，為盜淵藪。山有錫礦，群盜囂聚開采，峒老錫竭，則四出剽劫，人莫敢居。惟尚義結廬其下，數十年盜莫能害。尚義與妻俱善鳥槍，百步可三發，無不中。每盜至，夫婦雙槍並放，若連珠然，歲殺盜無算。

廣東萬猴山有盜魁藍姓者，率其黨數百人，白日持槍砲過大庾嶺，昌言往南源殺尚義。時尚義妻已死，一女亦能用鳥槍，父女二人共殺盜百數十，餘盜皆走匿山谷。南贛鎮總兵聞之，命兩守備以兵來，尚義曰：「官兵來，甚善。盜在山谷，第隨我來，可盡擒也。」兩守備以林深箐密頗憚之，不得已，從尚義往。尚義鷹目，雖百步外，盜伏草莽中皆見之，發槍即中。盜驚起，踰山走，官兵莫敢捕也，得所遺器械以歸。於是大庾、崇義兩令爭欲署尚義為捕頭，悉謝之，曰：「農民不願充役也。」縣令聞於大吏，大吏召尚義欲官之，尚義曰：「小人不願官也。苟有事，不敢辭死。南源有吾女在，可無憂矣。此外如有山盜入兩縣境，請從官兵捕之，盜聞吾至，即走耳。」大吏喜，厚賚而遣之。然山盜自是役大創，終尚義之身，不敢復涉其境。

三賢閣道士善競走

禾郡青鎮三賢閣道院有「門外不泊江北船」之說，其事甚奇。相傳康熙間之江北船來鎮者，皆泊三賢閣下，舟中人之黠者往往盜院中物，道士得其故，逐之。江北人怒，糾眾與道士角。道士精拳勇，善競走，一騰躍間，數十人俱顛撲，眾無如何，乃解維去。越一載，道士方倚扉閒眺，忽見水次來一小舟，已近岸，道士叱之。艙中突出一少婦，年二十餘，貌中姿，雙趺纖瘦，手指道士慢罵。道士怒甚，勢將用武，婦忽躍起，以雙足擬道士肩，道士接而擲之艦首。婦既踣，默不一語，掉舟竟去。二年後，閣下又有一舟來泊，道士知為江北船也，又叱之。中一女郎出，年可十五六，貌美麗，身材嫵娜，弱不勝衣，其雙鉤較前婦益瘦削，見道士亦躍登其肩。道士念此易與耳，思更擲之。手甫舉，覺來勢猛捷，一瞥眼間，足趾已及肩窩。道士知受傷重，即逃歸，女亦不追，一躍登舟，揚帆自去。道士令徒輩解衣視之，見足趾所著處傷痕暈黑如墨，旋死。自是以後，奉官命禁止江北船泊三賢閣，著為例。

劉千斤行及奔馬

寧國劉千斤多力，能運四十斤鐵錘，故名。貌魁梧，行及奔馬，日可五百里。嘗仰天而歎，里有寧某過之，曰：「孺子何歎？」曰：「吾負奇技於天下，而食不飽，故歎耳。」寧曰：「孰使若負奇技者。然志在一飽是不難，亦聞有劉將軍乎？」千斤曰：「聞之。」寧曰：「此吾故人，好奇士，其幕有十友，皆天下之至勇。近亡其一，孺子可往也。」千斤遂以寧之介紹書見劉。劉閱其技，謂可作第十人。千斤自以天下之豪無出其右，今乃作第十人，頗怏怏。

劉治宴定坐次，千斤居末，視第一坐為一白皙少年，柔弱如處女，陰念曰：「此書生不能勝匹難者，叱之可倒，烏足以言至勇？」意愈不平。值烽火起，劉厲兵以待將戰，軍門戒嚴，無敢動。少年乘小駒出千斤前，語曰：「將軍戰，當以子為前驅。君姑待，視電光所指，乃摧拉之。」千斤訝其言。兵接，少年突圍，果見電光長丈餘，繞敵軍，噪而進，潰其師。千斤十盪十決皆如意，斬首以百數，獻誠至劉前。劉坐帳上，方與少年弈，大駭，方知為非常人。飽食年餘，忽軍中傳少年遁去，遺一書，中無所云，書項羽垓下歌，將軍惡之。數日軍覆，將軍歿於陣，千斤倖以身免，以為天下無復有用之者，歸鄉里為老農。康熙間，人尚見之，年八十餘。退讓不類武夫，間談及往事，輒歎歎流涕，謂人曰：「天下清平，諸君無尚勇也。」

秦光甫手出大車

沈邱秦光甫，偉丈夫也，有僑狄之長，其足尺有四寸。嘗入市，遇有駕三牛之大車陷泥淖中不能出，御者知其擔稽之可四十捆，而絕有力也，哀之，則脫三牛於輓，徒手出其車。康熙乙卯，安親王伐吳三桂，求武士，或薦之，遂為裨將。以軀幹肥碩，驢馬之健者不能勝載，刀矛入其手輕僂不能用，王乃為鑄三十斤之鐵鎗，並以駝為其坐騎焉。

僧定因用鐵鈚

康熙庚辛間，泉州有僧定因者，膂力絕人，精拳棍，弟子數百人。每遠行，輒煮米數斗盡食之，途中可數日不食。時漳州有虎，食人畜無算，太守必欲殲之，集兵丁持械往，虎負嵎眈眈，無敢近者。定因適以事至，眾望見之，噪曰：「事濟矣。」群走告之。定因曰：「殺虎，易耳。願須鐵鈚五十斤者乃足制之。」遍擇無當意者，一纜十五六斤，曰：「此稍可用，然恐鈚折，不能制其死，須命弟子持槍同行。」未至十步外，虎怒，騰起數丈，直撲定因者三。定因待虎撲落未起時，急以鈚擊虎首，虎哮吼，鈚折，弟子直以鎗刺之，自喉達尻，虎立斃。官重賞之，曰：「吾為民除害耳，非求賞也。」不受而去。時鄭成功方據臺灣，定因弟子精拳勇者多渡海從之。或勸定因往，定因曰：「老僧閒散久矣，此諸少年事也。且吾在此，為之訓練勇士，所得顧不多耶？」

宋牧仲精騎射

宋牧仲尚書萃精騎射，百步穿鼓子，百發百中。十歲隨其父文康公於喜峰口，飛騎逐黑白兔，至塞外，得兔而返。判黃州時，率健卒出獵，一日射三虎，後連殺十餘虎，黃州遂無虎患。

姚啟聖全家武勇

會稽姚尚書啟聖，生而倜儻，以豪聞。甫冠，以諸生遊通州，得權知州事，杖土豪，殺之。尋棄官去。遊蕭山，遇二健兒掠二女子行，有老父隨之哭，持牽洶洶。姚怒，奪佩刀殺二健兒，縱女去。乃亡命，隸漢軍。康熙辛酉，平臺一役功獨多。夫人何氏亦絕有力，舉石白如無物，姚奇之，娶焉。長子儀，雄偉與尚書埒。嘗驅駟馬駕奔車，自後掣之，馬為之卻。挽強弓百步外，可洞四札。人望見前鋒，曰：「此姚公子旗也。」以功授知縣，擢部郎，出知開封府。聖祖諭以京堂用，自請效力從戎，改總兵，終雲南鶴慶總兵官。國朝文臣自請改武自此始。

沈學仙以摺扇卻盜

康、雍間，有沈學仙者，生平慕項學仙之為人，以學仙自號，兩人居相比，膂力又相亞。而沈獨文弱如書生，有犯之者，輒趨避恐後，故人莫知其技。一夕，舟泊洞庭，時際秋仲，月色水光，交相映射。上流忽來二巨艦，人語嘈雜，門窗深閉，離二丈許，亦繫纜。沈見之，戒舟子曰：「此盜艦也，毋酣睡，試觀其變。」三更，盜果襲至，沈起，以摺疊扇揮之，且曰：「行篋無長物，毋徒勞，不堪持贈也。」言未畢，盜盡仆，沈一一叱之去。盜或不能起，則擲之岸上。旋脫衣而臥，迨天明，盜艦已不知所往。

馬和尚屈鐵擔

年羹堯幕中有江寧嚴星標、常熟徐芝仙二叟，雍正癸卯，從年征青海，旋以年驕抗，恐為所累，辭歸，年厚贈金送還。宿蒲州，有兩騎客來，狀虓猛，心悸之。又逢二僧，皆猥黠少年，二叟益懼，不敢按站行，十餘里即宿。僧來，揚其目而視之曰：「我疑若，書生也，乃亦盜耶？囊內赤金二千從何來？」嚴、徐駭曰：「財必為盜而後得耶？朋友贈，何妨？」僧曰：「若然，二君必年大將軍客也。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幾殺好人。」起，挾女尼走東廂。抵暮，兩騎客亦來，解鞍宿西舍。入夜，嚴、徐閉門臥，僧獨步簷外，嘖嘖曰：「好馬，好馬。」亡何，兩騎客去，僧闖然叩門。嚴窘，挺身出曰：「事至此，尚何言？行李頭顱，都可將去。」僧笑曰：「我不殺汝，先去之兩騎客，乃殺汝者也。」詰其故，曰：「凡綠林豪測客囊，皆視馬蹄塵。兩盜，難耳，雖相伺而眼眯，誤赤金為錢鏹，故不值一下手。然非我在此，二君殆矣。」問僧何來，曰：「余亦從年大將軍處來也。今將赴中州，行經此，苦無馬，逢兩盜騎善，故奪之。」因拉嚴、徐出，視殿，則已將盜所肩鐵擔屈而圓之，束二馬首於內矣。言畢，挾女尼牽馬拱手作別曰：「二君有戒心，可南去，毋憂也。」越三十餘年，嚴之孫用晦過河南登封縣，遇少林僧，論拳法，曰：「雍正中有異僧來，傳技尤精。後總督田文鏡嚴禁，僧轉授永泰寺環師，及環師之亡，其徒曰惠來者能傳其術。」用晦心知其大父所遇之僧即馬和尚，環師者即僧所暱之金環妓也。

段七與顛和尚混戰

雍正時，石門有段七者，以拳勇聞。妹名珠，從之學，年十六七時藝更過於七，顧韶麗秀媚，見者不知其能武也。七常以事往豫，日暮投僧寺止宿，一僧出迎曰：「師他出，不留客也。」七曰：「一宵何妨？段七非盜賊，何拒之甚也？」僧曰：「爾段七與？師恆言段七武勇，爾即是耶？爾既為段七，今晚宿此，當與我輩一角。」七曰：「諾。」夜共僧飯。僧三十餘，七問貴師何名，僧曰：「顛和尚。」七夙聞顛名，思其技出己上，其徒必不弱，三十餘人，恐非一己所能勝，忽生一計，語僧曰：「混戰，可乎？」僧曰：「何謂混戰？」七曰：「混戰者，地鋪石灰，猝滅火，暗中互相撲鬪，或撕碎衣服，或顛仆在地，口號一聲，彼此即罷手，然後驗衣服之破碎、石灰之有無以為勝負。」眾應曰：「甚妙。」飯後，引至一殿，眾鋪石灰如法。時值月晦，且陰雨，火滅後黑暗不見手掌，半晌鬪息，三十餘僧無不身沾石灰，衣服破碎，七則點灰不染，寸絲未裂。明日，七去，顛回，僧言七之勇，並述昨日鬪狀。顛入殿視之，笑曰：「爾輩受其愚矣。試看梁上之塵，何以有手指印也？」蓋七乘火滅，即躍上屋梁，俟鬪息始下。眾仰視，果然。顛曰：「此辱不可不報也。」間二年，顛訪七於石門，七適不在家，妹在樓上應之。顛和尚曰：「往年爾兄訪我，適他出，爾兄與我徒滅燭混戰。今日我訪爾兄，爾兄亦他出，夜間亦滅燭與爾混戰，豈不勝與乃兄鬪耶？」珠知謔已，大怒，自樓躍下，以鞋尖蹴顛之兩太陽穴，洞入寸餘，目珠突出而死。

僧大岳膂力過人

雍正間，蜀僧大岳膂力過人，年四十，黥其身，自頂至腹為一串肉菩提子。自置鐵香爐一，燭臺二，重百數十斤，一肩擔之。遇里閭不平事，輒挺身解圍，四方勇士投贈金帛無算。大將軍岳鍾琪深賞之，大岳欲往江南，將軍給札十通，所過舟車行驢迎送不絕。

大岳不識字，而供奉倉頡聖像，及去蜀，迎像於舟，鐵香爐、燭臺亦載之行。居天台山十年，移揚州天寧寺，愛天心墩繹經臺，遂即其址為倉聖殿。其旁有吳園，荒亭花樹，整而新之，復華嚴堂，建山門於姜家墩路西，門內層折石級上，二山門額曰「樂善菴」。然自來是菴漸富，技勇亦疏。里有武生三人，一曰魏五，善騎射，通馬語，狼山總兵閱兵過揚州營，時營馬齊鳴，魏謂人曰：「三月後總戎當死。」已而果然。一曰張飲源，善雙刀。一曰薛三，能挽五十石弓。人稱之為魏馬、張刀、薛硬弓。時與大岳談藝，常不及，而受其睚眦，由是怨之，逡巡二十年。一日，薛至菴，擊鐵鑪擲之，大岳接以手，薛嘔血死。數日後張來，又與之鬪，亦不能勝。魏五曰：「是非陰謀不能得也。」大岳多癩疥，日必入浴池浴，魏俟其入，乘不備，踣而毆之。大岳膝斷，勇漸退，後死於菴。

秋紅使鐵丸

雍正間，浙江學使蔡仕舛尚氣節，總督李衛雅敬之，遇事必與商榷。時總河朱藻與李聲氣相持，各不肯下，李欲伺隙中傷之。會蔡任滿歸京，贈李一婢曰秋紅，能捷走，如猿獠，為李探訪陰事。嘗勸李和輯上下，勿近名，李不聽，果敗。秋紅後為山左豪家侍妾。主知有異術，令押銀馱至江南，路有犯者，即中標槍斃。手常使鐵丸拋擊如飛。人見其密藏一畫軸，有紅眼獸白毛茸茸然。或云白猿公，劍術之祖也，所祀母乃是歟？

智海擲銅錢

環秀菴在無錫北關之蓉湖尖，司香火者為僧智海，即年羹堯部下之材官也。材官非勇者不得與，而智海實為其曹偶長。及年敗，散之四方，往往走江湖，為商旅護行，作鏢客。惟智海為僧，不與俱，以自別於儕輩。而儕輩護貨行，不殊水陸，舟若車，輒插幟以旌，既知智海為僧是菴，載舟出其地，無敢不下幟以示敬者。一日，日將夕，有鏢者舟過此，其人非智海徒，不知下幟，

智海登小樓見之，取銅錢一擲舟中燈，中之，熄其火。鏢者大驚，止舟登岸謝，智海笑曰：「老僧與子戲耳。」鏢者則言曰：「師戲，小子心膽墮矣。」智海慰遣之去。

智海既應無錫鄒翁招居環秀菴，鄒氏子姓乃多請受業為弟子。初，鄒氏子姓居荅湖尖者世業售瓷器，百廬鱗次，望衡接宇，皆瓷器店也，故土稱其地曰缸尖。尖濱運河，每歲運漕艘出其地者以千計，爭購瓷器販他方，歲贏利不下萬金，鄒氏業此致富者不可以計算。惟漕卒性蠻橫，往往有意滋事，鄒氏子姓得智海傳者既多，輒亦有以制之。嘗有漕卒登岸購貨，雙手擎五石缸置計櫃，缸巨，重數百斤，微得五六壯夫者不得舉，而卒取攜如椽孟然。詢夥曰：「此缸值幾何？」夥應曰幾何。卒怒曰：「此缸有疵，價乃昂如許，予不欲購矣。」憤，捨缸計櫃去，聲隆隆然，壓櫃幾碎。內一人出，擊缸如卒，呼曰：「客來客來，疵在何所？客示予。」卒猝無以應。其人乃曰：「客不能言疵所在，又惡值昂，予亦不售客矣。」擊缸躍櫃出，仍置原處，卒懼不敢肆。其人率智海弟子也。

楚二技精力大

無錫環秀菴僧人智海之徒黨甚眾，而尤以楚二為最著。楚技精而力大，其家在無錫北鄉之前洲。嘗偕友入城，適邑城隍廟演劇，其友欲往觀，恐眾擁擠，不入。楚曰：「無害，吾翼子往。」至，則推其友在前，張兩臂居後為衛，觀者雜進擠楚，屹不動。終劇人散，友視楚足踐所履磚，陷入地深沒脛矣。楚叢髯沒頤，故人亦謂之楚二鬚子。後傳弟子顧二嫵嫵，再傳而為鄒蕙塘。蕙塘，或謂即年羹堯女所出也。

甘鳳池拳勇

雍、乾時，武勇之士最著者為江寧甘鳳池。鳳池具絕大神力，於拳法，通內外二家祕奧，以故莫與敵。偶出行，見二牛鬪於路，勢洶洶，不可近，乃以手徐推之，兩牛皆陷入田中數尺，展轉不能出。牛主固求鳳池為之出，鳳池復提出之。夏日被酒，行至嶺上，倦憩於山石。忽腥風驟起，林木怒號，有白額虎自林間躍出，直撲鳳池。鳳池舉臂迎擊，僅一拳，虎已涔涔血出而就斃。

汴有無賴子，多勇力，見富家圍人牽馬出，曰：「此馬甚高大，暫借吾乘之。」圍人曰：「此馬善踢人，勿輕近。」無賴曰：「如吾者，乃畏馬踢耶？」直牽之，果被馬踢而傷股。亟起，告其師胡某，胡至富家，索醫金。富人曰：「彼自乘吾馬，馬自怒踢之。」胡曰：「然則罪在馬，不給醫金，當踢汝之馬。」富人見其強悍，知不可理喻，曰：「此任汝。」胡踢馬股，馬果亦受傷，遂揚揚自得。適報鳳池至，富人喜，亟延入，因謂胡曰：「汝踢馬股，不為勇，能踢甘老爺腎囊，吾始服汝矣。」具以前事語鳳池，鳳池曰：「吾與彼無仇，何必然？」胡亦曰：「吾與彼無仇，何必然！」富人激之曰：「甘老爺如許汝，汝敢踢之乎？」胡雖聞鳳池名，遂曰：「彼見允，吾焉有不敢？」富人固請，鳳池笑允之。於是奮衣當階立，胡果怒踢，鳳池毫不覺，而胡仰跌於地，大呼痛不止，須臾，股腫如斗矣。鳳池曰：「此乃汝自願，不得怨吾。但汝受傷已深，吾出藥與汝服，靜養兩月當愈。」由是胡某師弟不敢為橫暴，而鳳池之名益著。

鳳池嘗寓太倉張氏，時梅花盛開，眾酌酒讌賞，求獻技，則曰：「諸君皆文士，奚用武為？無已，作落梅之戲何如？」使人暗誌花朵，索棉花一團，摘少許，圓如鈕大，立百步外擲之，梅朵朵墜，無稍差。

鳳池嘗游濟寧，有李公子者，其地之豪族，且高手也。知其至，盛筵招飲，初見相揖，鳳池方折腰，李揖之還，於其低首時，以一足由其頭上閃過。鳳池若不覺者，周旋而退，李方笑其徒負虛名，而自詡也。鳳池旋遣人送一紙裹至，啟之，見寸許大青白綢二小塊，再四思索，忽悟己所衣夾襖亦此二色，急視之，襠穿一洞。蓋李舉足時，鳳池已手撮其襠矣。李遂款留之，請受業焉。

鳳池徧游全國，未遇其敵，或曰尚係第七手也，第一手為日食人腦三枚之僧也。

僧運大鐵杖

雍、乾間，與甘鳳池同時善技擊者九人，第一手為僧，第十手為白太官。太官藝不及人，而能騰蹕空中。九人者，以僧淫兇已極，鄉里備受荼毒，思除其害，約日共往。僧即日食人腦三枚者也，亦不懼，持大鐵杖重三四百斤，運動如飛。眾悉力接戰，鬪方酣，不防太官自空中飛下，直劈其首，自頂至項，析為半，猶苦鬪半時也。

白太官誤死其兒

白太官騰蹕空中，一躍可數十丈，然性刻，忌勝己。出門數載歸，將及家，途見一稚兒年不盈十歲，堅握小拳，猛擊道旁人家石獅，火星爆射者數尺。太官心駭之，曰：「此兒幼小如此，長大不可制矣。」遂與之角。小兒不勝，創且死，大號曰：「吾父白太官何不歸，兒被人毆死矣。」太官大驚，然創重，無能救，泣負其尸而歸。其婦怒詈曰：「虎豹不食子，若乃過於虎耶？」

金飛以劍斫豆

雍、乾間，蜀有劍客金飛，學於甘隴，得不傳之祕。既歸蜀，開門授徒，至者千人，惟授鍊目鍊臂之法，日一審視，課其勤惰而已。三年，徒皆怨，紛紛且散，留者僅數十人，亦疑師之無技也，請試以示。飛令各握豆盈把，塗以朱墨，擲之，飛斫以劍，豆盡而身無痕，乃命拾豆視之，豆皆著劍痕，於是始服其術之工也。爭請益，飛曰：「此豈可躡進者？汝曹腕力未靈，目光未聚，雖教汝，不能為也。」眾力請，乃授以蛺蝶雙飛勢。眾試之，疾，則人劍相糾而傷；徐，則人劍相妨而滯，知不可猝就也，乃去。飛歎曰：「千古奇術，豈絕於斯耶？吾得之，豈可輕棄。」乃衍劍術為八母、九勢、七十二步、三百五十手，精思三月乃成書，藏之小閣。

飛之鄰有秀才鄭樹者，亦稍學武，慕飛術，納交焉，乃請學劍，飛仍以教諸弟子者教之。樹受教不懈，三年終不變，飛乃以劍術授之。月餘，飛自郊外來，遙見城關有鬪者，勇捷特甚，馬上矚之，樹也。策騎自他道返，由是疏樹。樹偵知其故，度飛必不更授，亦不復至。數日後，飛他出，樹復來，不遇而去。是日飛歸，檢閣上書，亡矣，怒，往招樹，樹不知所往。蓋已挈飛書匿山中讀之矣，年餘盡究其技，遂去之京、津。

京、津早道多伏莽，樹挾枝遊其間，要挾焚索，無所不至，有不順者，劍戕之乃已。群盜皆惡之，欲害樹，而樹躡捷甚，往來如風，倉猝不可近。嘗宿妓家，伏盜自下出，砍以刀，不中，中妓，妓墮而樹已破屋騰去。明日，三盜方飲肆中，忽有刀自窗入，斷一人頭，則即前宵牀下人也。

居京、津十數年而南歸，過濟南，見一婦人年近四十，攜幼女甫十三四，操南音。女立廣場中，把劍舞，作種種形式。婦號於眾曰：「妾不幸，夫死，隻身無所依，不得已，攜幼女走天涯，將以此技為吾女求雀屏之選。諸君能垂青者，幸當場一試好男兒身手，何如？」樹視女美，而繞場觀者多人，皆莫敢前，乃橫劍入。往還數合，婦忽呼曰：「止，君技不凡，奈何不通姓名耶？」樹以告。婦曰：「鄭君耶，若爾，此地非角技所，東城後有隙地，明日盍往一較。」樹見其技非勁敵，且疑有意，即應曰：「諾。」明日，結束即往，女已先在，一縱劍，乃非昨比。樹悉技禦之，差得相當，良久，氣急汗如雨。女迫益緊，方著力，忽人叢中一叟呼曰：「妙哉劍乎！」叟者，金飛也。樹一聞其聲，略錯愕，女劍下，右腕解矣。旋見武士數十，各操刀奔而前，爭呼曰：「報仇報仇。」樹知不得免。叟前，向眾拱揖曰：「承諸君命，已折之矣，幸恕之。」樹見叟愧甚，叟更為傳以藥，創愈，竟不死。尋始知樹去後，飛納妾生女，群盜既久怨樹，訪得飛，招以制之。妾若女，亦皆具絕技也。樹所盜書，飛復搜以去。

達某足踢拳打

六合達某，雍、乾時人，以拳勇與甘鳳池齊名。會邑中來一拳師鬻藝於市，場中豎旗一，大書曰：「足踢黃河兩岸，拳打南北二京。」達思敗之，而慮不勝，乃密計以綾為襪而著靴，靴亦以綾為之。既往，求較藝，其人拳法精甚，竟不得間。移時，達騰一足去，其人接之以手，達亟收足，則綾襪著於綾靴，足滑出，僅空靴在其人手中。還足一踢，而其人死矣，由是名益噪。

達嘗乘馬出山東道，遇一小兒輦少婦行其前，少婦叱兒曰：「達爺來矣，胡不趣讓？」兒隨手以車端起，移避路旁，達大驚異。比暮，宿茅店，其主人出，即畫中所遇少婦也，各默會不言。翌晨，達取錢償店值，數錢桌上，以手按覆，錢皆嵌入桌中。少

婦前，以手掌拍案，錢皆迸出，徐取而一一數入竹筒，則皆立釘於筒底矣，達大服而去。

達在山東為捕十餘年，後以官歸里。嘗自云奉命至某寨捕盜，寨之前峭壁雙峙，僅一谷可通，谷中守獠犬百頭，人者無幸。乃縱連環步，以掌擊殺九十餘頭，餘始散去。復前進，見石級百數十矗其前，最高處有人相招，達聳身上，則寨中人已設筵相待矣。席次進肴，皆以匕首，即受之以口，而斷其刃。更進糕，糕裹鐵釘無數，則啣糕而噴之壁，釘皆著壁上。主席乃首肯，命廚下火夫隨去覆命。達無奈，從之。自後門出，後門以石為之，重可千觔，所謂火夫者，以雙手取移，達乃得過。既覆命，遂自將兩目揉盲，不敢再執此役矣。顧威名猶震於鄉里。一日，偕其幼姪至城外茶肆品茗，聞道上有鈴鐸聲，命其姪出視，曰：「若但向驅騾人乞其鞭，可耳，他勿受也。」姪如言，驅騾人怒曰：「若何人？」曰：「吾達某姪也。」驚曰：「達某猶在乎？吾固願見。」姪乃導見達，談移時，語多不能解。別時，解背上草履一贈達。既去，解視之，則草履中瑟瑟者皆金葉，驅騾人蓋大盜也。

高宗習射

乾隆初，高宗每月朝孝聖后於暢春園者九，因於討源書室聽政。己巳秋，上習射苑門側，發二十矢，中者十九，侍班諸臣無不悅服。齊召南曾紀以詩，上賜和其韻，即命鐫諸壁上，以示武焉。

漢文臣射鹿

每歲射布靶時，漢文臣有能射者亦許與及，特賜花翎以旌之。趙謙士侍郎每歲貫侯，屢為文員冠，高宗甚嘉之。戴文端公衡亭任修撰時，隨從木蘭，射鹿以獻，高宗大悅，曾賦天章以紀焉。惟江皖香中丞蘭甫彎弓，其鞬忽壞，弓矢盡落於地，上大笑，時謂之江三丟。

虎槍處將校遞頭槍

選各營將校精銳者習虎槍，此定例也。上巡狩日任導引，大獵時，其部長率有技勇者十人，入深林密箐中覓虎蹤跡，列槍以伺。虎躍至猛，先以槍刺其胸，仆之，謂之遞頭槍，然後群槍攢刺。其中頭槍者賞資優渥。高宗朝，凡殺虎為虎噬斃及被創者，照軍營殉難受傷例賜卹。

善撲營兵角觝

選八旗精練勇士為角觝之戲，名善撲營。凡大燕享，皆呈其伎。或與藩部之角觝者較優劣，勝者賜茶繒以旌之。高宗最喜其伎。著名者為大五格海秀，其名皆上所呼。有自士卒拔至專閫者，以其勇驚有素也。和坤當軸，令巡捕營將士亦選是伎，及文遠泉金吾寧蒞任，奏罷之。

河卒角觝

河督顧琮所部河上兵卒，皆文弱少年，教以兵法技藝。嘗與李敏達公衛遇，李素以知兵自負，其親隨率關西壯偉之士，笑謂顧曰：「若此，何以禦敵？」顧笑曰：「狄武襄以少俊為西夏所輕，故製滲金面具，接戰輒多奇捷，安用外貌偉哉？」命與角觝，李兵應聲而倒，李慙而謝之。

汪瑚曳三十餘人從水中行

宜都汪瑚，幼時賣菜為業，晨興，輒荷擔寄蕭寺，疾走還家，而後鬻菜於市。寺僧訊之，為市餅餌啖母也。僧曰：「孝哉！孺子可教。」於是教以技擊、丁甲、王遁諸祕術。及術成，嘗乘舟渡河，笠為風落水，汪踏水而取之。

有舅氏宦成而歸，富甲鄉里，汪往省，見急裝客徘徊門外，汪曰：「此非孔道，客殆為舅來耶？」舅恐，問計，汪難之。舅曰：「甥能識客，必能禦客，毋辭。」汪不得已，應之，曰：「此特偵者耳，後當大至。可備白金千，盛筵二，至時，烹茗待之。」後三夕，閉從者於室，舅從隙窺汪。時夜將半，汪獨在中庭，忽一人自空而下，汪呼茗，茗自牖出，已而纍纍者十餘人相繼下，汪連呼茗，舉筵向牖，茗置於筵，累十餘碗不墜，因徧餉客。汪曰：「公等來，僕已喻指。顧主人非他，僕舅也，僕非他，某師弟子也。雖然，主人已治具餉客，且奉千金為壽。」眾唯唯，飲食既，取金去。蓋素警服某寺僧，而隱知有汪者也。由是舅大寵異之，為納粟作令，數歲，解組歸，遂閉門謝客。

乾隆初，汪年踰六十矣。川督某眷屬道出宜都，被盜喪重貲，污其婦女，督聞之，大怒，檄縣令剋期捕盜，否則罪。令惶懼，計無所出，或謂汪可辦盜，乃急踵門求汪。汪始託辭他出，既而察令為廉吏，卒許之，語令曰：「此去入蜀境，巫山中群盜在焉。請具大舶在彼俟我。」汪乃乘小舟晝夜達，則巍峰峻嶺中，群盜結砦自衛。汪上及半阪，遇邏者，大呼曰：「速告爾酋，汪瑚來也。」盜魁聞之，跪迓於砦口，請曰：「茲事重大，願公終貸此三十餘人。」汪曰：「攫不義金，本不足問，淫惡者不可宥也。」群盜意汪隻身來，可攢斃之，方動念，手足已如繫，乃皆大驚異失色。魁曰：「止。」汪徐徐出袖中緘，悉縮之而去。還至水次，汪先登小舟，繫三十餘人於舟尾，曳之。從水中行，過大舶，始加桎梏，遂按治如律。

金陵樵者能神行

靜安舒四，長好拳勇，閱數師矣，顧自謂不善，去之金陵，登甘鳳池之門而學焉，居數年，略盡其技。一日，甘率諸徒游於市，舒與焉。樵者負薪過，誤裂徒某衣，樵惶恐謝過，甘怒，擲其面。樵慍曰：「誤而謝焉，亦足矣，何遽擲我？」甘以己平素擲人無不仆者，樵乃不仆，且抗言，愈怒，遂拳之。手未及樵，反仆，其徒皆駭，相顧莫敢近。樵責讓數言，徐徐負薪去。

舒異而潛尾之，出城數里，有荒村，茅屋一區，樵者入焉。舒拜於門外，乞為弟子。樵反顧，訝曰：「子何為者？」舒曰：「公適所仆者，吾師也。知公神勇，故舍而從公，請為弟子。」樵辭以無能，徑入不出。舒徘徊門外，詢其鄰，鄰曰：「是不久徙此，莫知姓名。有母焉，老矣。日給於樵，甚孝也。」舒遂歸，母日復往，伺樵既出，登堂拜其母，出白金為壽。母大詫，不肯納，舒具陳己意，欲母語樵，使卒為弟子。母許之。樵歸，得母命，且感其誠意，謂舒曰：「苟有薄長，敢不以相授？然請兄我，毋師我。」舒從之。樵引至屋後，有石坡甚峻，軌轍如繩，下有鐵，重三四百斤，使舒掇之，僅能舉。樵以足蹴鐵轆而上，及於坡頂，復轆於下，又蹴之，如是者十數，無困色，曰：「筋力久弛，聊以當運蹇耳。」飲舒以藥，使日習之，久而能焉。遂教以練形攝氣之法，周身如鐵，巨槌撲之，皆反躍。以腹貼牆壁及梁柱，能行而不墜。積數年，乃辭歸，賣漿豫章城，遇人謙謹，若無能者。或言舒若無敵矣，聞者多不信，群不逞詣之，請與角。舒謝曰：「諸公皆壯士，予何能？」請不已，乃曰：「雖嘗學之，然甚劣，竊欲博觀諸公技勇，使習而進焉，幸甚。」眾許之，相與之野外，各呈其能。舒觀而哂曰：「甚善。」眾欲試舒，舒曰：「若欲試我者，則毆我。」一少年應聲毆之，甫引拳，忽反撲，少年羞怒，出鐵杵悉力擊之，舒挾持其杵，作色曰：「大惡作劇，是欲死我乎？」乃弛衣裸而立，曰：「來，來。共攻我，我不畏。」於是手足器械交至如雨，舒屹然受之，眾紛紛顛躓，黠者乘虛力擊其外腎，如擊石焉，眾始懼，羅拜，請長其曹，乞勿揚於人，以敗其譽。舒笑曰：「吾以自娛耳，豈欲與諸君競短長哉？幸毋慮此。」眾益服其量，由是舒名噪一時。嘗曰：「吾能氣行耳。樵乃能神行，不可及也。」樵蓋秦人，嘗為盜，已乃改行，變姓名，遁居金陵，奉其母終身。

飛蝴蝶善走

飛蝴蝶，乾隆時大盜也。善走，往來飄倏，人莫測其蹤跡，故以飛蝴蝶名之，當時江湖大盜無出其右者。王老虎，捕役也，力能舉數千斤，精武藝，以善舞鐵鞭聞，飛懼之。時大內失玉環，牒捕甚急，偵者知為飛所竊，然莫敢誰何，官吏令王追之。飛知事急，逃至瓊州島，備於僧寺為伙夫，人不知其為飛也。有石生，讀書其中，偶散步郊外，見其以巨擔擔水，遠望之，擔齊於耳，非以肩承之者，至近，則仍著於肩，心惑之。初以為目眩也，於是日往偵之，皆如是，知非目眩也。一日，先伏井旁伺之，見其來，伏手向井一捺，復桶傾之，水隨手出，注滿桶中，然後置肩上，即懸與耳齊。潛蹤之，至寺門，則又著於肩。生知為異人，次日，乃具酒食邀之。食有間，徐謂之曰：「子何技之神耶？汲水不以繩，擔水不以肩，子盍以教我乎？」飛遽失色，曰：「子偵知之乎？」生曰：「然，非一日矣。」曰：「實告君，我飛蝴蝶也。君請無洩，否則死無地矣。」生力矢不洩，且堅請受教。飛曰：

「吾老矣，不能授汝，且捕者將至，欲轉至他處。子，富貴中人也，學之何為？」生力請不已，曰：「無已，吾之技盡傳吾女，子願婿我，當以女妻汝，可授汝以技也。」生諾之。於是出一卷書授生，曰：「讀此，則吾畢生之技胥於是可得。」生安之，日讀其書，暇則請益於飛。又月餘矣，一日，忽謂生曰：「王老虎不日將至此。」生詰之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吾昨晚於廣州市上見之，吾欲行矣，尚當與老虎一試也，子可為我備大錢數十枚。」生從之。飛乃以錢橫疊之，成二串。又三日，謂生曰：「今晚王當至，子可伏於暗處窺之。吾去後，當使吾女至也。」生諾。夜三更，月明如晝，飛促生起曰：「王至矣，汝潛窺之。」生起，飛乃關寺門，一手執錢一串，貼身於寺門牆上。無何，見一老者偕一少年踏月而至，將及寺門，飛以兩手作翅形，向上一閃，於是騰起空中數丈。老者見之，以鞭向空擲去，鞭及跨下，以兩足鉗之，隨墮於地。少年向前欲執，老者止之，不聽，乃以兩手捺飛兩足趾。須臾，飛忽騰空而去，轟然一聲，少年手中尚捺住鞋底一兩，乃與老者太息而去。生住月餘，果有女郎來訪，偕住數日，遂同返廣州。生後舉孝廉，亦未嘗以技聞，生一子，能傳母業。

打人王被擲於甘鳳池

打人王，泰州黃橋農家子，膂力絕倫，能飛身踰重屋，履數丈官河若平地，屐不沾溼。好勇者與鬪多被創，遠近震其名，遂真以為天下無與敵矣。然拳法無師傳，性又蠢，不可以情理喻，識者不屑與之搏也。甘鳳池以拳勇聞江湖間，一日，過黃橋，行囊告乏，售技於市東，觀者雲集。王聞之大憤，黎明，奔甘寓，叱曰：「何物狂奴，目無餘子，獨不聞黃橋有打人王耶？」甘曰：「初經上國，實出不知，乞有疏忽。」王不答，遽觸以首，甘退身避，且曰：「窮途行乞，非得已也，容竭誠負荊，可乎？」王搖首，復力觸之，甘猶退讓。既見觸不已，乃腹禦之，徐曰：「得罪得罪。」王踉蹌，踏敗牆側，牆壞，顛糞壑中，力掙，乃得出，抱首遁。晌午，見一四十許人鬚髮如蠟，持酒榼入門，問姓名，則王之兄也。甘大駭，疑必負絕技為其弟報復者，聳身躍數十步外俟之。其兄笑曰：「勿爾，予非角力者。劣弟屢戒勿悛，今受創，始知天下尚有偉人，從此當不敢萌故智矣。今特以斗酒酬大德也。」甘始釋然，與為禮。明日，詣其家謝罪，王慚弗見。

周振國膂力過人

思州千總周振國膂力過人，能負五百斤之物。脅有六骨。嘗遇虎，張口欲噬，周以兩手力開其頤頷使不得合，乃令兵卒猛戳其髻孔而斃，背負以歸，且行且歌，略不喘息也。

戚某為力所苦

戚某，乾隆時人，河間農家子也。幼羸弱，與群兒戲，恆不勝，恨之，乃銳意習武。河間故多劍客，得間，輒從之游，及壯，遂以拳勇聞。

一日，戚遇遊方僧手鉢乞食，揚臂過之，觸鉢墜地，反罵僧無目犯行客，不知趨避，僧微笑不答。怒擊之，僧不動，自仆數步外，於是知技未足。詢知僧自少林來，乃走少林，學之數年，以為成矣。

他日，戚遊塞外，見有徒手格熊者，皆應手斷頭折脊，訝之，試與角，乃被提擲淵中。歸復遊少林，問於師，師曰：「凡力，有人有天，吾教子鍊力至千數百斤，人術盡矣。若有過此者，如古稱拔山扛鼎，乃得天獨厚者，非人人所能也。」曰：「若然，則竟無術以處此乎？」曰：「此外有能講求服食鍊氣者，宜可更進，然非吾所知也。子欲求之，當遍遊名山大澤，或一遇異人耳。」戚於是決然去，先遊於襄、漢，下夔巫，歷衡湘九疑，又從羅浮，歷滇、黔，入巴蜀，皆無所得。乃出隴右至甘、涼，聞人言大青山某喇嘛者，曾在內廷，獨與侍衛數十人競技，任意提挈之如嬰兒，稱神力，遂往訪之，具述來意。喇嘛辭不出，謁數次不得見，乃即寓寺中不去，喇嘛始召入見。喇嘛年耄矣，坐石臺上，髮鬚髯被其肩，皓如銀絲，容古樸，行步蹣跚，如欲仆者。弟子進飲食，舉手接之，狀至漫緩，類有羸疾，戚甚疑焉。喇嘛問來意，具以對。曰：「此細事耳，術至易，然得之，適以自病，不可為也。吾方悔之，子求之何為？」戚疑喇嘛故為大言，乃曰：「弟子千里來此，願得一睹大師龍象之力，並求以相授。大師倘不吝教者，雖死無恨。」喇嘛曰：「汝意決耶，吾邇來枯槁岑寂，守此不動，即懼以力貽禍之故。汝果獲此，他日雖欲解之，不可得也。」戚矢言不悔。喇嘛乃徐起，環室行數步，所踏磚石皆碎，又以指刺石壁，如以錐畫沙，深且數寸，戚大驚。喇嘛指山下綠草一叢曰：「拔之，服此三七日，雖蛟龍虎豹不足當一揮也。然須慎之，尤宜絕房事，不然，禍不救。」戚取草如法服之，覺通體火出，身手堅壯如鐵石，數日後漸和暢，步以歸。行及陝，偶背癢，引手隔衣搔之，衣頓碎裂如敗紙。乘壯驟行，股稍著力，驟腰斬如剪，不覺大駭。驟夫失驟，挽之索賠，一拂袖，立墜十丈外，眾不敢近，遂去。一日行七八百里，所踐木石輒破裂，食，輒碎器皿，折匕箸。比抵家，衣褲皆盡，心懊甚，知喇嘛言驗矣。叩家門，門牆俱頽，家人駭絕。戚自懲其力，自知為力所苦，亦不敢與家人近，但遙立，語以故，家人亦惘然。戚夜獨寢一室，偶側身，炕為之毀。比明，向父母妻子痛哭流涕，辭去，將更乞喇嘛解之，一去數載竟不歸。兒既長，頗知思父，乃求之於大青山中，見戚已披剃為喇嘛，仍從大喇嘛居。蓋既不能解，又明知塵世不可近也。其子度父不能歸，乃自返。

才伯伯精技擊

乾隆時，有才伯伯者，姓馮，年六十餘，龍鍾偃偻，若不勝憊，而故精技擊，勇猛絕倫。里中來一配犯陳三，以腦門髮白，又呼為白腦門，亦以勇武自詡，藐視馮，積不相能。偶以事口角，馮揮陳仆地，陳銜之愈深。一夕，跡馮出門未歸，伏橋畔伺之。二更後馮還，行抵伏所，陳欵起，提手中鐵尺猛擊之。馮知有人暗算，即騰一足起，中陳腕，鐵尺脫手飛去數十丈，直墮於某質肆三層更樓瓦上。馮心知為陳，遙語曰：「黔驢技倆，欲與而翁角，須更精而藝。」陳聞之，殊憤恨，自歸，閉門習練，無間寒暑。三年，技大精，自謂足以勝馮矣。一日天雨，馮足履手傘，復托麵一盤，偃蹇度茅橋。適與陳值，疾擊馮，馮擲盤空中，揮陳仆，仍從容接盤過橋去。陳自此不復反矣。

唐階元運氣

唐階元者，才伯伯徒也，乾隆時人。年五十許，短小精悍。巨室夜遇盜劫，洶洶數十人，明火執械，將破門入。唐聞之，疾起，一躍登屋，飛瓦擊盜，盜被創，如鳥獸散，因賴以全。唐能運氣，運氣處，有硬塊墳起，如桃核，刀石不能傷。或見其運功時，出利七首用尖鋒指其喉，使壯健者力拍刀柄，鏗然有聲，旁觀者咸股慄，而唐之喉無恙。

張興德用雙刀

少林宗法，以洪家為剛，孔家為柔，介於其間者為俞家，其法甚祕。乾隆初，穎、鳳之間，時有傳者，宿州張興德即以俞法號專家，尤善雙刀，故有「雙刀張」之稱，亦俠士也。里嘗被火，有友人在火中不得出，張躍而入，直上危樓，挾其人自窗騰出，火燎其鬚髮皆盡，臥月餘始愈。天馬山多狼，數患行旅，張拂刀往伺之，三日獲其九。鄉里子弟豔其技，多從學者，張雖指授，然未嘗盡其技也。

張之徒有鄧某者，以事詣鄰邑，與一少年邁逆旅中，與之語，少年自稱湯姓，笑言甚洽。翼日，鄧歸，又與遇於途，兩人乘驟相先後，復共語，因及張，少年願習拳，於是鄧為之介紹。少年就學甚勤，顧張則落寞待之，少年時以酒食饗張，並餽諸同學，張間一受之而已。鄧甚不平，嘗因事詬張所以疏之之故，張終不言。少年於學殊猛進，同儕皆不及，數請益，張頗難之，顧少年殊厚於鄧，鄧學技時有未至，少年時從而指點焉。張有健驟，一日走五百里。一夕，少年與鄧談技擊，少年曰：「聞俞派以羅漢拳為精，然否？」鄧曰：「然，師最精此。」少年曰：「此技第八解第十一手作何形式，吾有疑焉，煩君問之。」鄧曰：「此易事耳。」少年曰：「不然，師善疑，無端問之，必疑而窮其究竟，將不吾答，宜俟其飲酒微酣時，舉以問之。且云外間人議論，謂此解失真已久，今無傳者，此語是否。師倘見告，必審聽之，毋多問以啟其疑。」鄧如言，張醉中侈口答之，鄧以告少年，少年稱謝再三。明日晨起，少年忽失所在，以告張，張頓足曰：「果然，吾所度不謬。」急使視廄中，驟亡矣。張召鄧責曰：「昨何故為盜偵？」鄧謝實不知。張曰：「我故疑之，欲徐觀其變，不意乃為鼠輩先覺。此人必曾為綿張家手法所困者。彼審知此技惟俞家能破

之，而學之不全，故展轉竊取，其情尚可原。惟竊驟以往，有意相陷，則殊可恨。然吾亦度其必為此也。」巫命鄧速詣州控追，諸弟子以驟行疾，慮不相及，張敦迫曰：「速往速往，不爾，將有禍。」鄧如言行。越日，無消息，張又倩人詣官，請為追比，眾聞之，皆笑張以鏢師而遇盜，猶不自閔而張之也。

月餘，歸德以緝捕公文至，云有貴官南歸，為盜戕於野，盡劫貴重物以去，惟遺其驟，驟身有烙印，有識之者，謂張某物也。州官以張控追狀移歸德，張遂得免。因以金取驟歸，聚鄰里為別，奮曰：「吾走江湖二十年，未嘗失手，今乃敗於豎子，誓必得之，不然者，吾不返矣。」跨驟逕去。張故好交游，江湖豪傑多與往還，年餘，審知少年真姓名為畢五，嵩山大盜也。求其巢不得，問山中人，則曰：「舊固有之，春間自燬其巢而去。」張益憤，所過，輒變姓名雜屠沽中，雖所親，亦不覺也。

張有子，絕仁孝，張之出也，年方幼，哭求其父不得，欲往，則其母禁之。年十四，自塾逃，遺書於案，視之，則訣別辭也，言不得父誓不歸。母大驚，或慰之曰：「渠雖年幼，頗習父技，且道途間多與翁相識者，但言翁名，皆可得人提撕。」母心少安，父子杳無消息者復十年。

一日，忽有軍官數人直入村，以馬箠遍叩門戶，問張家所在，出張子手書，則已任海州參將，遣人來迎其母也。蓋尋父數年，日以賣技餬口，久之，有識張者，云在南陽，蹤跡之，則又西去，遂展轉至寧夏。一日，方炫技於市，總兵適出，走辟道周，總兵馬上熟視之，遽呼以前。張子驚疑，不知所為，總兵徐笑曰：「無慮，受汝年少而有此奇技耳。雖然，猶有未至，吾為汝指點之。」張子遂從以歸。越數日，求去，以情告。總兵笑曰：「是何難？汝但居此十日，吾令汝見父，且令汝父獲盜，如何？」張子乃留。又數日，總兵使標下守備某告張子，願妻以女，張子不可，曰：「未請命焉。」某笑曰：「若堂堂男子，何迂腐乃爾？實告君，總兵之意，尊翁即在此，但必君娶其女，然後令君得見尊翁耳。」張子乃許之。總兵女頗敦厚溫順，於武技亦稍知一二，云總兵所親教也。越日，總兵將大閱，漏盡，召張子，付以兜鍪鎧甲令著之，更予一錦囊使佩胸前，曰：「今日吾不能不出，然當有異人相劫，彼見為汝，必驚去，汝急以囊書示之，勿忘勿誤，誤者，汝父不得見矣。」別召心腹四人，擁馬前後。張子身材與總兵相若，時方味爽，策騎行道中，晨霧模糊，不辨人面。將及校場，忽風聲颯然，霧中一黑影若巨鵬，直撲馬上人，從者大驚，張子已墜騎，視梓己者立釋手，欲轉身去，急呼曰：「勿行勿行，吾為總兵送信者。」其人取囊中書視之，方躊躇，從人忽呼曰：「張公子不識若父耶？」張子頓悟，急抱持痛哭，視總兵者已於從騎中趨出伏地請罪矣。張至此已無如何，則曳以起曰：「汝智真神矣，吾老匹夫，不意竟墜汝手，已矣何言！」於是父子並轡歸，總兵隆禮以待。尋署張子百夫長。戊寅，回部叛，即使張父子往討平之，總兵盡歸功張子，得海州參將。總兵以曩所學猶未至，亟叩張請益，張掀髯笑曰：「老夫十數年來再敗於君，君之智至矣。區區之勇，尚欲得之，以擅雙絕耶？老夫今固無斬此。」乃悉授之。

虬髯漢弄鐵扁拐

某公子，逸其姓名，素奔走某相門。從京師持三千金歸，道遇一僧，貌猙獰，所肩行李有鐵扁拐，光黑而甚重，伺公子信宿，公子初未介意也。會抵一旅舍，公子先驅入，止左廂，僧繼至，就右廂炕上臥。逆旅主人密呼公子告曰：「客從京師來，囊必有重金，否則若奚俱至？」公子始心動，倉皇失措。主人勸公子勿戀金，第飲酒。坐甫定，忽一虬髯漢身長七尺餘，腰大十圍，鬚盡赤，激張如蠟，即座上，擲弓刀，呼酒食甚急，叱咤作雷聲。公子益驚怖，股票欲仆。髯微顧曰：「君神色俱殊，度有急，盍言之。」公子屏息若瘖，主人乃為述持金遇僧狀。髯曰：「僧今安在？」則指右廂臥炕上者。髯顧公子毋動，直提刀排闥入，罵曰：「鈍賊，胡不捨糞道上，而行劫耶？」因弄其鐵扁拐屈之成環，擲炕上，曰：「若直此，聽若取客金，不直，則亟引領就刃。」僧僵臥不動，良久，始匍匐下地請死。顧視扁拐成環，泣下，請益哀。髯笑曰：「固料若不能直此，聊為若直之去，毋污乃公刃。」公子、主人皆咋舌，從門外觀。已復趨前羅拜，請姓名，髯笑不答，令俱就寢。旦日，請護公子行，公子大喜。至揚州，謂公子曰：「今但去，無患，吾行矣。」公子叩頭謝曰：「某受客大恩，無以報，願進三百金為壽。且自此抵某家計四日耳，盍俱渡江而南？」髯笑曰：「吾起家行陣，今隻身來，為幕府標官，設貪金，豈止三百哉？吾憑限迫，不能從，或緣公事過江，則訪君，幸為我具麵十五斤，生彘二口，酒一石。」公子不得已，與別。

居數月，髯果至，呼公子曰：「飢甚。」公子亟進麵、生彘、酒，如前約。髯立飲酒至盡，即所佩刀刺殺生彘，而手自揉麵作餅，且炙且啖，盡其半。公子曰：「參軍力可拔山，度可舉幾百鈞？」髯曰：「吾亦不自知舉幾百鈞，雖然，姑試之。」乃站庭石上，而令數十人撞之，屹立不少動，曰：「未盡也。」復豎二指，中開一寸，以繩繞一匝，數健兒併力曳兩端，倔強如鐵，不能動毫末。於是公子進曰：「今天下盜賊蠶起，外患內憂，訖無寧晷，朝廷方亟用兵，以參軍威武，殺賊中原，如拉朽耳。今首相某，吾師也。吾馳一紙書，且夕且掛大將軍印，烏用隸人麾下為？」髯瞠目而視，仰天大笑，徐謂公子曰：「君顧某相國門下士耶？吾行矣。」

羅臺山徒手禦捕

羅臺山，名有高，嘗學於贛鄧元昌，修儒者業，於書無所不窺，精思入微，遂喜佛法。自京師歸，忽登樓縱火自焚，救之得不死，狂走入山，衣沙門服，不雜髮，趺坐，與人言孝弟，而歌哭無時。下揚子，渡錢塘，過甬東，多託跡佛寺中。奉化快手怪其服，令儕輩纂臺山，臺山力大，徒手禦之，不可近。因詣縣，跌坐縣庭，為禪語。主事邵洪時家居，識臺山，乃釋之。遂游普陀，寓西湖。已復走京師，及歸而卒。

羅臺山以石擊舟子

羅臺山好蓄奇石，有米南宮癖，獨行數千里外，無僕從。嘗慕蜀中瞿塘壩、峨眉劍閣山水之雄險，束裝獨游，比返，載石盈舟，壓舟欲沈。石皆置於囊，上者裹以縑帛，坐舟中，終日摩挲。舟子竊窺視以為金也，夜相與謀，議殺之而分其有。舟子四，一老翁，其二為翁子，一為傭。二子及傭竊竊語，翁入問，初皆祕之，翁詰不已，始以所謀告。翁驚曰：「烏乎可？」二子曰：「厚利也，且易而無禍，何惹焉？」翁不能止，歎息去。時羅已寢，忽驚覺，潛起屬耳，察之審，還就枕。越數日，薄暮，舟泊荒江叢葦間，其儕請曰：「今者享神介福，願以餽餘為客壽，客毋辭。」羅曰：「甚善。」舟子喜，以酒肴進。羅知其酒，鳩也，置不飲。舟子陰異之，然欺其獨，夜必無所辟匿，亦不之強。羅自出紹興酒一瓮，傾盃大嚼，瓮幾罄，佯醉據榻，滅燭寢。頃之，三人各秉炬持刀入，一人舉刀，就枕下悉力斫之，覺有異，驗之非人，蓋捲被為之，如酣臥狀。相與大駭，搜索，聞羅在別艙呼曰：「余在此。」一人犇之，忽飛一石起，中腕，腕傷刀落，二人次至亦如之。遂突起，擊三人，俱仆，拽而疊之，拾刀，擬其項，笑曰：「余能前知，安能犯余？余無金，亦無點金術，爾曹何利焉？姑與爾暫戲，故不洩也。亦藉以殲厥敗類，聊逞余志。」三人哀呼乞命，翁亦來跪請。羅麾之起，曰：「翁無罪，毋恐。」翁泣曰：「三人者，罪固不宥，然老朽之嗣斬於是矣。幸仁人寬假之。」羅從容擲刀，曰：「為翁故，貸爾曹死，亟革乃心，脫萌故態，必血吾刃矣。且孤蹤遠涉者，類能自保，如某，猶其季指耳。遇之，悉當善視，毋自取戾，搖尾態不足常恃也。」眾唯唯。

盧虎兒受教於叟

盧虎兒，臨淮無賴子也，以健鬪橫於市。市之堆埋惡少以千數，莫不下之，虎兒自以為一世之雄也。嘗夜飲，大醉而歸，踉蹌與一老叟相觸，遽握拳大罵。叟笑曰：「若醉矣，我不與若較。吾居此東五里之桃村，若仇我者，其明日來。」拂袖去。虎兒歸，酒醒，亦忘之矣。翼日過市，復與叟遇，肩排之，叟不動，虎兒乃倒卻尋丈外，慚且憤，復大罵。叟笑曰：「我豈又犯汝耶？纖兒，欲索鬪，則鬪耳，洵洵者何為？」虎兒度不能勝，然以在稠人廣眾中不甘退讓，則奮身前搏之。叟但舉手一揮，虎兒顛數步外，然不傷也。益憤，出死力抵之，叟三揮，虎兒三仆，仍直進不止。叟徐步去，虎兒則追而毆之，叟蹙額曰：「豎子何冥頑乃爾？」適過一短柵，叟一揮，虎兒遽落柵內。柵內，豕圈也。虎兒墜其中，周身為淤泥洩勃塗幾滿，亟起立躍出，視叟已不知所往。趨歸沐浴，易衣履，愈憤，憶叟前言，乃懷刃東出求之。虎兒行數里，不見有村，黃葉紛紛，積地逾寸，穿林而行，簌簌有

聲。林盡處有茅菴，類有人居，意桃村當不遠，可問訊。自牆隙窺之，則菴中二人對弈，其一，十二三歲之小兒，其一，即叟也。幸其未見，急趨伏林間，夜靜，度童叟皆眠矣，乃出。時室中孤燈熒熒，搖曳欲滅，虎兒疾入，揚刃，向東壁一榻悉力劈之，寂無一聲，揭衾視之，故無人也。方欲出，忽黑影若鷗鶚然，拂窗直入。虎兒方迎以刃，不覺身已自仆，刃亦遙擲數步外，蓋日間對弈之童至矣。叱曰：「若何人，乘吾師不在，欲何為耶？」虎兒支吾，以迷途乞火對。童指破衾曰：「此何故，汝速自陳。不爾，便殺卻。」倉卒間，叟亦至，見虎兒，即令童釋手。虎兒度不能脫，伏地自陳請死。叟笑曰：「何至是？」援之起，令去。虎兒出行數步，思之甚奇，復還伏叟前，請為徒，叟不許，再三請，叟曰：「吾術以退讓為主者也。汝求學此，以欺人耳，得此術，亦何為？」虎兒再三自陳，願悔改，叟始許之。自是城市中不見虎兒蹤跡，蓋已隨叟去矣。

蔡三受書於落木翁

椎埋之徒有蔡三者，其勇亞盧虎兒，虎兒既去，蔡三遂長其群。居數年，蔡三北遊燕、趙，道遇一客，被服甚華侈，控駿驄四蹄，一騾車載箱篋從之，視其人，若曾相識者。夜同宿一驛，客呼逆旅主人治酒肴，理行榻，若有待者。蔡三怪之，佯早眠，偵客起，潛入其室，伏梁上。客至，若不覺者，據案獨酌，飲啖甚豪，夜分乃罷，猶秉燭觀書，不遽寐。已而有物冷然若流星，穿窗直入，客亦距躍而起，燭光下風聲颯颯，星影散亂。久之，有虬髯人自空而踞，客端坐如故，虬髯垂手立，若甚懼者。客指旁椅令坐，復仰首曰：「梁上君子倦乎？可以下矣。」蔡三大駭，亦躍而下，三人對坐。客曰：「故人不識我乎？其少思之。」蔡三聆客音，儼然虎兒也，察其貌，亦十得五六，默識之。客與虬髯人語刺刺不休，語皆不可曉。已而出一函，授虬髯人曰：「為我送之雞足山某師處，限五日內得覆音，毋誤。」虬髯人唯唯，起辭出門，遂不見。客始謂蔡三曰：「吾，當日盧虎兒也。幸從師去，今稍稍有得耳。」蔡三深致欣羨，問師何人，曰：「落木翁也。」蔡欲從之學，虎兒曰：「吾師規律，門人不得擅收弟子，須稟命焉。三日後待我於黃河隄畔，必有以報。」天明，遂別去。至期，虎兒來曰：「吾師言子血勇非神勇，不能學也。今授子一卷書，當不失富貴。」視之，皆射御格鬪之術。習之三年，中武科，官副將。乾隆丁亥，有緬甸之難，從明瑞擊緬，沒於陣。

黃標善泅水

福文襄王督粵時，簡練水師，募奇才異能之士。有守備黃標者，以善泅水著，能於海洋中出沒月餘，視波中魚鱉歷歷可數。王奇其才，立擢參將，存至總兵，捕海盜多偉績。

嘯馬善射

馬金，乾隆時人。身長八尺，雙目有稜，富膂力，性戇直，善書能文，由翰林擢御史，以敢言聞。時朝政多秕，權奸用事，卒以直言被黜。既放歸，習武藝，改名馬金，應武試，以待衛存至蘇松鎮總兵。然豪放逾平昔，人因呼之為嘯馬也。尤善射，百步外能穿楊貫蝨。一日，有薙髮匠揮刀劈飛蚊，迎刃墜膝上，嘯馬拾視之，兩斷矣。乃笑謂匠曰：「技精矣，盍一觀吾技乎？」乃叱左右縛匠於轅門，發一矢，中匠之左耳，弦聲又響，則中右耳焉，然匠人膚肉均未傷。乃令解縛而笑謂之曰：「我技較若技何如？」

其在官時，署畜飛槍手五十人，飲食居處，悉與己等，號曰小岳軍。工飛劍襲擊，善矛槊，嘗率之出東郭，演技於大校場，而自乘肥馬，舞長矛，獨立高岡。小岳軍俱衣黑衣，披紅纓，左持盾，右手或槍或劍，呼嘯成群。眾槊並進，或飛舞雲霧中，摩盤於上；或跳躍馬前後，衝擊於下。煙塵蔽天，不可辨識，軍笛一聲，截然各止，其整肅如此。

宣宗連中三矢

乾隆己酉，高宗秋獵彌蘭，宣宗以諸皇孫隨扈，時聖齡方十歲。一日，至張家灣行宮，上親率諸王校射，宣宗侍側，俟諸王射畢，亦御小弓矢，連發中其二。上大喜，拊其頂曰：「兒能連中三矢，當以黃馬褂為賚。」果三中之，即置弓矢，跪上前，上問所欲，不對，亦不起。上大笑曰：「吾知之矣。」因命侍臣取黃褂衣之，倉卒間不得小者，即以成人之衣被之。及謝恩起，而裾長拂地，不能行，乃命侍衛抱以歸。高宗御製詩有「老我策驄尚武服，幼孫中鹿賜花翎。是宜誌事成七律，所喜爭先早二齡」之句。蓋高宗以十二歲時，從彌蘭，初圍得熊，宣宗則初圍得鹿，年十齡也。

高雙鳳三射三中

乾隆末，吳妓高雙鳳寓揚州小秦淮畔。天長林道源方與人校射淨香園，高旁觀久，揜袖前，請射，三發而三中。

鏢師女以碎杯屑斃盜

乾、嘉之際，行北道者咸苦盜賊。有京宦川人某，欲運銀數十萬旋蜀，往某鏢師行延鏢師，則均他往，惟一十齡丫角女在焉，行主令應召。屆期，女跨黑衛來，不持寸鐵，宦惴惴。抵潼關猶未暮也，女命停車，指道旁一大逆旅曰：「可止此。」及入店，則已有偉丈夫十數人，耽目視銀車。宦大駭，女坦然若未睹，命將銀車入。女年稚，沿途皆獨宿一室。是夕，飯畢，命眾睡，自索茶壺及杯闔門而寢，宦率眾執械，守女室外。漏三下，微聞屋瓦有聲，自庭隙窺之，盜已滿女室之頂，宦再窺女，方秉燭觀書。少選，屋瓦移故址，盜注目下窺，女斟茶徐飲，飲盡，覆杯碎之，成細塊一堆，一手執書以閱，一手拈杯屑彈之。及杯屑盡，滅燭睡。黎明，女啟扉，命眾登屋收尸，驗之，則盜雙目中微有血點耳。其死也，蓋杯屑彈入目而貫腦耳。

逆旅老人發矢殮騎

周少谷曾官山東高密縣，世稱三閭大夫者是也。其行縣，挾一吏一僕，控三驢，驢鞍置板，可位置筆墨。吏抱牘前行，民之訟者即驢前伸理，命訟者招其所被訟之人至，為定曲直，就鞍上了之，故有是稱，以閭與驢聲通也。子辛仲，十九領鄉薦，省之於高密，不挈僕，恆單車，逆旅中有人言盜殺人，行客因之相戒，辛仲亦悚然。時見同舍中有老人與少年同飯，少年眉宇英特，老人長眉而偃蹇。辛仲請同行，老人似可，然未之答，少年則慨諾無拒。遲明，車同發，曉色初起，沙磧之上，有人影蠕蠕然聯綴而行，御者語辛仲曰：「盜也。」辛仲馳告老人，老人夷然無動，而少年已起戒備。語未竟，塵土漲天，七騎同來，橫刀馬上作霜氣，少年立下，言曰：「七騎敵一步，非勇。能下馬與我地鬪者，始男子。」騎中一髯丈夫曰：「此奚不可！」遂下。少年出刀如柳葉，上下騰蹕，髯丈夫已失其耳。六騎大呼，出刃刺少年，老人忽即車發矢，殮其一騎，一騎更上，復殮，乃皆奔逸。老人謂辛仲曰：「吾此去殊險，郎君與我同行，且相累，不如別從廣隊行，盜或以郎君文士而免之。」辛仲大駭不能答，老人竟挾少年馳去。

定恭王猿臂善射

定恭王綿恩，定安親王次子。貌頎秀，猿臂善射，馳馬趨捷如飛。舉止安詳，趨踰有節，高宗愛之。弱冠即充火器營統領，凡五十餘年，年七十六，薨。仁宗震悼，親往奠醑。

卞鐵拳擊斷巨碑

濰縣城北有玉清宮，當乾、嘉之際，道侶繁盛。鐵工卞某見道侶演技，慕之。一日，遇方丈於山門，求授業。笑諾之，使以拳擊扉曰：「人之練技，當專於一，勿徒求多。爾可擊堅硬物百遍，以練腕力。腕力足，始授以其他。」數月後，又遇之，即於方丈前試其技，有小樹一，揮拳擊之，立折。方丈嘉其純，仍使練拳。年餘，以內家法授之，又年餘，技大進。忽有求謁方丈者，三十餘歲偉丈夫也。方丈懼，辭不見，來人固請之云：「夙聞大名，願一交手。」方丈不得已，招卞至，授以意。卞出見，曰：「壯士不遠千里而來，當有驚人技，求一賜教。」其人以非方丈，笑不答。卞曰：「如某者，第吾師之新徒耳，且無長技，願獻一得之愚於壯士前。倘壯士亦能如某之練習，則吾師必出而受教矣。」其人曰：「諾。」乃躊躇曰：「他亦無須，且試其易者，聊博一笑，可也。」於是擇一巨碑，作勢運氣，擊之，轟然一聲，碑已中斷，來者驚謝去。由是玉清宮拳術遠邇咸聞，而卞尤以鐵拳稱於時。

齊二寡婦用鐵鞭

齊二寡婦者，工技擊，恆用一鐵鞭，所向無敵。佚其夫之名，母家為王，世稱齊王氏者是也。魏默深誤以為教首王林妻，乃據當時奏報耳。齊既倡亂於嘉慶初年，蜀督勒保亟欲致之，桂涵、羅思舉方投效軍前，因以都司箭符二張、元寶二錠給之，限七日斬齊首級，遲則軍法從事。桂、羅易服往探，時齊擁眾屯大寺，夜臥紗帳，翹一足帳外，室燃巨燭，露刃侍室外者四十人。桂、羅登

樹伺之，竟夕不得聞。繼思逾限必死，欲以性命博之，乃各執巨斧跳下，護衛者懼而竄。齊聞變，自榻上飛出鐵鞭，幾為所中。桂、羅倉猝中以斧斫其一足，疾上樹而遁，持足以獻。齊王氏既受傷，越日遂死，勒乃優賞桂、羅。

絳綃女較劍

隴右劍客金樹雲矯捷精悍，能日行五百里，佩雙劍，長不及三尺，其柔可卷為帶，而能削堅石為片。嘗獨行出嘉峪關，繞柴達木，走青海，窺河源。復出崑崙，下岷峨，自蜀歸。途中三遇猛獸皆殲之，無留刃，其劍術蓋得之崆峒道士也。

金負其勇，數犯險，好以氣上人。嘗至登封，前一日，有盜投書登封某富人索金十萬，逾三日不應者燬其家。富人懼，聞金來，奉厚幣以聘。金至，謂富人曰：「使盜不我知而來，將不免決鬪。盍榜我名於門，使彼見之，自不敢來，不亦善乎。」富人如言，逾限，盜不至。

居月餘，忽有扣門求謁者，金見之，儉也，手一函曰：「頃採樵山中，見女子，囑我致書。」金發之，約與較劍也，期於少室。如期往，遍覓不見，東峰最高，絕攀援，猿鳥不能上。聞其巔有笑聲，仰視，見三女子皆衣輕綃，一絳色，一淺碧色，一藕色，皆不施脂粉，而天然明冶。方仰視，女俯招曰：「君乃在此，胡不登眺耶？」金即出生平絕技，斜趁而上。女笑曰：「君洵可人。」金登山巔，乃平坦如鏡面，出劍請試。女笑曰：「君倦矣，少息何如？」金固請，二女者推絳衣女子曰：「妹當之，足矣。」女遂出，手一劍，長可二尺許，然不先動，惟俯首視劍附，若羞怯者。金亦不動。旁二女曰：「金君請先舉，無妨也。」金把劍，狙伏而入，絳綃者視其將近，徐舉劍一拂，白光出劍芒，若秋月蕩水，須臾，光四合，如流冰圍雪，金駭絕，幾不能措手。須臾，女自收劍，金亦不敢再試。絳綃者笑曰：「君之技止此耶？向者本無意近君，見君揭榜，度必有異，不圖君乃僅視流俗高一籌耳。」金心折，願受教，絳綃女不許。旁二女慫恿之曰：「妹收之，何妨？」絳綃者諾。山巔有草屋數楹，蔬數畦，諸女夜不宿於此，晝亦時不知所之，惟間數日或來一指點，或月夜坐峰前鼓琴一闕，琴聲既終，不知所往矣。金居少室二年，一日，諸女謂曰：「汝技即此已足，於人世可無敵，不必更求矣。」揮之下山。年餘，金忽念世有所謂劍仙者，此豈是耶？方更求之，草舍如昨，居三月餘，不一見，始惘然返。

紅娥舞雙劍

紅娥者，荊溪周濟妾也。濟字保緒，嘉慶朝人。善古文詞，與張皋文齊名。又嫻技擊，辟易百人。性任俠，好作不平鳴，往來齊、魯間，殺盜以百計，盜憾焉。一日，道出山東，遇劇盜二，陰躡其後，將甘心於濟，濟不知也。夜宿逆旅，月光斜射入室，明見纖屑。方滅燈欲寐，戶驟闢，有二盜躍入室，猛撲濟榻，疾若風。濟驚起，覺二盜藝出己上，且倉卒無刃，勢不敵，皇遽間，一女子自窗外飛入，徑奔二盜。時盜刃將及濟，聞不容髮，突覺有人襲其後，大驚，急還刃，返身迎刃。女舞雙劍敵二盜，夭矯若長虹。刀光閃條中，一盜喪其元，立仆，其一知不敵，欲奪門遁，女揮劍擊之，亦斃。乃從容拭劍入鞘，顧謂濟曰：「倉卒不及豫告，致鼠輩驚君子矣。妾紅娥，逆旅主人女也。方君入室時，妾見二盜尾君後，徘徊門外，此故劇盜，夙諗之。察其意，似將不利於君，君儀表不凡，非橫死盜手者，故來救也。」方女鬪時，濟錯愕，惟袖手觀。見女藝遠勝己，大驚異，至是，女與語，始恍然覺。月光中注視女，則窄袖蠻靴，儀態萬方，一十七八麗人也。因急揖，謝相援德。女又曰：「雖然，妾以一念不忍，夜入君室，非禮孰甚，人其謂我何？事已至此，不可別字，請從君。」濟謝曰：「卿言良是，願僕有室矣，奈何？」女毅然曰：「無傷，妾我亦可。」濟大感，許之，女遂去。

翌日，見女母，解佩為贄。及娶之，偕返，濟妻素悍妒，見夫挾美妾歸，大怒，旦夕詬誶，待女尤酷，日鞭撻之。然女性和順，未嘗有怨言。或諷以略顯技勇藉警妒婦，女正色曰：「惡是何言！庶之事嫡，禮固宜是。雖受譴責，顧皆有以自取，何與夫人事而仇之耶？」

草菴和尚用鐵杖

嘉慶己未和坤之敗，忽有僧至無錫，駐錫某鄉草菴中。菴故荒僻，四周皆叢塚，無僧尼居住者已數十年。

和尚初來時，僅鐵杖一，革囊一，既至，即圻其墻，除其荊棘，闢菴後地數畝自種植之。時年五十餘，而精神奕奕，殆如二十許。平時不茹素，不唸經，亦不誦檀越求佈施，然香積廚中，未嘗匱乏。性又嗜酒，一引數十觥，酒酣耳熱，則解衣磅礴，舞鐵杖以為戲，盤旋上下，觀者目為之眩。

一夕，盜入室。和尚覓鐵杖不得，徒手奮鬪，盜盡仆。一盜持刃入，砍和尚首，鏗然有聲，刃躍出數丈外。盜大驚，羅拜而去。居久之，會朝廷捕和黨急，緹騎四出，和尚聞之，歎曰：「此間不可久居矣。」遂去，不知所終。

李有山用棗木棍

新會李有山習拳棒，少林派也。游都門，在豫邸數年。有某師者，禪杖重數十斤，有山持棗木棍，與較勝負，竟敗之，名噪甚。中歲歸里，隱居授徒。偶值鄉中賽神演劇，往觀，其徒旁侍，徒之徒又旁侍，列其旁者殆數百人。一日，有一人年約二十，衣服華美，神采煥發，從一翦髮奚童，年十三四，蓋外來人也。鄉人尊有山稱為師傅，凡師傅過處，輒相避成路，而外來人未之知也，望望然，柴立其中央。其徒輩訝其不避，厲聲叱之，其人仰首應曰：「是官也耶？」則又叱之曰：「爾盲耶，不識李師傅耶？」其人逡巡欲避，翦髮奴曰：「是尚可忍，主人不動手，奴亦不能怒之矣。」有山門人皆少年喜事，蜂擁而前，主僕二人舉手提人，擲諸數十步外。有山不得已，親往交手，一迎拒間，其人喝曰：「止，爾少林派也。爾師為誰？」有山告之，其人袒臂示有山，貼金刺字一行，則少林傳授世系也，蓋與有山之師同出一門焉。

眇僧用五毒功

嘉慶時，湖州練市鎮有拳師濮煥章，名甚著，嘗應聘四方，後年老倦游，乃家居。鄰有魚牙沈大，孔武有力，能以一手斷奔牛脊骨，亦粗通拳腳。性橫，好鬪。所居近塘為南北孔道，一日，有商載巨資泊舟河下，二少年保鏢，登岸市魚，偶與沈忤而相競，為沈擊敗，天明解維去。

越歲餘，鎮忽來一眇僧，折臂跛足，若不勝衰邁者。日乞於市，經沈門，沈呵叱不去，不與，強索。或勸之行，僧曰：「余索錢，以時之久暫論數之多寡，此間居士當厚我償。久立，庸何傷？」沈聞，大怒，罵曰：「禿賊將詐我耶？」直前批其頰。僧閃過，駢二指捺沈臂，曳之。沈被曳，遽出檻外，復騰一足起，未及中僧，反顛仆數尺外。僧乃疾趨而去。濮時適倚門閒眺，睹狀大疑，追及僧，揖而問曰：「老和尚何來，與沈何仇？」僧笑謝無他。濮曰：「是必有故，願無深諱。」僧始自言從少林寺來。因轉詰姓氏，濮告之。僧拱手致敬曰：「慕盛名久矣，既承下問，焉敢固秘？煩代寄聲沈某，曩年遭擊之二鏢師，小徒也，彼如欲活，須於明日往龍翔寺方丈覓余，過午，則行矣。」濮駭問何功，曰：「此名五毒功，異人傳授，不在尋常武藝之中。學此術者，平日搜羅虺蜮等最毒之物和藥啖之，使毒氣深入肌裏，功行既足，凡以一指著人膚者，其人七晝夜後皮肉悉化膿血，無藥可治。然余有祕方，可愈也。」濮亟為沈詳述之。沈初不信，既而漸覺僧所捺處微癢，搔之，覺甚適。而創痕漸闊，皮肉應指腐落，血流衣袖，作深黑色，始大怖。乘夜奔至龍翔寺，果得僧，即長跪乞命。僧謂讓良久，然後徐徐出藥一丸，如龍眼大，令調水服之，笑曰：「愈矣。」沈拜謝而返，臂創果愈，但癢處黑毛叢生，剪去復茁。

楊老光與盜獨身鬪

楊老光，湘人。嘉慶末，以技擊聞。時川、陝之寇，湖、廣之苗，雖先後平定，而綠林豪客糾合逋匿，因山澤林箐之形勢，探丸鳴鏑，阻截要隘者，所在多有。鴉片之市，亦於是時始盛。其中樞為廣州，自廣而北，或取道大庾，出鈔關，下贛水，以入三吳；或泛舟湘、灘，道衡、永間，西通滇、黔、巴、蜀，歲幾數千萬。以盜故，率以重金雇勇士為衛，猶時時被侵掠，獨楊所護貨，盜犯者輒創之，終不稍失。

晚年輟業為技師於陳氏，陳氏子弟多從之遊。其左股有創瘢一，闊三寸許，深見骨，嘗舉以示弟子，謂此為平生失敗之跡，當

引為鑿。蓋年三十餘歲時事也。當是時，湘、粵間有盜踞山而砦，商旅患之。楊亦知其醜類之繁也，率徒數十人以行。盜果至，楊揮眾鬪，山徑窄狹，蓬蒿荆棘長冒人，彼此錯雜，相為起伏。良久，盜大敗走，殪其三，楊之徒亦傷其一。夜宿蘭若，有投刺求見者，一壯士也。體修偉，鬚叢其頰，見楊，遽按劍語曰：「晝間之戰，我徒冒犯，殞君手者三。我殊不服，今特來一角，請各屏群從，以獨身鬪。君勝則我死，我勝則君死，不驚客人，不動財物。君如不願，即以眾鬪，亦可。但吾此來，率眾二百，君徒之眾尚不及其半也。」楊曰：「諾。」同趣出，即草地試手搏，楊蹈厲奮發，虎躍蛟騰，來者但左右避且應，若不勝支柱者。楊益喜，數搗其虛，俄而一躍丈餘，直蹴其首，其人遽俯首一避，即自足下斜趁而入。楊急迫，不及返顧，股被創，幾折，忍痛卻立，張拳以待。壯士笑曰：「君敗矣，然亦好漢。吾固不忍墮君名，戕君命，勝敗，君自知之。」按劍長嘯。頃刻，其眾自四山出，皆黑衣手刀，插標槍，甚嚴，月光下數之，可二百人，環來者分兩隊徐立。來者緩步去，二隊合為一列，蜿蜒從之行。楊目送之，去且遠，乃歸，視創處，肉盡著衣如糜，白骨顯露。其徒皆驚，藥封之，越數日竟無恙，惟肉終不復生。

張立松善技擊

力士張立松，字孟如，太倉人。短而髯，善技擊，嘗從擊蔡牽。既平，聞南海盜張保，烏石二等未滅，投曾賓谷方伯。比至，因於逆旅，遇武進湯貞愍公貽汾，遂相過從。飲酒微醉後喜舞刀，又善畫松，貞愍嘗贈以詩云：「襍被天南壯士飢，樓船十萬見君奇。誰知猿臂黃熊掌，能敵顏弓朱亥椎。筆底蛟龍松十丈，胸中塊磊酒千盅。市樓歌哭無人問，一劍如飛去幾時。」

周保緒習易筋經卷簾術

荊谿周保緒教授濟，嘉慶乙丑進士，為淮安府教授。少工詞章，與張翰風、李申耆善。又習易筋經、卷簾諸術，拳勇技擊一時無兩。初客寶山縣署，縣令鉅野田鈞敬禮之為上客。田丁憂，以交代未清，羈蘇州，時李文成之亂連及山東，田念母柩未葬，慮燬於賊，北望號泣。周慨然，與武舉任子田往視，兩人單馬持矛出入賊藪，凡刺殺百數十人，葬田母畢，復並騎反，歷十八日以報田，田泣拜之。

官淮安日，與漕督周文忠公天爵、知府周聽松燾並以勇力聞，號淮有三洲，以洲之音同於周也。城守營參將某以勦川、陝教匪立功，自矜武力，周曰：「姑至敵署一較，何如？」翌日往，共賭躍大成殿，周十上十下，如飛鳥濯翼，超過簷際，某僅得其六，微側，遽墮，折其右足，醫數月，卒跛而行。

山陽有豪胥，士紳多折輩行與交，見周，唱喏而已。一日，周散步署前，胥適過，呼之來，以所吸煙筒銅斗偏擊其首，叱曰：「速去。」胥至家，首暴痛，腫幾如斗，呼譽求死。胥妻子知胥罪，泣跪階下求救，命昇至，又以銅斗微擊數周，痛立時止。

兩江總督孫奇圖制軍重其才，屬統江淮緝私之任，資以厚糶。乃招置奇材劍客，闢園亭於揚州，日夕訓練，先後捕獲梟匪數輩報孫，凡累致數萬金。當其盛時，妖姬曼舞，迭侍左右，醉則使矛如風，或縱筆為巨幅山水，一時盡十數紙，下款署介存。久而厭之，散遣壯士，斥財立盡，一意閉關著書，遂成《晉略》。周文忠督鄂日，猶招其一往，未幾卒。

白和尚踏磚使平

拳勇之技，即唐、宋所謂白打，其傳以三峰為內家，少林為外家，大旨以眼明手快為要。松江白和尚有徒永嘉、石巖，均習手搏，以傷科為業，能自贍。一日，白偏袒右肩，納涼殿中，或謂其年已八十，餘勇可賈，數十雕面少年非其敵也。好事者請小試其技，白辭，曰：「垂死之人，氣血衰耗，無以博諸公一粲。」請於客曰：「晷已將午，荒廚蔬筍，能共飯乎？」眾諾之。白供淨饌。時盛暑，多蠅，侍者揮扇。旁午，白令別取一盃，與客且談且飯，飯已，則盃中之蠅亦滿矣。眾大詫，白曰：「不過指頭活潑耳。」眾益翫之，曰：「此師妙法，更願一觀神勇。」白曰：「本無勇也，安所得神？惟舊曾學一小技。」乃引入一精舍，舍中新鋪方磚，膠以灰沙，殊堅緻，白方跣，著棕鞋，自南至北，倚牆微步一周，則闔室之磚皆起矣。謂客曰：「此磚本未鋪勻，下多軒輕，不必呼匠而需一日工資也。」眾皆吐舌。

南禪寺僧蹴毬足陷土

破鉢者，閩縣人，忘其姓名，人恆稱之曰破鉢。一日，行經戚南塘紀功坊下，道狹，左右夾池沼，有少年怒馬趨坊下，馬首抵鉢胸臆，鉢以手舉馬足，馬人立。少年善騎，幸不墜，然蹄鐵則力蹴破鉢之胸，鉢若無事者，少年卑詞哀之，始釋去。又明日，以束至，言將延南中壯士置酒高會於南澗，請鉢較藝。鉢行江湖久，知江淮多異人流寓閩中，計眾集，必非己藝所任，則就南禪寺僧商所可。

僧年三十許，頗溫文，有詩名，亦未聞其能武者，不審鉢何由知之。力陳情於僧求助，僧自言入山久，不與人間事，必不得已者，寺門之限高二尺許，當臥其上，鉢能以拳中吾胸者，吾力助汝。僧起，鉢隨出山門，如僧言，累擊，乃不中。鉢益神僧之所為，長跪力請。僧許諾，曰：「明日裹首為恆人，鉢先與會，席半，吾至，易汝歸。勝負均吾事，無與汝矣。」至期，鉢至南澗，列長筵十數，首座為老嫗，白髮被頰，神至堅定。酒數行，僧入言師家人病急，趣歸。座客大譁，僧曰：「師家得劇患，吾留此獻技，乃不可耶？」閩人製長凳，恆斫巨杉可丈許，自顛及末，安八足，可列坐二十人。僧舉凳置廣場，力蹴其上，八足均深陷入土，盡沒。嫗曰：「此獠兒，未易當也。」釋令去。

馮克善奪門以出

馮克善為林清之黨，後亦被逮。初授徒獻縣，精技擊。嘗自入一室，使數徒守門，手利刃而向內刺之。馮忽大聲曰：「我出矣。」則已立徒之後，不知其何策以奪門而出也。

七額駙兩手抱成德

嘉慶時，成德行刺，同仁宗駕幸圓明園時，猝發一袖箭。一侍衛見箭來，不及禦，輒以身覆御座，箭洞胸而死。時七額駙在旁，急以兩手抱成德，眾侍衛群趨持之，乃就擒。相傳成德武藝，侍衛中無有敵者。或於地中釘短柱一行，成德騰一足掃去，柱皆扳起，時七額駙亦能之。然額駙僅能掃七柱，而成德可掃至十二柱焉。

七額駙擒熊

仁宗駕幸木蘭打圍，群臣方馳逐，有一熊突至御前，連傷侍衛數人。七額駙直前，與熊持良久，為熊所擒，坐身下不得脫。額駙急屈右足竭力跌熊，熊仆於山麓，糜爛而死，然其足自是跛矣。

謝福魁一手舉石

道光朝，王剛節公錫朋為固原游擊，舉行冬防。一日，剛節出巡，有謝福魁者，方習技廣場，場故有巨石，無一能舉者，福魁揮眾人而前曰：「走，走。」一手舉之。剛節見而大喜，曰：「健兒也。」遂錄為親兵，後官把總。

某少年力持船篙

蕭春臺，杭人。道光乙酉春，有事袁江，道出徒陽運河。時漕艘擱淺，候潮乃行，民船皆為所阻，遂借一小舟同泊岸旁。而漕船水手橫甚，一篙工持篙誤破其鄰船之窗扉，篙之入者尺許，拔不能出，聚數人拔之，亦然。呼其舵工下視之，則見小舟有一老僕坐船頭，懵騰欲睡，一少年在艙中，左手執書，右手以兩指持其篙，篙遂不出也。舵工大駭，力戒其水手弗生事，自登小舟，告之曰：「舟人無知，誤有觸犯，乞恕之，弗與較。」少年未及答，其舟人自後突出曰：「吾扉為所破，須償也。」舵工與之青蚨千，少年乃一笑釋手。

公子夫婦用斧劍

有九江公子者，省其父於長沙太守任。及歸，夫婦時年俱二十餘，子尚襁褓，啟行日，服御鮮華，輿從赫奕。盜見而心動，駕小舟隨其後，中途將行劫。而公子頗老成，天明始解纜，未晚即泊，必於人煙稠密之區。時距九江僅數日程，盜知前無可下手處，議欲回。一盜曰：「彼長途辛苦，歸必倦。伺其倦而劫之，是失之於途而取償於家也。數千里相隨，乃徒手反乎？」眾以為然，復

隨之。

公子既歸，一日，盜懷器械，踰垣進，歷屋數重，直抵臥室。見左屋內一燈爚然，俯聽之，則公子夫婦方弄其兒以為樂。凡盜入人家，必先探主人之勇怯以為進退。一盜乃振其手中叉作聲，以觀室中張皇與否，而公子聞之，即滅其燈，寂無聲，似未嘗聞者然。盜疑，逡巡不敢下。少頃，忽見中室扉豁然開，公子與其妻先後出。公子黑布裹頭，身被一短襖，襖與禪相屬之際束以黑綾，左手執炬，右手操兩斧。其妻妝束略同，惟裙則曳起兩前幅，拴腰際，以紅綾束之，左手執炬，右手持雙劍。既出，公子置其炬於左，分執兩斧，面東立，妻置其炬於右，分執雙劍，面西立，背與背相抵。立既定，公子乃以斧指屋上曰：「下。」盜大駭，一先下。妻聞其墮地聲，回顧公子曰：「雛耳，君一人足之了，無俟我為矣。」即收其手中劍，攜炬入。公子正立，俟群盜次第下，乃哂曰：「汝輩伎倆如此，誠不足膏我斧。今且問，來此奚為？」盜魁覘前對曰：「公子之能如此，更何奢望？惟念數千里從公子來，欲歸無資，倘賜以小資斧，俾不至流落他鄉，幸矣。」公子曰：「此細事，吾當給汝。然須靜俟庭中，無稍動，動，則吾不汝宥也。」乃亦收其雙斧，攜炬入。少間，手千金自室內遙擲庭中曰：「得此，可歸矣。雖然，宜小心，毋驚吾役人也。」言已，闔扉進。

初，群盜空手來，故能踰垣，及手攜千金，勢不得不由扉出，迤邐而達最外一重門，突聞旁屋有人詰為誰。盜念出此，即天空任飛矣，復何懼？且聽其聲，年亦甚少，乃不之顧，而爭前拔關。其人已手一梃，啟戶出，見群盜，即持梃奮擊，須臾，連撲數盜於地，呻吟不絕，餘盜震懼，羅拜乞哀，兼述公子言。其人笑曰：「此門，吾所司。既公子意若此，姑不留汝。雖然，爾翁連日缺杖頭資，手中物可留下，勿將去也。」盜唯唯從命。乃俟其啟門，扶起撲地者鼠竄去。

書院肄業生用劍

道光朝，杭州崇文書院有肄業生某者，貌清臞，若不勝衣，來時，無長物，一敝簾而已。每晨即他去，不知所往，午夜，則聞其軒聲雷動矣。與人殊落落。眾疑之，私啟其簾，無餘物，一劍僅尺餘，光芒照室成白，乃劍仙，懼而覆蓋，安置如常。一日薄暮，數生散步柳陰，某忽至，眾訝其歸之早，敏之，某曰：「僕久溷群公側，明日，當歸省老母，是以早歸，一點檢敝簾耳。」眾曰：「與君聚首，良復寡時。歸修溫清，奚敢厄君？簾中一劍，何畏人耶？」某笑謝曰：「僕固知某日某時公等曾發吾簾，然嚮所以不言者，恐致疑耳。僕少學劍術，粗明擊刺，愛此山水，曷息萍蹤，乃亦為群公所知。」眾曰：「君果仙矣。然人生蓬轉，交臂易失，幸託同舍，敢求一觀仙術，可乎？」某謝術淺，眾強之，乃出劍曰：「聊以楊枝為戲，幸擇欲中者。」眾指第三樹，高殆十丈許，曰：「中其杪之某枝，可乎？」某曰：「諾。」即見劍飛而上，斬某枝，枝未抵地，劍已入手。某即別眾自歸臥舍，是夜不聞軒聲，微明，視之，戶闔如故，人簾俱杳。

老者舞鐵練

徒陽運河，每年漕艘歸次後，煞壩興挑，限期四十日而畢。當煞壩時，南北之路不通，行旅苦之，然為運道計，勢不能已也。道光癸巳，會試之公車北上，壩猶未開，皆紆道越河閘，出江而前。有一巨舟互閘口，挽不能出，問其人，本貫山左也。問其所載，豆也。眾恐誤試期，群起催逐，閘官某亦恐滋事，自至其船，勸令出江。比至，則有一老者出，年約七十餘，鬚髮如銀，速聞官入而告之曰：「吾非故與眾為難也。昨已起豆之半上岸，並集多人挽之，無如水淺船膠，人力難施。今官來，極善。但有法挽吾舟出口，需費若干，吾不靳也。」閘官無如何，乃出。

時有江快某者，平時集無賴數百人橫行於江。至此，見閘官出而其舟不動也，乃聚眾噪罵於其側，其意非為眾計，蓋意老者必將出資賄己以減其口耳。老者初若不聞，已而罵者益眾，語益穢，乃顧其舟中人曰：「若輩如是無禮，勢非用武不可矣。」即起，持一鐵練長丈餘，粗若小兒臂，從船頭一躍上岸。眾見其勢猛，各反奔，持械而往。而老者舞練如舞棍然，但聞空中有聲，如析竹，如裂帛，殆半時許，而眾人手中所持皆成哥舒翰半段槍矣。於是大駭而散，老者亦一笑歸舟，眾不復迫。次日，有人至舟，願從之學藝。老者笑曰：「吾束髮學此，今數十年矣，始得小試其技，諸君又安所用之？不如其已也。」

楚二鬍子捋腰帶

楚二鬍子，無錫北鄉人，習術於江南某鏢客，三年，術成，恆為客商保衛輜重，往來齊，楚，燕，趙間。蓋保鏢輒懸旗為標識，綠林客見之，縱垂涎，勿與校。楚自以為能，攜旗而勿懸。一日，為某商保二萬金，由京至蘇，道山左，宿逆旅，店主人以客滿辭，謂無已，有小廂，已容一客，如可聯牀，請攜行李來。楚領之，下車入，曲折達一室。室小於斗，置兩榻，一榻有老者跌坐，年七十許。寒暄中，知老人實販棗者。時已薄暮，店主人入室，餉客晚餐。餐畢，攜燭一，茶壺一，置榻前小桌，闔門逕去。楚與客談次甚懼，幾忘寢。天寒，楚已禦裘，忽覺溫暖，以為室小無風，且近燭，不之怪。三更許，室益暖，以手捫壁如沸，燭油倒瀉如注。楚大懼，目炯炯視老者，老者輒然曰：「君有何能，敢攜二萬金長驅來此？此乃著名黑店，來此，無或免。君亦知四壁皆鐵鑄，上有椽，木質者三，能從此出，則得生。余枕函中尚有黃金三千兩，籌已熟，君毋慮。雖然，君果何能？」楚曰：「實無所能，惟有湖縐束腰帶一條，捋之，堅逾棍。」老者曰：「可矣。」遂縱身騰起，及椽，椽斷，身已置屋頂。楚急捋帶授老者，老者挈之出，躍牆外，叩店門。店主人啟視之，固相問客也，含笑延入，啟精舍三楹，安榻焉。黎明，楚與客分道去，客亦不言姓氏。楚歸，不復保鏢，以傷科懸壺自給。其子若孫，世守其業勿替。

石達開碎碑

道光中，石達開游衡陽，以拳術教授弟子數百人。其拳術，高曰弓箭裝，低曰懸獅裝，九面應敵每決鬪，矗立敵前，駢五指蔽其眼，即反跳百步外，俟敵踵至，疾轉踢其腹臍下，如敵勁，則數轉環踢之，敵隨足飛起，跌出數丈外，甚有跌出數十丈外者，曰連環鴛鴦步，少林寺、武當山兩派所無也。教授於古寺中，前幢有豐碑，高二丈，厚三尺。一日，石將遠去，酒後，言：「吾門以陳邦森為最能，應一較藝吾身緊貼碑，任汝擊三拳，吾還擊汝，亦如之。」邦森拳石，石腹軟如綿，邦森拳如著碑，拳啟而腹平。還擊邦森，邦森知不可敵，側身避，石拳下，碑裂為數段。

羅家三展之拳

羅守仁湛古學，困於場屋，改習拳。年四十，因事如廣西，至梧州，宿古寺。遇一僧，年耄矣，尚豐饒，與語甚洽，因及技擊，言時頗露矜色。僧請一試，羅遂起舞。僧斜睨，微笑曰：「美則美矣，然不能勝老僧也。」因起作勢，使羅扑之。羅旋舞而進，僧揮以手，羅退盈丈而顛。笑曰：「何如？」羅知技未進，請執弟子禮，凡三年，學成而歸，設館於羊城以授徒。

山東有某甲，富人子也。勇而好鬪，漫遊燕、趙、梁、楚間，所遇未嘗敗，自謂勇蓋一世。至廣州，聞羅名，往訪之。時羅生徒如市，而以技擊稱者亦多，與搏，皆敗。某必欲見羅，羅適外出，及歸，聞此事，乃穴壁置煙具，以巨石塞之。明日，某乘馬來，束武裝，羅有懼色，乃佯為徒，招待之曰：「予師適他出。」言次，以一手插石，指沒石中，如入淤泥。取石置他處，奉煙具以進，乘勢按其手，以試某力。力遜於己，知能敵，因曰：「予師尚未歸，弟子請得與長者先角可乎？」某慨然允之。遂交手，迴旋數次，某知不敵，遂拱手曰：「某閱技多矣，所遇未嘗敗。今乃值君，天下之大，固自有人哉。」上馬辭去。臨別，羅陰以手按馬脊，脊骨斷，馬蹶而死。

羅寢室覆厚石於地，石破碎如搗，蓋習技時所踐破也。榻高二丈，寢時聳身上，下亦如之。生徒有試其技者，夜糾七八人，各攜武器待諸途，群械並進，羅一一按而奪之。或至夜橫繫巨纜於巷，待其過，羅緩步行，若無物，纜斷若枯。及晚年，乃綜所學，擇尤者演為七十二首，每首凡三變，名曰三展。而學者每苦其難，至三十六首輒止，未能概盡其妙。後其技仍見稱於人，號曰羅家三展。

某婦以針刺斃人

丹徒武舉文某善拳術，力舉數百斤，氣不喘，面不頰，道光時人也。一日，過廣陵，口渴，欲得杯水，苦無茶肆。逡巡入破

寺，則見一老僧趺坐蒲團，文乞飲，不答，擊之，拳著其胸如棉，而手大痛，亟長跪求恕。僧始張目曰：「何鹵莽乃爾？吾，峨眉十八郎也。嘗事一師，吾與同學凡十八人，皆擅絕技，余次十八。一日，次十二、次十三者告於師，謂有夫婦二人南下，保鏢銀數百萬，南下欲劫之，慮勿勝。諸人爭欲助之，跪於師前，求下山，師許之，余亦與焉。余既行，止潼關外某山以俟之。旋知鏢抵關內一逆旅，眾議即夜劫之，漏初下，命余先往探。既至，躍登其臥室之屋頂，窺知其夫醉臥，婦方倚燈製履，銀車列榻後。余惴惴，方恨諸人不至。惟見婦時以針抹頭上油，或就窗上刺之，既而婦忽仰首曰：『十八郎可下。』余心知不可逃，揭瓦而下。婦啟窗，指庭中曰：『速移之返，否則余夫醒，汝亦危矣。』蓋庭中有十七人之尸也。余乃肩十七尸越關出，檢視各尸，僅眉心有一刺痕，蓋婦以針刺窗時，即十七人中針而殞矣。葬事畢，余披剃為僧，今七十矣。子其猛省乎！」文汗流浹背，即辭歸。

陶先生以傘柄撥人

陶先生者，青浦諸生，課徒為業。一日，途遇糧艘舟子執一賣餅兒撻之，詢之，則以選錢故。陶睨而笑曰：「如此鵝眼榆筴，乃以易如盤大餅，曲即在汝。」舟子怒曰：「何與汝事，豈儒強判曲直，且試老拳。」方一舉拳，而身已驀然倒，蹶起，大慙而去。薄暮，過橋，有十餘惡少環而罵之。時微雨，陶手蓋足履，身著斗被，攜一油瓶，將買油以繼晷。乃笑曰：「雞肋不足以供尊拳，以油瓶寄店家，碎此，將妨我半宵課。」語未畢，則見一惡少已擲對岸。眾愈忿，如牆而進，陶以傘柄撥之，紛紛而倒，半擲灘外，半墜河中。糧艘旗丁聞而趨赴，呵曰：「若輩無目，奈何犯陶先生？」陶曰：「幸我早知君部，無傷也。傳吾語戒之，此後慎勿驚嚇兒曹。」一笑而去。時館僅二，一曰文榮，一曰永祿，問陶何以不舉手而人仆，陶笑曰：「汝等試擊吾。」文榮固孱，隨擊而仆。永祿負其壯，猛擊之，則身擲數步外矣。

陶先生以筆管制犬

陶先生在塾中，以敗筆管削其兩頭，置於袖，行村中，遇獐犬，向之一擲，無不張口狂奔而遁。蓋刻竹支其兩齶，不能合，不能吠也。

葉鴻駒精內家拳

吾國拳術，自達摩東來後而益精，達摩之後，間有名家，而以宋藝祖為最。藝祖性猜刻，祕其術，不欲傳之人，故人罕知者。後值大宴，藝祖被酒，偶洩之，且云將繪圖附注，俾人傳其術，大臣在旁憊患之。及旦，藝祖悔，然恐失信於大臣，乃立廟於少林，藏其拳術祕本，又故嚴其規，使人不易知，雖知，而難出廟以傳之人。此少林祕奧之所以難窺也。

葉鴻駒者，嘉定人。少孤，然多力異常兒。有游方僧見而奇之，度為徒，攜之入少林。鴻駒入其中，十年，盡得其祕。而思歸，詢之同儕，僉云：「廟規本有藝成准出之條，然大門有大師嚴守，不得出者，須自廟後夾弄出，惟險甚。弄中有機百數，藝稍疏者，輒死於機，非一人矣。」鴻駒恃其藝，且歸家心切，不為沮，迺破機出。歸後，館於某富室，出其藝以授人，受其教者，咸能十人敵，於是鴻駒之名大噪。一日，信步河濱，有牽舟者過其前，厲聲命讓道，不服，大聲曰：「我葉鴻駒也。」其人不聲，取肩牽板擲地，悉陷入，即曰：「吾特訪汝而來，請一較。」許之。鬪良久，牽舟者負，隕入河。後三年，復來較，仍不敵，為鴻駒所敗。其人去後，鴻駒告人，謂：「彼技已大進，特以疏故，為我敗耳。再三年，我不能敵之矣。」後三年果復來，鴻駒避他出，設棺於堂，詭云已死，其人信之，迺行弔祭禮。奠畢，以指插入棺中，取石灰一握而去。鴻駒歸，視其插處，如利錐所鑿，歎曰：「彼已入武當內家宗矣。」乃遍訪諸內客之有名者而盡習其術，於是鴻駒以外客而精內家，而性亦彬彬如儒者矣。

鴻駒嘗言學拳須先練筋骨，初入少林，無術以學，惟命挑水於山腰之澗邊，肩水一擔，須步行梅花樁以達寺。挑水三月乃習燒火，火突有數十，須距躍乃可，練筋骨也。鴻駒子無名，早卒。其孫春伯，亦以拳勇著。

羅思舉走峻超阻

羅思舉幼嗜武藝，家窶甚，博奕善飲酒，益窘困，無以自贍，遂為盜，或行乞，不之苦也。羅宅鄰某寺，古寺也，諸無賴時出沒其間。有綽號包子大王者，橫尤甚，設博於寺，羅所盜乞而得者，屢為大王所攫，村人之以博負而喪其家者更多，恨之甚，羅尤恨之。值端陽，村人酌酒為樂，羅得飽食，且多得金，則往寺。大王見羅，微哂之曰：「吾知今朝令節，人樂與子金。子以多得，復來此耶？」言畢，撫髯大笑。羅曰：「諾。」頃，金罄。大王曰：「盡是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大王曰：「無傷也，速行，多乞金來。」羅怒其侵己甚，欲毆之，畏其徒，則歸，盡出其數日所竊得之米烹為粥，爛熟之，裹以荷葉，攜入寺。潛立大王後，舉粥傾於其首，直達踵，頭糜爛無完膚。羅乘隙遁，知弗容於村，遂之陝。

至陝，初為傭，尋棄之，仍其前業。陝人相驚以蜀盜上之吏，控牘盈尺矣。吏以久不得羅，聞諸撫，撫大怒，飭捕羅，羅遁入華山。一日，逼羅，幾得矣，大恐，忽見幽巖一古寺，欲奔入，懼弗測；欲弗前，恐被逮，猶疑間，遽聞呼聲，駭絕，將遁矣，諦視之，則一小道也。曰：「師待君久矣，速來。不然，追者及，且見殺。」羅曰：「子毋我誑，吾戴吾頭來，束手以待君取。」小道嗤之以鼻，復曰：「速入。」促愈急，羅遂入，導一幽室。一老道中室坐，鬚髮皓白，呼羅曰：「思舉，來何遲？吾令小道導子，復趨趨，何也？」羅聞呼己名，復大驚，伏地請釋。老道曰：「毋若此。子興，吾語汝。飯乎？」曰：「未。」命小道取飯來。食畢，老道曰：「子來此，吾將有以教子也。寺側南山多荊棘，可束為薪，自明日始，子其日與二三小道斃採於是，毋怠也。」羅曰：「謹奉教。」

南山者，華山絕峰也。無道，緣草行。老道陰囑小道，日授羅以躍巖超澗走峻越阻之術，羅習久，履險若飛，雖絕阻者視之如夷。若斯者四年餘，足重繭，膚胼裂，處之怡然也。

未幾，蜀大亂，邊烽日棘。老道謂羅曰：「蜀今亂，正健兒用武之時，以子材藝邁軼群倫，建績樹勳，若俯手拾草芥耳。吾欲命子歸蜀，子意云何？」羅請行。老道贈以旅錢數貫，並偕日與羅斃採者錢之。既出而從戎，未幾，迭以功擢至提督。

吳小將軍奪艇擊盜

某自汴梁入京，僦居櫻桃斜街旅店，旁舍有客，徹夜呶呶，繼以歌嘯，翌晨視之，方箕踞坑上，劈豚肩而食，連舉巨觥，旁若無人。時朔風怒號，彤雲釀雪，輿夫、賣菜傭且反披羊裘若漁蓑，猶聳肩縮脰，作殼棘狀。客衣單帽，脫帽露肘，額汗津津也。坑無衾褥，而書籍縱橫，几榻皆滿。因入室與之接談，客笑曰：「僕，飲食之人也。風塵勞悴，寂寞枯槁，無當世用。不祥姓字，何足為足下告。」揣其年二十許，語音類吳下，因私詢逆旅主人，客何為者。主人曰：「客來匝月矣，至之日，時方夜半，叩門甚急，啟之，兩健兒負箱籠置之而去。問其姓氏里居，皆不答，視其行李蕭條，而書籍甚富，必非暴客，故任其居處而不疑。然一月來無交遊往還，日用飲食過侈，而白金纍纍。日者有鄉人自塞外歸云：『昨歲嚴冬，遇客於榆關道上，輕裘肥馬，行李甚都。其夜同居逆旅，有綠林豪客十餘輩，持白梃，彎弓數矢，思劫其賞裝。客奪艇，縱橫揮擊，中者，輒顛擲十數武外不能起，餘皆伏地乞命。客曰：『鼠輩不足污吳小將軍刀，急昇去，毋緩。』於是盜皆扶掖背負而散。』其為系出延陵，而驚勇趨健，將軍之稱，非誇語也。」會某有保陽之役，返逾旬而客去，主人謂某曰：「吳小將軍於前夕款段出都門矣。」

某夫人擊周伯腦

周伯以武技神一州，林勿邨中丞曾從而師之。嘗與乳下兒同寢，妻起旋，兒啼，周以手微撫兒，令寢，兒無聲，視之，死矣。妻大罵恨，自是名益噪。其友人某恆造之問藝，伯時時語之以勢，及狙擊跳躍之能。然友歸語其妻，恆弗善，友遂白周伯，言吾妻不善先生技。伯大駭，乃請面夫人。夫人方治具款伯，但傳語：「請先生試藝於庭，吾居廚次，自別善否。」伯笑，略試之，夫人傳語曰：「未盡所長，請更試。」伯始駭，果悉其所長於庭中，屋柱為之震震作聲，夫人曰：「可矣。但未足為吾夫師也。」伯微慍，堅請面夫人，夫人出，則輕盈瘦弱，一良家姝也。禮竟，伯請較藝，夫人不可。固請，乃曰：「略具形勢，勿交以手。」伯佯諾，猱進，瞥然不見夫人，乃覺腦後奇痛，髮際之骨已微陷，眩且仆。夫人笑曰：「名聞一州者，藝乃如是？」出刀圭藥令服。伯自是見婦人輒中懼，不敢逞。

彭半人提石獅

蘇州西鄉荷花蕩有老叟，曰彭半人，半人本越產，以貧遁於外。一日，至報恩寺，假寐彌陀佛座下，忽有人促之云：「起，起。此間有大緣事可做。」醒而異之，視身上骨痂中俱生小節，節有神力。行至撫署前，有石獅，其重至千斤，半人乃指而告人曰：「吾能提此而擲之。」眾不之信。遂提石獅投之丈餘，眾大駭，後數十人不能動，遂以賂請，半人復提而致之故地。尋居覓渡橋，飢則采野果食之，雖毒草猛蛇，噉之無事。

某年四月，粵寇至蘇，鄉民謀自衛，厚幣延半人，半人慨然曰：「此其大緣事乎？」遂負囊至村中待寇來。李秀成聞而欲生致之，而半人持械相向，眾為辟易，殺人數百，手提頭，纍纍若貫珠。秀成不得已，手書勸之，許官以總制。半人心動，夜半，易服逃，村人不知也。半人至秀成府，秀成下階勞問，請試技，遂負一石碾，置二丈方木於碾上，木上又安一床，床上坐歌妓四人，奏曲，半人仰瞰微笑，若不知有重物在身者。曲終而下，絕無痛苦。秀成甚寵眷，立補木二總制前軍先鋒。

以摸錢擲石習拳法

少林寺拳法著於世，學者先存費若干，拜一僧為師，衣食之費皆取給於費之息。學成將行，從廟後夾弄出。門有土木偶，設機焉，觸之，即拳杖交下，能敵之而無恙，可安然行矣。行時，僧設錢於門，反其費，不然，仍返而受業，有數年不成者，則越牆逸去，費亦不可得矣。

一日，有瞽者來請業，僧視其瞳有膜障，以銅錢五百枚擲山上下，俾覓之，曰：「盡得，當傳技。」瞽乃日於兩餐外躑躅山上下，暗中摸索，漸有所得，年餘，積四百九十九枚，遂大索其一。一日，忽得之，狂喜，目亦頓明，乃受其技去。又有患瘰癧者，兩股不能動，亦持費來學。僧以石子一筐，置其坐處，於山上一石，畫大小墨圈，命之擊，久輒中，乃命擊飛鳥，鳥應手下。後以石子小於芥者擲鳥目，目穿而墜，前後左右，無不如志。僧曰：「技成矣。」後輒以護水標為業，每坐船首，身旁置石一器，劇盜不敢近。

老嫗用鐵拐

枝江盧生，有族兄官狄道州，往依之，而兄已於兩月前擢守鎮西，遂流寓沙尼驛，以幼習武事，權教拳棒為活。驛前二棗樹，圍可合抱，時當果熟，打棗者日以百計。盧笑曰：「裝鉤削挺，毋乃太紆？吾為若輩計之。」乃袒衣趨左樹下，抱而撼焉，柔若蓬植，棗簌簌墮地，眾奇之。旁有一髻笑曰：「是何足奇？」亦袒衣而趨右樹下，以兩手對抱，則枝葉殊不少動，盧哂之。髻者曰：「汝所習者，外功也。僕習內功，此樹一著手，轉瞬憔悴死矣。」盧疑其妄。亡何，葉黃枝脫，紛紛帶棗而墮。盧大駭。髻者曰：「孺子亦可教。」詢其家世，並問婚未。盧曰：「予貧薄，未授室。」髻者曰：「僕有女，可納之否？」盧曰：「一身萍梗，得丈人行覆翼之，固所願也。」髻喜，挈之同歸，妝女出見，即夕成嘉禮。明日謁其內黨，有老嫗跛而杖者為女之祖母，蠻衿禿袖頰而長者為女之嫡母，短衣窄袴足巨如籬者為女之生母，野花堆鬢而粉黛不施者則女之寡姊也。盧以女柔婉，頗安之。

盧居半載，見髻形蹤詭祕，乘其出游未反，謂女曰：「卿家行事，吾已諗知。但殺人奪貨，終至滅亡，一旦火焚玉石，卿將何以處我？」女曰：「行止隨君，妾何敢決。」盧曰：「為今之計，惟與卿同歸鄉里，庶無貽後日之悔。」女曰：「君姑言之。」盧以己意白嫗，嫗沈吟久之，曰：「外舅未歸，宜靜候。既有去志，明日即當祖錢。」盧喜，述諸女，女蹙然曰：「吾家制度與君處不同。所謂祖錢者，自房而室而堂而門，各持器械以守，能處處奪門而出，方許脫身，否則刀劍下無骨肉情也。」盧大窘。女曰：「妾籌之已熟。姊短小精悍，然非妾敵手，嫡母近日病臂，亦可勉力支撐，生母力敵萬夫，而妾實為其所出，不至逼人太甚。惟祖母一枝鐵拐，如泰山壓頂，稍一疏虞，頭顱糜爛矣。妾當盡心保護，但未卜天命何如耳。」晨起束裝，潛藏兵器而出，姊持斧直前曰：「妹丈行矣，請喫此銀刀膾去。」女曰：「姊休惡作劇，記姊丈去世，寒夜孤衾，替阿姊三年擁背。今日之事，幸為妹稍留薄面。」姊叱曰：「癡婢背父而逃，尚強顏作說客耶？」取斧直砍其面。女出腰間鎚抵之，甫三交，姊汗淫氣喘，擲斧而遁。至外室，嫡母迎而笑曰：「妖婢多言，先當及汝。」舉鞭一掣，而女手中鎚起矣。格鬪移時，嫡母棄鞭罵曰：「刻毒兒，欺娘病臂，只把沙家流星法咄咄逼人。」呵之去。遙望中堂，生母垂涕而俟，女亦含淚出見，曳盧偕跪。生母曰：「兒太忍心，竟欲拋娘去耶？」兩語後，哽不成聲。盧曳女欲行，女牽衣大泣，生母曰：「婦人從夫為正，吾不汝留。然錢行舊例，不可廢也。」就架上取綠沈槍，槍上挑金錢數枚，明珠一掛，故刺入女懷。女隨手接取，羞然解脫，蓋銀樣蠟槍頭耳。佯呼曰：「兒郎太跋扈，竟逃出夫人城矣。」女會其意，曳盧急走。將及門，鐵拐一枝，當頭飛下。女極生平伎倆，取雙鎚急架，盧從拐下衝出，奪門而奔。女長跪請罪，嫗擲拐歎曰：「女心外向，今信然矣。速隨去，勿作此假惺惺態也。」

女隨盧歸里，繫其金珠，小作負販，頗能自給。後髻者事敗見執，一家盡斬於市，惟女之生母子身遠遁，祝髮於藥草尼菴，年八十而終。有遺書寄女，女偕盧跡至尼菴，見床頭橫禪杖一枝，猶是昔年槍桿也。女與盧皆大哭，瘞其柩於東山之陽，廬墓三年，然後同反。

俞大年善運氣施明擅跳踣

樂平俞、施二姓聚族而居，相去不一里，互相婚姻，大年之父與明之父姻婭也。咸豐末造，粵寇起，時大年年二十餘，明尚總角也。二人父母相繼亡，輾轉兵間，大年為僧，明為道。大年精運氣術，力大如虎，豎二指，以繩縛之，數十人不能屈也；明身輕，二三丈之高且廣者能越之。洪秀全據金陵，大年欲投之，行至皖，道阻不得行，寓望江塔，嘗出技以謀食，一市聞傳。時明亦寓某觀，顧二人皆不相知，以僧道名行，明不知僧即大年，大年亦不知道即明也。明欲訪大年，畏其多力，伺其出，投刺謁焉。一僮應門，明曰：「師既不在，請留刺於塔。」遂一躍登塔而留刺焉。大年歸，僅告之故，大年不語，亦伺其亡也而謁明。明所寓之觀頗巨，大年以一手抱柱，一手置刺於柱隙，諸道士皆咋舌。明歸，亦不敢再訪。

僧念亮用鐵鞭

念亮者，無錫嵩山寺僧也。粵寇黃和錦陷無錫，遣兵徇嶽山，居民邀念亮往禦之。念亮持鐵鞭奮身獨出，適一驍酋握大旗馳馬揮眾來迎敵，念亮邁步竄入所乘馬腹下貼臥，馬驚而躍，倒撞其人下馬，揮鞭疾擊，碎其首而奪其旗，和錦兵奪氣，眾譟而前，大敗之。念亮，俗姓楊，四川人。或曰其人故大盜也，殆以捕急，避官中人眼目，削髮變貌為僧耳。

德州尼用劍

海道未通前，中原行客往往自德州入燕。仁和丁某以事入都，所挾頗豐，惟從二綱紀，道上二騎客尾之。丁中懼，適道左有茅菴，乃徑叩其扉，尼也，拒勿納。丁曰：「暮景已逼，且雨，前途無逆旅。乞阿師便我，得大雄殿次，容一蒲團危坐達曉已足。願上十金，為香火資。」尼曰：「衲尚有大師，容告之，取進止。」而大師諾。丁上其金弗受，除左廂，以脫粟款客。食已，忽傳大師語曰：「來客似挾重裝，夜中幸慎重，防有暴客。」丁固疑途次兩騎客矣，即曰：「道中逢二騎士，容止頗異，師言得毋指是？」有頃，又傳大師語曰：「盜固皆騎，客所見，未必確，防之良是。」夜深而雨，忽聞簷際有聲曰：「幸未中。」又聞有聲曰：「已中吾耳。」已而寂然。明日侵晨，侍者已起，趣客行，且曰：「夜來大師出殿墀，已發遣二盜矣。大師讀內典十年，萬緣已空，不欲死賊，故一劍但逾其髮際，一中其耳，小創之。去此十五里有寺，中有駝背行者，汝將大師命，與之同行，逾山東界，即無盜矣。」時丁必求見大師，入方丈，叢花盛開，湘簾下垂花際。師，三十許麗人也，不圖其藝如此。去城十五里，果得行者，述大師諭，行者即引蹇驢從行。行不挾兵，但懸一囊於驢背，滿實小刃，自云發無不中，為大師高足。叩以大師蹤跡，行者但笑不答，於是盡山東境，乃不遇一盜。

蔣志善槍術

無錫陶某精武術，號內家，善用槍，世有陶家槍之目。武官蒞是土者，必先謁其廬，無敢慢。有蔣志善者，咸豐間，嘗官無錫

守備者也，獨不禮焉。陶怒，盛氣往謁，見蔣長身蟠腹，肌肉墳起，知必孔武有力，內怯，氣頗懾，不敢輕發怒，歸。蔣乃報謁，請曰：「聞陶家槍精妙無敵，某竊，不敢請槍法，願賜君槍觀之。」陶素以槍法自負，出槍眇，不覺擺舞作勢。蔣亟止之曰：「君槍法，自是猛無匹，惜槍幹劣，不任舞，稍用力折矣，奈何？」陶不信，曰：「此幹良材，乃不任舞耶？」蔣索槍，握其柄，力擺動，幹杳然斷，笑曰：「何如？某藏數槍，似不劣。」陶慚，必欲一視其槍，乞隨蔣返署，索視槍，實勝己所用者。蔣又請曰：「此槍可用，幸得一覘君伎。」陶唯，竭力飛舞，驅撥空中，氣呼呼有聲。蔣睨視久，曰：「止，君用槍，乃不任刺人。」陶大駭曰：「薄伎至不足道，然天下乃有用槍之不任刺人者乎？」蔣拍其胸，曰：「不予信，君試刺我。」陶怒，斥曰：「君胡予戲，死君，且論抵。」蔣又激之曰：「君殊自多，予信君伎，必不任相死。」陶憤，曳槍回走十數步，遠舞作刺勢，逕前，洞蔣胸，蔣疾解巾，揮格之，巾纏槍尖，不得脫，嚮後倒掖之，陶失槍，不覺拜伏地曰：「願有以教之。」蔣呼取盂水與陶，曰：「視予急舞，即持潑予體。」乃起持槍舞，閃閃成白光，大若徑四五丈車輪。瞥忽耀目，至不能張視，疾取盂潑之水，水點紛紛反潑，下若雨，淋漓滿己身，無一點著蔣體者。

嘗有鬻拳者，彊占崇安寺廢址，寺邑古剎也，邑人欲驅之而無術，走告蔣。蔣微服往覘，伎頗高，恐不可彊力制，歸取槍馳馬，繞所占地舞一匝，威之。明日，其人遁矣。相傳此即固始李世忠也。

羅漢武力長鄉曲

有童子，痘癩積於額頰，力能任百斤，奇童也。趙孔修言其師李某精武技，顧和藹，未嘗忤人。村有惡少十八人，號羅漢，以武力長鄉曲，顧不樂李有能名，則張筵，延李較藝。李至，命列榻十八於堂上，面所謂羅漢者曰：「余必令君輩同時列坐，果如羅漢坐者。」十八人者皆曰：「勿空言。」於是雜撲李，咄嗟間，此十八人者果皆為李拳所中，咸據榻坐，獨一人側耳。十八人咸服李，延之首席，然猶思所以勝之。

十八人中，有三人同師一僧，因挾其侶謁僧，言李語侵阿師，將進此，與阿師角技。僧怒，以柬招李隨喜山門。李初不審僧之有隙也，徑至。僧結束，著雙鐵履迎李，李大駭。食既，僧請試藝，疾起仰跳，以手攀棟上垂紐，懸雙履空際，意李近其下，則履鐵適陷李肩井，法立死。顧李捷疾，未及其下踐，則已仰握其脛，脛碎，僧立死。

陳國瑞獷悍多力

陳國瑞，故農人子，數歲喪父母，依叔父母居。十二三歲即獷悍多力，叔父母使牧牛，輒聚群兒為行列，跨牛奔馳，上下山坡如馬，群兒不從命者執而鞭以柳條，群兒畏其力，不敢抗。牛多瘡，叔父母怪之，知其事，乃不令牧。

國瑞性嗜殺，日以屠狗為事，嘗以片肉置掌中，犬來銜，執而曳之，皆折頸死，村鄰日有責言。叔父問所志，曰：「好武。」使從技師於廬江，學手搏擊劍，三日，不能通一技。師責之，國瑞請與師互毆數拳以較，一揮而仆其師，拂衣徑去。時兵亂後，田野蕭條，有物如人而鋸牙虎爪，匿壽西山中，搏人為食，刀不能傷，村人號為夜叉。國瑞既橫甚，眾欲使膏其吻，故激以言，國瑞果踴躍往。授以兵，皆嫌輕甚，河干有舟人所寄鐵錨重數百斤，握以往。搜林箐中，數日遇於巖下，物見人來搏，以鐵錨擊之，應手糜碎，荷死體歸。會僧格林沁徵兵勦捻，眾共資以往。僧初未之奇，見其有力，使為旗手。大纛長數丈，幅亦二丈餘，國瑞舞之如風，臨陣不俟命，輒麾以入，左右橫擊，捻人馬皆倒仆，盪決數里，軍以大勝。僧以其不守號令，先笞三十，次獎其勇，立授千總，於是積功至提督。

國瑞初不識字，後與幕賓討論，遂能文，然縱情聲色，勇力亦稍稍衰矣。至其與李世忠輩交關，及在京師鞭寺僧事，固世所習知者也。

大頭檢點與塔齊布徒搏

粵寇韋昌輝營檢點王欣頭顱甚大，較之常人殆逾數倍，故稱大頭檢點，或即以王大頭呼之。大頭有殊力，勇悍善戰，每戰，必執長矛，騎而馳，至官軍陣後，相度一周始回。既陷湖南之江華縣，一日，乘馬出北門，門懸巨木，大頭自下騎，以兩手攀木，兩足力勾所乘之馬，人馬俱起，懸空際，片時始下。

大頭至長沙，聞官軍有都司曰塔齊布，以驍勇著。一日，與塔約，不乘馬，不用械，徒手奮鬪，彼此不得有人助，必互分勝負而後已。至期，兩人互搏擊，至即晡，塔漸不支。塔有一親兵疾趨而前，舉槍向大頭轟擊，遂中彈而斃。塔斫其頭權之，重十四斤有奇。

楊二姑為飛刀神手

楊二姑，粵寇楊輔清之妹也，勇敢果決。夫江得勝，為輔清部下都指揮，亦甚驍勇。每戰，二姑輒以黃巾裹首，繫大紅戰裙，與其夫並轡而出，衝鋒陷陣，人莫敢敵。能於馬上擲刀刺人，百發百中，中者無不立倒。刀長七寸，鋒厲無比，臨陣時，胸前垂一革囊，囊中繫繫者，皆利刃也。自稱為飛刀神手。且粗知文墨。江不識字，簿書皆委之二姑，所撰安民告示今錄如下：「開造王勳右輔總裁頂天扶朝綱輔王威千歲楊殿下都指揮江，為封刀安民，不可恐怕逃亡。天兵到者，一天二天洗城，殺盡妖魔，止除天父天兄，暫息雷霆之怒。今日天兵到者，到有兩天，妖魔殺盡。天父天兄不殺百姓，看顧小子。今日封刀安民，就此不許殺人，不聽我言，強搶硬買，殺百姓，打先鋒，斬首號令。不可恐怕逃亡，大家投降，信天父天兄聖教，大膽做生意，不許變妖，看看斬首號令，禱告天父，急急特示。」二姑自命通才，意謂不必有人相助也，凡被擄之能文者輒殺之。

劉三姑娘舞雙刀

張龍，宿州人，同治中擒首也。妻曰劉三姑娘，美而勇，嘗披紅錦袍，插雙雉尾，乘駿馬，舞雙刀，所向無敵。張有外寵，劉銜之次骨，欽差大臣勝保知之，使人誘劉為義女。劉感勝，遂刺殺龍以眾降。勝又慮人之多言也，以劉儷部將某。

劉汶用二劍

李棣，嶺南人，所用名刺則題曰李某，勇力武技冠一時。其徒劉汶，稱曰先鋒，佩二劍，長四尺許，運轉如飛雪，數十人莫近。作橫於番禺、香山諸縣，劫掠無虛日。估船聚石步，月明中，棣駕小舟，投名刺，訂時刻假金，隨其人之豐富索之，拒之，夜中輒亡其顛。

有武弁李姓，勇健少年也。策誅棣非易，法當先翦其翼，乃懷小槍以偵汶。一夕，遇汶於狹巷中，弁引手出頂上。引手出頂上者，官中人捕盜，令盜潜伏之隱語也。汶素輕弁，曰：「汝何敢？」立負劍，劍長巷偏，不能即出，李槍已洞其胸，劉仆。棣聞耗，始震，然猶行刺於江上。前山劉姓族大，咸能武，地邇澳門，棣每行劫，輒隱澳門。前山之劉乃密布小舟海上，偵棣出沒。一夕，厄之小渚間，棣輕身履水而行，如蜻蜓，劉姓子弟咸能槍，多命中，棣被三槍，始殊。起其尸，英氣勃勃，目作精光射人也。

少婦用匕首

常熟多拳師，同時有四庭柱、一正梁之目。正梁者，陶姓，最勇健。庭柱者，二文二武，均舉人，其一曰仲家德，且以制藝著稱於時。

常熟濱海，多沙地，非有力者不能得，往往以爭奪而械鬪。仲受人聘，敵請其技，適地有巨石，一拳下，石陷地三尺，眾懼，不敢鬪。時有一異方少婦，肩一雨蓋，日游於市。而貌美體弱，足纖小，有無賴戲之者，一指著身即仆，行蹤又極詭秘。庭柱之黨思困之，適婦過蕭寺，一人直前撲婦，婦足略舉，顛百步外，五人合力攻之，婦揮拳抵敵，操縱裕如，久不能勝。陶潛取手鐲傷其眉際，遂敗而遁。眾追之，疾如飛鳥，瞬息已杳。所遺之雨蓋，抽其柄，得匕首二，吹毛斷鐵，犀利無比，不知為何許人也。

謝伯麟擲鏢

左文襄幕中有謝伯麟太史與吳觀禮齊名，每論事，意見輒相左。謝久客戎幄，習武技，能擲鏢，百發百中，無虛擲。嘗於牆上插香枝密如星點，以鏢遙擲之，相距百步，中處香悉墜。

歐三用槍

閩人歐三業獵，善用槍，猛獸驚鳥遇之無免。令人隔牆拋雞卵，以槍彈之，卵立碎。或伎之，約群盜於夜劫之，歐三槍發，中盜脛，凡五槍，中五盜，皆在其脛，子小如豆，不足死人。盜大驚，皆扶攜以去。明日，歐以劍劈大樹，書曰：「余居山瘴虎，於爾等何害，乃必欲死我？死我者，縱虎乎？特示爾薄懲，俾自悔過，試自驗其脛，彈所入處，不幾同穴耶？量之，能起分寸否？此足知吾槍術矣。幸告渠魁，勿復來。」

某女擲錢

江湖技擊，有書詳載其法。其言擲錢之法者，云有某生官知府，娶某提督女為妻。將到省，舟過某處，見有數人坐一小船掠過其旁，女乃謂生曰：「今夜有盜，當治之。汝第匿艙內，無恐。」生素不知女能技擊，大駭，然無可如何，姑聽之。夜半，果聞有小船三五飛槳而至，生伏不敢動，但聞有人跳躍過船聲，數人落水聲，一人倒入艙中聲。俄聞桅上有人大呼縛盜，於是艙後篙工等始取火出，見一盜在艙中，因共縛之。俄見女自外入，指揮諸人令縛盜送官，且曰：「尚有一盜，惜被逸去。」生驚問曰：「卿操何技而能如是？」女曰：「吾少在吾父署中，刺繡之暇，每喜擲錢為戲。父曰：『汝好擲錢，盍即以此練技擊。』因令縛草為人，置數丈外擊之。已而人漸小，相距亦漸遠，擊之能中。遂於草人身上記要害處擊之，乃曰：『可矣。』頃數盜過船，吾先探升桅上，手中取錢一掬擊之，一一中要害，故落水死。最後二盜未中要害，一逃去，一倒船中，今縛送官者是矣。」

其後，生官雲南某府。有一同城武員與生頗相得，言次，因曰：「吾向故為盜，一日在某處，遇一官船，共謀劫之，不意先數人皆落水死。余過船時，覺有物相擊，急退回，幸得免。後改行為官，得擢至今職。顧彼時覺船中寂無聲息，不知是何神術也。」生省即前所遇，乃謂曰：「神術人今在此，汝欲見否？」曰：「甚願。」生令請夫人出，武員大驚，伏拜稱神人。並問何術，女告以故，武員乃大服。

朱壽得以頸斷箬

朱壽得者，楚二鬍子之徒也，人謂其多藝，然頗自秘，不欲暴其能。一日，赴魏姓宴，座客必欲觀其技，固卻不可，乃以竹箬七，束之可盈把，先以一端接几緣，而後以頸承之，箬中斷。自言少時可斷十四箬，於時壽得年六十外矣。

駕長起大殿柱

海寧有游方醫王某者，奔走江湖間，獲利漸豐，遂歸鄉，設肆貨藥。時有遊僧來市，托紫石鉢，重百斤，入肆，宣佛號，焚索不遂，輒以鉢置於櫃，張拱合掌拒門外，人無敢出者。市人厭苦之，不得已，滿其願，則又過一家。次第至藥肆，索百錢，王僅與三枚。僧怒，將舉鉢壓其櫃，王接而擲之，石為之碎。僧惡顏，拾破鉢而遁。逾歲，王將赴蘇購藥材，雇吳江小舟，舟子二，其一駕長也。駕長力猛，非檣脫即篙折，夥怨罵之，恆忍受也。惟張帆時，則駕長右手執索，左手持舵，以足代篙，四體並用，無不當，夥得臥而觀之，故相安焉。

越三日，晚泊城外寒山寺起爨，王登岸閒玩，有僧立寺門外，審視王，呼曰：「客非海寧藥肆之王居士乎？」王曰：「唯，何以相識？」僧曰：「予前年托鉢貴鄉，領教已深。今幸至此，實有天緣。予師慕客久矣，請至方丈一敘。」王曰：「諾，姑俟我返舟飯畢，而後會尊師也。」僧喜，反奔入內。王歸舟，泣下。駕長見之，曰：「客何悲？」王語以故。駕長笑曰：「既能擲鉢，何懼乎禿？吾今請助客。」王曰：「我既犯僧，死由自取，子何為哉？」駕長曰：「吾樂此，死亦無怨，恐僧不吾較耳。請假衣冠，以師弟稱。若角技時，必呼吾先，可無事。」王諾之，遂飽餐偕往。

二人入門，群僧笑迎曰：「客，信人也。」報首座，接於庭，視其人，身高七尺有餘，臉橫腰闊，氣概粗豪，已望而生畏。肅客入方丈坐，乃曰：「前者小徒蒙賜教，老僧夙夜在心，冀圖一遇。今既垂顧，請至藝圃，仰瞻絕技。」王唯唯。於是群擁入後圃，有地一區，高垣圍繞，僅通一門，亦甚堅實，圃南包大殿之後簷為閱武廳，甚雄偉，柱壯兩圍，礎高三尺，隔以石欄，有椅二，首座與王對坐，寮僧十餘皆短褐，持仗站圍矣，群呼曰：「來，來，來。」王謂首座曰：「請徒與徒對，師與師對。我命弟子先戲，可乎？」首座目駕長，體貌清臞，漫應曰：「何不可？」駕長亦釋服，曰：「禿有賊形，恐竊吾衣，必謹藏之。」乃蹲身抱大殿之後柱，起尺餘，屋瓦震動，磚石齊鳴，以左足掃礎倒，置衣其下，以右足扶直之，仍安柱，轉身呼鬪，聲若巨雷。於是首座及寮僧咸股慄膜拜曰：「我教中章馱天尊，旋乾轉坤之力，亦僅如是。僧輩肉體凡胎，何敢相角？若尊客一揮肱，則皆成糜粉，情甘降服，不敢再言技勇矣。」王與駕長相顧大笑。群僧屏氣肅候，延至方丈，侍茶畢，王告退，首座與寮僧盡易法衣，執幡幢以送。王返舟，謂駕長曰：「壯士之力，天下無敵，盍不入營為伍，則顯職立至。請以資助，聊報大德。」駕長曰：「嘻，吾若不為顯職，亦可小康，何至操賤業？客尚欲吾博顯職耶？」王叩其舊職及里居姓氏，駕長不答。王凜然，報以百金亦不受。

趙孔修掌有吸力

江右劍師趙孔修善運劍，且能斫竹片於地。以手去地三尺許，作勢引之，竹片立起，附趙掌，是殆所謂吸力耶。

陸葆德隨盜上屋

陸葆德，河南人。精拳勇，曾中武舉。入都與宗室某較技，某被毆死，論抵，遇赦免，乃為標客。一日，護某客貨，道出某地，有來劫者，陸卻之。俄引健兒數輩來苦鬪，又獲勝。已而其酋至，尤彗捷，與陸持，亦未能勝，酋遂引之歸，請與其女較。女素得父傳，盡其技，且加精焉。是日，僅能相禦。酋大喜，遂以女妻陸。

陸本能文，改試文，中進士，得庶吉士，散館，為令於蜀，然好色，妾媵至十四人，精力大衰減，然與朋僚燕集時，猶自炫其技。夏日，院有涼棚，甚高，陸立階前，拍手一呼，即騰立棚上，眾咸失色。一日，演劇為母壽，偶至寢室，適見賊展袱括財物，遽前捉之。賊上屋，陸亦上屋，賊躍過屋數重，亦從之行。賊擲瓦擊之，以手接取。俄而胥役屬集，賊適誤踹壞牆，墜地被獲。陸嚴刑，欲訊其不法事，賊大言曰：「我輩十三人，由齊至此，中途相失，否則豈為汝獲？斃我可耳，安肯說平日事。」遂斃之杖下。

清江女子富足力

德清俞桐園筮仕三吳，以解餉道出清江，將舍館，及門，瞥睹一少年張兩目直視，口涎流頤，左臂側垂，而獨伸右臂，反其掌下嚮，若有所取攜狀，駢其足植門外如僵，雖五六壯夫喧譁推挽，莫能動。旁有老人誚呵曰：「汝浮薄，強調人家女郎，非叩求此姑姑者，此子不得活矣。」桐園異之而就問焉，老人應曰：「頃有一行道男子，攜女郎，載獨輪輜車，女郎翹纖足車軾，足銳小，結束若錐。諸人道見之，乃群激少年，謂能一握此繫者纖鉤，當以酒食相壽。少年忻諾，意其必宿於此，乃隨諸人繞道先立門側。須臾，車止，男子負被裝先下入門，女郎方欠伸欲起，少年奔出手，握其足。諸人正注視，欲出聲譁笑，不意少年掌甫觸女郎纖趾，而忽睹其體若寒噤，揚手不得下。女郎了若無覺，盈盈下車，而少年兀植如故。諸人心知有異，視之，僵矣。女郎蓋富足力者。」語畢，顧諸人曰：「儻得官人好言相慰此姑姑，或賞此子生。」諸人聞言，群乞桐園為緩頰。桐園許之，偕諸人入，見女郎方盪面，群呼曰：「是矣。」乃環嚮叩首曰：「適有一少年犯姑姑，猶僵立不動。今已知罪，乞恕之。」男子在側，驟睹狀，大驚，詢得故，咎女郎曰：「吾儕異地人，道此，何事傷人？」桐園從旁代請，女郎晒曰：「輕薄兒直須撲殺，官人為好言，當釋之。」乃翩然出戶外，輕掖少年右臂，少年忽出氣，作嘔聲，活矣。後少年視己右掌，見掌心黑點大如黍，則所觸履蹤泥痕也。

某少女與盜角飛簷術

燕、趙多任俠之士，巾幗中亦有之。有劇盜，矯捷如猿，足善走，百里外頃刻可至，橫行燕、趙間。某夜，入一巨宅，則見其中圖書刀劍，紛然雜列，一女子徘徊樓中，狀頗憊。俄頃，據案坐，秉燭觀書，目不旁瞬。乃破扉入，搜衣飾畢，將行，遽前，輕拍女肩曰：「略分爾金，異日當歸償。」女挺身起，大聲曰：「咄咄鼠輩，欲竊物，則竊物耳，敢溷乃娘耶？」大怒。盜惶恐，繼

念余固橫行燕、趙間者，此一弱女子何懼為，因曰：「予有絕技，請獻。」遂向壁躡足而上，如登梯然，及顛，翩然下。女嗤之曰：「技止此乎？」盜曰：「此飛簷術也。」女亦躡足而上，較盜尤捷。及顛，復返身貼壁，徐步而下。顧謂盜曰：「較爾技如何？」盜大驚，屈膝求免，女擲諸窗外。厥後盜匿跡山林，而女亦不知所終。

墨爺夫婦精拳術

愛景，金匱人，佚其姓，饒於資。妻金氏，有拳術。愛景身黑如墨，鄉人呼之曰墨爺。旋委家政於金，而自結廬鴻山之巔居之。山東麓有梁鴻寺，中供梁伯鸞夫婦像。寺僧覺空，少林弟子也，精拳棒，與墨善。墨朝暮往來，凡五年，盡得其術。一夕，群盜入其家，金踰垣出告墨，墨聞警，與金各執械伏戶外之深林中，度盜夥之必經此路也。須臾，二盜肩物踉蹌至，既近，墨與金猛擊之，二盜俱仆地，遂戮之。後來者見二盜死，遂棄物竄去，窮追之，一盜回身橫刀相拒，格鬪不勝，被擒。夫婦二人曳之歸，數盜罪，盜叩頭哀求，誓不敢再犯。墨惻然，縱之去，命家人搬回盜劫物，檢點無失，自後，遂無敢有覬覦者，里中亦無盜患。又一日，墨至蘇，乘航船歸，夜半，突來盜十數人，舟客哭呼救。墨躍起，覓木棍，擊盜之先入者粹於河，餘盜知不敵，遁去。舟客得無恙，深感墨功，於是名大噪。

林植齋為竇人所毆

林植齋培基，閩縣人，以武科第三人及第。挾其褻妾至山東，宿逆旅，林他出，有同舍竇人屢舉帷作平視，妾怒，訴之林。林徑登寓樓，尋竇人，竇人蠢蠢，無所陳辯。林拳毆之無數，竇人一無聲響。林既下，手足如病風痺，不能動。逆旅主人曰：「樓上人，老拳師也。哀之，尚可得生。」植齋頗以人示意，竇人曰：「必其姬氏哀我。」妾不得已，道歉哀。竇人下，為撫摩，旋愈。且戒之曰：「勿飲酒，勿近婦人，疾當已。不爾，亦殆。當時不敢以一指加君，尚委頓至是。然國家尚武，固以弓馬之力為武耶，則老夫所不能深解矣。」

德宗習槍

德宗知尚武，萬幾之暇，頗習槍法。所常御者為十三響槍，宮人呼為十三太保。

舞飛槍

有善舞飛槍者，穴壁，置一杯，口向外出，擲槍中杯，杯隨槍出，以手接之，百不一爽。武器以飛槍為難，然見有能舞雙飛槍者，如二龍盤旋空際，群以長戟刺之，皆不能中。

黎平民善馬槍

貴州黎平縣初為苗疆，漢、夷雜處，地居黔之下游，風氣閉塞。土民多以打獵務農為生，自幼練習馬槍，技之精者百發百中，且能走擊飛鳥，其槍約長五六尺也。

黃少春舞刀

黃苟岩軍門少春幼孤苦，為粵寇所掠，後降官軍。驍勇善戰，弱冠即積功官總戎，其提督浙江時，年未三十。一日，置酒觴客，酒酣，笑謂客曰：「予，武夫也，好武藝。今日興不淺，敢獻薄技？」僉曰：「善，幸寓目。」黃顧左右，少選，材官以大刀進，小校挽駿馬待。黃起而引巨觥，目客曰：「飲。」則一飲而盡，客亦各盡一觴舉以示。黃莞爾而笑，自易戎衣，提刀上馬，起舞庭前，下抑上揚，左盪右決，惟見光芒閃爍，不復辨其人馬所在。舞畢下馬，氣靜神閒，笑顧客曰：「何如？」客群賀曰：「公神武，真當代之英雄，絳、灌不足伍也。」

邱尊謙使大刀

邱尊謙，徐州沛縣人。能使大刀，重十許斤，人呼為邱大刀。少淪於盜。同治中，廬江吳武壯公長慶從李文忠公鴻章征捻，道出徐州，聞其壯烈，招降之。嘗為先鋒，馳驅齊魯，多功績，仕至副將。吳移軍江浦登州，皆從。善詰盜，所至，輒召諸少年箕踞而飲，蹴鞠為樂，少年有窘乏，輒周給之，以故捕盜無弗獲，所在一方無盜。其生平不治生產，得金，輒揮手盡。光緒辛巳，卒於里，年五十許。

石六郎刀法

廣州石翁產六子，皆英英壯人也。翁家富而患盜，則欲使六子皆武以備盜，延聘四方精於拳勇者主其家，分授六子藝。一日，有病叟造門，喘且急，言將以所學授公子。翁見狀，愕然，以禮延集廳事，問師所以教余六子者，何操而來。叟趣命斫荊棘為地衣，命此六郎者赤足踐過之。以次漸過，至第六郎，六郎不可，曰：「吾軀幹，父母所授，胡必求藝以自殘？」叟笑曰：「可矣。六郎不殘其身，寧殘人哉？吾學可授矣。」居石翁家八月，六郎乃盡有其師所授。一日，與師試藝，力備師於壁衣間，師斗起一腳，六郎立斃。師匆匆捲單行，至村橋，遇石翁於橋上，翁曰：「先生胡挈囊以行？」叟曰：「六郎與老夫較力，老夫斃之矣。」翁曰：「吾尚有五子，師更擇其一而授之。六郎，吾無惜也。」將叟復歸，見六郎有微息，則出刀圭藥納其口，六郎頓蘇，於是更六月留。叟曰：「吾學罄矣，六郎溫潤有養，必足以衛主翁之產，外侮不足慮矣。」

叟去近村三十里，復授徒，可三十人。然晨起，必有裹糕於案上，如是經月，始偵其人曰王新，村人稱之曰酸糕新。叟問何求，新曰：「夜來竊觀先生授藝，經月矣，顧不獲自進。意納糕為脩脯，乞錄於弟子門籍。」叟笑曰：「可。」新乃輕趨便利，不六月，藝出此三十人者上，履險騎危，如猿猱。遂謝叟去，為盜，剽掠於近郊間，郡人咸以為苦。尋偵得新為叟之高弟也，則並叟而訟之於吏。吏既見錄，知年老不足以制新，則行三十里造六郎家，延六郎捕盜自贖。六郎遜謝，叟曰：「汝勿悻，新所能者，老夫知之。新每登屋，必倒其刀鋒下嚮，追者踵上，則新刀必疾下，中追者肩井，立死。老夫今授汝趨登疾退之法，見新超而登瓦，汝則偽作聲勢，欲從之登者。新備汝，必疾以刀下，汝已狙伏。新不中，且更上，汝則鼓勇以刀鋒上翹，中其股，新墜矣。」六郎習刀法可十日，遂從叟捕新，果遇之村店，六郎如叟言，新中創墜，卒捕得之，伏誅。

某女郎用刀

中州俗強悍，睚眦必報，又多禁忌，入境必問俗，非是，必屢受辱。某自汴赴漢，一日午，息茅店，製麥麵作午餐。方食，有販麥客來，約三十人，高聲呼店主人備膳，嘈囂呼叱，各以扁擔架兩麥袋間而坐其上，出竹根短煙管而吸。忽有三竹轎至，轎中一老嫗，一小女子，一童，女與童似姊也弟者，童年幼，約十二三歲，皆入室坐。有頃，車聲鱗鱗，至店而止，車蓋載三行李者。童喜，奔出，有擔適當門而互，童躍過之。客大怒，欲批其頰，車夫勸止，命童對擔叩首以禳之。蓋汴俗以扁擔被跨為不祥也。童、允，老嫗出謂曰：「彼年幼，自外省歸，不知禮，盍恕之。」繼又令童揖擔，童果揖，客仍躁，車夫怒，與客爭。客恃眾，群粹車夫，復一擁入室欲執童。童依老嫗肘下，女郎獨含怒意，老嫗掖女手，似掣之，令勿動者。女怒不可遏，超進，粹當先者如提嬰兒，向眾客擲去。客狂退，女隨出，客悉取擔遙立，作擊勢。女取童跨過之擔擲空中，拔腰際佩刀，擔下墜，乘勢劈之，擔斷，向客飛去。女大呼曰：「敢犯吾弟者視此。」客惶恐，盡逃。女嘻笑入，飯畢，登轎去。

匕首殺人百步外

某處有土豪，毫而好色，姬妾環侍猶不足。鄰村有女美，百計求之，女不願，以金噉女叔，叔貧，心動。女無父母，僅一弟，他出未歸，叔逼女入豪家，豪大喜。女謂豪曰：「盍釋我歸。吾弟乃俠士，能飛匕首殺人百步外。」豪笑。女不言，但求十日限，豪不聽。女大哭，覓死，豪計窮，姑待之。

先是，女家有老奴，至忠誠，見女叔逼女入豪門，怒甚，目皆盡裂。女乃告以其弟所在，奴諾，兼程去。十日之限既屆，日已落，女失望，欣然靚妝，藏鴉衣袋中。豪喜，大宴賓客。酒數巡，豪醉，起就鏡，拂其鬢，自贊雙鑠。突有怪風一陣，見一匕首鏗然中己面，大驚而踣，以手摩面，不覺痛，詳察之，則霜刃長三寸許，插玻璃鏡上。入室，女不見矣。

末座少年用劍

紀人龍者，善技擊，慷慨任俠，嘗客游湖湘間。有潘某，家饒於財，亦以俠聞，四方技勇之士多遊其門。紀往訪，款接甚至，宴之，座客幾二十人。酒三巡，各述技擊師承，談論蜂起。末座有少年，敝衣露肘，短髮突鬢，默不一語。紀問主人此客來幾時矣，潘曰將半年。問何能，曰：「不聞所能，但隨堂粥飯已耳。」眾大笑，少年亦不語。後數日，復讌集，忽有鐵面漢款門通謁，裝束甚武，拱手向主人曰：「聞今日群英雅集，敬來觀光。」乃遍睨座中人，至少年曰：「汝亦在是乎？」少年但俯首不語。潘乃延客上座，飲啖兼人。既而曰：「今日之會，良非偶然，諸君曷各奏爾能，余亦有薄技當呈教也。」潘大喜，移席射圃，盡出其所用器械，諸人皆臂弓腰劍。其人笑曰：「諸君可云技矣，而未神也。」乃於衣底出二劍，盤旋騰躍，初如雪滾花翻，以後但覺白光周身，旋轉如月。眾觀時，少年立最遠，既而眾亦漸漸遠避，方愕眙間，其人忽舉劍直擊少年。少年急走避，袖中砉然有聲，亦出二劍，疾如金蛇，左右騰擊，與白光相激觸，寒氣森森，眾皆卻立十餘步。久之，白光漸縮，漸斂至土牆邊，戛然長嘯一聲，向東南而逝。眾驚就視，惟見少年背手立牆陰而已。急羅拜問故，少年曰：「吾輩皆習劍術者，彼實與我同師，以我技出彼上，不相能，狹路較擊者七次矣。始我聞主人名，意門下必多奇能之士，倘彼來時，可以相助，豈謂皆碌碌不足數。子固皮相者，不足與言，吾亦從此逝矣。」一躍登屋，遂不見。

吳戾晉與垂髫女較劍

吳戾晉富而任俠，精劍術。嘗客楚，一日，有垂髫女從一叟造門，請較劍，吳問姓名，不告，惟約於郎官湖上。及期，吳往，女已文服捧劍立。吳令更劍妝，曰：「無庸也。」語次，白光已及吳頂，吳亟出劍敵之。一劍又起，颯颯有聲，女隱約白光中。吳益退，劍益迫，大懼，奮身躍八九步外，曰：「神技也。無過偏。」女乃止，微笑曰：「君能敵我，亦大不易，宜吾師之謂君為高足弟子也。」吳大愕，詰之，則授女術者，固即吳之師耳。

清霜襟劍

武陟之木樂店寨，河北大鎮也。寨有巨族宋氏，族紳某有女曰清霜，幼從女冠靜玄習武藝，傳其術，得襟劍真秘。襟劍者，襟袖一揮，能百步外取人首級也。女字庠生金某，光緒甲午七月某日為婚期。女將上輿，忽有白髮翁褰裳入，舉袖拂燭，燭光慘綠，入內，不見。女戒眾勿喧。登樓跡之，出劍相較，但聞空中搏擊聲。眾拾級窺之，劍光閃閃，冷氣逼人，目不得視。久之，樓上裂帛一聲，眾大驚，女已冉冉下。眾詰之，女曰：「仇人欲壞我術，不久且復來，姑俟之。」俄而翁又來，鬪益厲，至夜，終無勝負。明日又鬪，正酣際，一白衫少年仗劍來助翁，女斂手曰：「賢喬梓劍法誠高，願以二丈夫欺一弱女子，勝亦不武，不願鬪也。」翁乃叱去少年，挺劍再鬪，如是三日，不能嫁。眾患之，請於其地之游擊，以精兵圍翁。陡見光芒萬丈，自窗隙出，手足俱震，尖刃盡絕。游擊大慚，率其伍而退。翌晨，鬪方猛，女忽收劍入匣，曰：「翁回劍露隙，一著之失，吾苟相怨見忍，翁無幸矣。且翁為父輩行，宜見憐，何相逼至是。」翁掀髯曰：「老夫昏瞶，沾沾於勝敗之間。既降心以相從，吾復何求。但誤爾十日琴瑟，奈何奈何！」遂出，乃成禮。

劉墟挽弓擊劍

劉墟，字蜀生，湖南巴陵人。幼承母周氏教，周曾於長沙創辦私立周氏女學者。讀書之暇，復究心武事，能挽強弓，善擊劍，長歸林文釗。光緒甲申，文釗卒於應山縣典史任所，扶柩返湘，行次漢口，適馬江有中、法戰事，乃改殯於漢陽十里鋪，題一聯曰：「五父而今原暫殯，百年以後願同歸。」殯事畢，挈三子赴南昌，依母族劉碧初大令以居。湘省各校爭聘女士為教員，授天算、輿地，繼充奉天女師範監督。生徒體操之暇，又以挽弓擊劍之術教之，兼及柔術。居未久，辭職南歸。

馮氏女發袖箭

馮氏女，籍登州，流寓江浙間，嫁吳森祥。女美丰姿，工挾彈走馬，及秋千、蹴鞠、高繩諸技，所至，人遮道觀，其家人即賴以餬口。一日，售技畢，將返舟，途遇群少年方逐射，顧見一鷹盤旋樹上，一人出時計一，約曰：「有中此鷹者，以此物相贈。否則罰如直。」少年皆不中。女笑而前曰：「妾請為君彈之。」一發而鷹墜，乃取時計以去。

逾十年，女賣技黃巖。黃巖故多盜，某夕，盜眾二十人持械往劫某富室，森祥過其地，見之，大呼捕盜，為盜之偵者所聞，手利刃，刺殺之。女聞變，帶刀出，大呼於市曰：「好男子，從我殺盜，護室家。」一時從者數十人。然苦無械，女又至竹行呼曰：「事急矣，人假一竿，直取諸我。」此數十人者直抵某富室，時盜猶在內搜括財物，女命眾圍若堵牆，已則往來其間。未幾，盜飽掠以出，女急發袖箭，一矢出，輒殪一盜，盜連斃者十有二人，餘盜氣懾，伏地乞哀。女令眾一一擒縛之，送之有司，置諸法。邑令嘉其功，賞二百金。女曰：「妾此舉為地方除害，一也，為夫復仇，二也。今妾志已遂，安用金為？」乃悉散給諸從者。

女自森祥死後，即棄業，不復獻技，遁跡尼菴，作女道士裝，焚香禮佛，喃喃誦經，見者不能狎也。嘗謂人曰：「妾所以流落江湖間者，以婿非此不活也。今婿死，奚必復操賤業以自取辱哉？」

劍傷後山林木

合肥李瀚章撫湖北時，一日，為太夫人祝壽，賓樂甚盛。忽一人便衣至，年可四十許，言欲登堂祝壽。聞者拒之，其人洵洵欲入，為李所聞，乃命延入。入，即長揖曰：「君識我乎？」李記憶久之，不能省。其人乃曰：「君亦記君家有後園樹林被削之事乎？」李愕然，亟改容加禮，請入座與燕。賓眾咸莫測所以，爭前問故。李憮然曰：「斯真大異事。余童時與諸弟讀書塾中，一日散塾後，與諸弟嬉門前，見有一人若自他方至者，方蹲而大便。旁有小包袱，又一小紙裹，中似無物，而喞然若豬尿泡者。余等覺其怪，遽與諸弟取紙裹開視之，其人遽呼不可。已而見吾諸人已取紙裹，亟提褲前，欲奪回，則紙裹已開，瞥然有氣衝出。其人頓足曰：『殆矣，殆矣。』即蹣跚地上，若甚畏悚困憊者。頃之，忽有氣回入紙中，其人亟以手握紙，則已如前狀矣。余輩咸覺可怪，爭問其故，其人悚然曰：『汝等真大福人，余故能劍術，紙裹之中，乃劍也，向出，必殺人始返。汝等前程遠大，得無傷，已移於君家後山林木矣。』余輩咸怪其語不情。次日入塾，以語師，師曰：『是極可怪，殆異人耶？汝等何乃交臂失之。』亟偕諸童至後山，觀林木，則樹梢枝葉咸被削去，師及余等咸大驚異。其人微有鬚，若四十許人，今去爾時已二十餘年，而省視容貌，若不異前，豈非真有道之士耶？」

舟中人矢無虛發

舟中人，不知何許人，常駕小舟遊於三吳間。金陵少年之豪者操弧矢，賭飲於燕子磯，舟中人從而觀之。一少年引弓而射，矢破的，舟中人笑曰：「藝善矣，惜手平而骨未齊也。」又一少年進，曰：「骨齊矣，惜氣不固也。」更一少年進，曰：「氣固矣，惜神不完也。」諸少年譁曰：「爾善此乎？」曰：「幼習此藝，今老矣，恐為諸君笑。」乃令立十竿為的，於百步外引彀，呼曰：「中某節。」盡數十矢，無虛發，少年皆驚，邀上坐。請言姓名，曰：「吾舟中人耳，無姓名也。」取酒自酌，既酣，鼓枻而去。

旗人以習射為娛

八旗以騎射為本務，而士夫家居，亦以習射為娛，家有射圃，良朋三五，約期為會。其射之法不一，曰射鴿子，高懸栖皮，送以響箭，鴿之層亦不一，最小者名羊眼，然工者仍不事此，或一箭諸圈，皆開而不落，如花籃式，此為至難。曰射月子，滿語名艾杭，即畫布為正也。曰射網，懸方寸之網於空而射之，此亦難。又有於暮夜懸香火於空而射之，則更難。然皆巧也，非力也。聞之開國之初，其射也，弓用八力，箭長三尺，鏃長五寸，名透甲錐，所中必洞，或連貫二人而有餘力。

巴塘夷人柳林較射

巴塘清真寺下有柳數百株，夷人於秋收後往往移居林內，終日較射賭酒以為樂。每值八月既望，夷人輒支布為鵠，於五十步外以木箭射之，連中三次者，群具酒飲之。惜其箭過笨，不若內地所造巧也。然亦有連中三次者。

苗人善用弓弩

苗人生子，俟其長大，練鋼以為刀，終身用之。試刀，必仰刃牛項下，以肩負之，一肩即殊者，良刀也。弩名偏架，以一足蹶

張，手背傳矢，鏃皆附毒，中人立斃，然非怨結者不輕發。槍名桿，長二丈餘，用以護弩。有事則一弩一槍，相將而前，執弩者，口銜刀而手射人，或冒刀迫之，槍無所施，乃釋弩，取口中刀奮擊以救。

苗所居無城郭，三十家或五十家據險而居。每一處，合募一勇士，號曰老虎，飲食供奉有加焉。與人鬪，則老虎當先，指揮調度。合諸苗計之，為老虎者不知其幾千百也。

黃芳輟用鐵簡流星鎚

湖南黃芳輟工書畫，能文章，而勇武過人，五十以後，遇人輒恂恂。光緒初，自北京應廷試，報罷，歸途出山東，囊金三百餘，盜覘知之，以黃附大商幫行，未敢動也。及臨清，黃始別向東南行，盜三人尾之。黃坐車中，手一卷，意甚閒暇，乃放哨以驚之。黃不動，盜莫之測，袖手而已，然不能捨。

已而過濟南，黃宿逆旅，出銀幣六，令僕曰：「門外有三人，方徙倚，汝往，以此犒之。第言主人云：『勞諸君相送，今當臨別，特以備一夕芻秣之資。』」僕如言去。三盜笑曰：「若主識我耶？既如此，當面談。」遂趨入，拱手曰：「黃君好眼力，僕等遠道相從，豈為此區區者？君既相識，不得謂非一面之緣。今因此故，某等三人請君人犒六十金，當護君安抵湖南，不然，吾儕無因受此區區也。」黃佯謝，稱實無之。盜笑曰：「君何必諱？」指一箱曰：「銀在此中，計三百五十兩有奇。雖給吾輩，君日用尚有餘。生命為重，區區者何必計較？且吾儕走江湖數十年，豈受人言詞欺飾者。」黃笑曰：「君果不能稱通融乎？」盜厲聲曰：「然。」黃曰：「君既獵食江湖，應有尺寸可恃，倘能出以見示，果不謬，當如命。」盜踴躍而前，舉手作勢，黃略與支拒，出懷中簡一擊，仆二人，其一逃去。黃命繫之，將以送官。頃之，逃者復來，將三四人，入門而趨，升堂而跪，具言弟兄輩無知冒昧，務祈容恕，許予赦原，當自加罰。黃不可。盜懇至再，念不欲結怨若輩，乃許之。盜負以去。黃遂歸，沿途數千里，無敢犯者。

後，復有廣東之役。自廣東附帆船北行，行數日，過南澳，舟人言更前有海盜窟，日過午未可行。黃必欲進，眾亦懼，力止黃，黃笑曰：「汝輩怯耶？乃翁在，盜何能為？」舟人無如何，遂行。時後艙有客，敝衣槁項，若有阿芙蓉癖者，倚篷凝望，初無一言。久之，暮靄中忽有小舟傍左舷來，疾如箭，舟人驚曰：「海盜至矣。」黃生平絕技以鐵簡及流星鎚為最，至是，已戒備，即迎敵艙面。盜來者四人，不數合，悉殲簡下，騰足蹴之，尸擲起數丈，隕於海，小舟早遁矣。黃泰然坐船頭。是夕，船方欲收口，前小舟者已載一老翁至，翁詰黃曰：「吾輩江湖日久，乃不知有君，誠誤犯。然君獨不能少少留情耶，胡恃強，盡殲之？吾殊不服，今特來為弟子輩復仇。」黃不待言畢，即叱曰：「鼠輩敢爾？」一聳身，鐵簡即直壓而下。詎翁微引其手，簡已入翁手中。黃大驚，然勢不能止，即更擊翁，亦更奪之，黃發流星鎚，又為所接。翁大笑曰：「豪傑豪傑，如是如是。」黃窘甚，將自投於海。忽有拽之者，後艙客也。客謂翁曰：「為盜者死，古今通例，翁縱徒從為盜，乃嗔人不當傷害耶？而翁尤恃強，何得咎人？今吾在此，翁能一角，當聽翁所為，不然，宜善思之，毋後悔。」翁聞言，大怒，躍而前，客蹈瑕一蹴，直墜翁海中。還顧黃曰：「天下奇人甚多，勇未可恃也。君異日宜戒之。」黃再拜，求指授，客不答，舟抵煙臺，先登岸去。

張氏女用鐵棒

廣州張氏女，家貧，年二十許，傭城中某富家，操雜役。一日，自市購物歸，道經米市口，市數十戶，皆米肆。舂米者多無賴少年，約三百餘人，中有某，尤佻，見女色美，戲之。女正色曰：「幸勿爾，復爾者，將不利於子。」某不聽。時女持一傘，即以傘尖挑其腹，甲果應手倒，於是舂米者群哄至，謂女白晝殺人，欲甘心焉，各持短棍還攻。女略無懼色，但以一傘護其身，上下飛舞，眾皆辟易。女從容退，歸訴之主人。主人方驚歎，忽門外譁聲大震，聞者入報，知舂米者欲復仇，前後門皆有伏，言必得張氏女自出與鬪。主人調停之，不獲免，且謂再遲者將火爾居。主人無奈，商之女，女坦然曰：「吾視此輩如犬羊，烏足污吾刃。在勢可不遺一矢脫此厄也。」言已，攜一鐵棒出，顧謂眾曰：「欲何為者，便何為，何猜猜焉？」眾見其鐵棒略如酒杯大，而女乃絕不費力，運用如拾芥然，知非所敵，乃不鬪而走。

後女抵家，家有老母及妹，亦惡若輩之無狀，思有以報之。一夕，二更向盡，母女尚未寢，有盜數十人攻其家。女陰念距城僅十數里，是必若輩無疑，於是母女各持一鐵棒，啟其門。盜蜂擁遽入，女當先禦之，即連踏其十數人，復斃其五六。盜方欲散去，女故厲聲止之曰：「勿爾，傷而能逃者，可即去，死於是者，亦悉聽運歸，不汝難也。」盜逡巡，女自籬內次第擲出之。於是母欲暫徙城中以避盜，女曰：「世界治也，山居與城郭何異？」母不能強。女終不為意，日往來市上不輟。一日，歸抵山麓，距家僅數百武，時夕陽西下，林樹蒼茫，徑少人跡，乍聞轟然一聲，則彈彈已中女股，第二彈繼至，復中其腹，遂倒地。母妹適採樵返，見之，急負歸，女急怒目視曰：「殺兒者仍米傭也。」言已始逝。

垂髻女舞短木棍

陳志三孝廉，樂清人，以會試在都。一日，宴於某所，席有一豪客，詢以漫游南北亦遇勁敵否。客搖首曰：「難言也。余自謂餘子碌碌，非我師，殆無出我右者。某年北上，以余師別十餘年，將便道往省。一日，驅車出驛，有兩童駕犢車迎面而來，余視之，一男一女，男甫勝衣，女亦垂髻耳。謂可戲也，阻其所之，女怒曰：『吾輩早行，干君甚事，阻之何意？』余笑謂之曰：『喜若輩可兒，能往者即往。』男捉女袖曰：『姊何絮絮是人，惡賊耳。』女謂余曰：『觀君亦是豪客，殆欲鬪耶？』余曰：『幸甚。』女曰：『徒手耶，械耶？』余思不如械，女即持一短木棍，男持其稍長者，往還數合，竟逸去。明日抵師家，師喜甚，命子女出拜，乃即此兩童也，一笑而入。余乃為師賀。平生所遇惟此耳。」志三亦能拳，且夙知客精技擊也。

劉挺平舉筵桌

有秦某者，佚其名，無錫人也。好武略，兩手能舉八百斤，自以為力過人，無與敵。皖有武狀元某，以力聞，秦慕皖中山水，裹糧往遊，順道訪某。談次，甚懼洽，夕設筵為秦洗塵。有劉姓客適至，某為秦紹介。坐既定，廳事陳柏木桌一，廣方倍於常，設筵其上。某起立曰：「山肴野蔌，不足以敬嘉客，惟嘉客辱臨，可各獻其技。」皆曰：「諾。」某又曰：「桌四足，舉其二，步行，物無動者勝。」秦技癢，不可耐，持兩足蹲地，竭平生力舉起，勉行，則杯盤狼藉，汗見於額。某繼之，行不數武，而竭蹶如秦。及劉，兩手平舉，繞室巡行者三，物無纖毫動者。某與秦皆歎服。入席，盡歡而散。劉為誰？蓋草堂劉挺也。

卞雲西用鐵錢

平陸有巨盜劫富室，殺傷事主，踰月獲盜，解省審訊，供不諱，論斬，而梟首於平陸。平陸距太原千餘里，守備廖某押解盜首出省。廖負拳術，善超距，曾充殺軍材官，頗自負，途中恃無恐。行至平遙，遇鑣客五六人由京護餉回秦，中有二人，引廖為同鄉，甚暱。其一姓卞，名雲西，年老而無鬚，鬢蒼白，辮聯假髮，粗盈握，盤於頂而裹以帕，大逾笠，鞋尖包鐵葉，手持煙桿，長二尺，巨如杯口，捫之，鐵也。廖以此乃鑣客常態，未之奇。將抵趙城，卞忽謂廖曰：「君知近日之危乎？」廖愕然曰：「不知也。」曰：「盜首為洪河人，其黨沿途伺伏，將劫首級以葬，徒以有我輩在，未敢造次。君不信，明晨盍於牆外驗之。」迨往驗，果有跡。廖年少，殊勇往，曰：「今夜當俟其至。」卞曰：「盜能且眾，君非其敵，來日，行至趙城、洪河之交，必不能免。事已至此，請效臂指。」廖叩謝，曰：「雖然，長者為客，寇至，余當前驅。」卞曰：「若是則事當敗。君但知戰陣之事，礮火相見，無奇可用，未知短刃相接，其機間不容髮，一轉瞬間，敵乘我之瑕而槍機發矣。君第安睡，毋擊我肘。」廖唯唯。

次日晚抵店，亂山中盜窟也，店主亦淨淨可畏。廖惴惴，匿盜首於密室。眾鑣客先寢，卞就地設席。門窗盡啟，剪燈吸阿芙蓉膏，鐵煙桿在其旁，腰間出大鐵錢二三十枚，其厚分許，置燈下，頻頻合眼，似倦極打盹狀。夜半，店主與人嚷，漸至格鬪，大聲呼救。眾鑣客齊起，置不理，屏息伏戶內。卞息燈，橫臥如前。時月弦初上，微見人影，廖伸首注視，突見卞奮臂飛一錢出，俄又連飛兩錢，牆外訇然，火光迸裂，聳身起，捷如飛鳥，二鑣客隨之。旋聞牆土簌簌下落，牆外有聲甚厲，久之寂然。卞入，復臥。東方微明，推廖急起，曰：「險哉，老夫幾遭不測。當店主呼救時，吾料賊徒必乘間而登，先登者，吾以錢傷其目，其次手短槍踵至，吾急以一錢傷其手，一錢傷其目，手槍落地而機震，發其三，吾以桿擊其腦而顛，不死，亦重傷矣。」遣同伴攜廖踰牆跡

之，血點狼藉，草中熒熒然，拾視之，乃鐵錢也，血跡猶殷。卞乃曰：「店主人為虎作倀，罪在不赦，今且殺卻此獠。」鏹客領命，大索店中，店主不知何往。乃赴洪洞縣報明，派差迎接。縣令張小霞出郭親迎，延廖及眾鏹客入署，飲以酒。酒半，強卞試技，卞命以生牛皮釘於木板，畫人形，眉目畢具，相距三丈有奇。取腰間鐵錢連環飛去，各中一目，近視之，鐵錢穿牛皮深入木，露其半，健夫不能拔。卞略搖動，應手而落。喟然曰：「老邁之年，兼犯嗜好，無能為矣。」眾俱咋舌。飲畢，張奉二百金出，堅請勿卻，曰：「廖君蒞敝邑，設有不幸，吾獲重咎，不則與廖君二人同受嚴譴，微君，豈有今日？此區區者，曷足言報？」廖亦力勸，卞始受。自此與廖跬步不離，直送至平陸，珍重而別。廖率勇役不敢過洪洞，迂道還太原。

石信擲碎石

石信，通州人，初姓李，名四郎。貌魁梧，孔武有力，能舉數百斤物。家赤貧，不能自立，乃鬻身於石氏為奴，從其姓，改名信。鯁直而勤謹。某年，隨主人入都，中途忽有盜至，拔刃相向，信叱曰：「何物小醜，膽大乃爾，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耶？」語畢，拾道左碎石，望群盜擲擊，百發百中，盜乃鳥獸散。未幾，主人為權閹李蓮英所陷，將下獄，信請以身代，遂瘐死獄中。

村店小兒運鈎

文登縣鄧叟，年六十餘。一日，策蹇驢至海陽，小飲於道旁酒家，隔座一小兒，年可十三四，尪羸如病，叟憐之。兒言不食竟日矣，叟推食與之，兒健啖，盡餅三斤，腹始果，遂相將同行。可十餘里，地僻無人，忽塵起於前，兒曰：「止。」徐起當塵來處，出懷中紅線可五尺許，上著小鈎，作玉色，兒運鈎如舞空拳，然馬上人已著鈎，立墜其騎。兒出小劍，斷騎士首如斷韭菹，剖腹納其首，以刀挖穴瘞其尸，啟襟，得黃金三百。叟大駭，幾墜驢。兒曰：「此某令綱紀也。令坐贓，防掛白簡，以金啗巡撫。吾惡其貪黷而草菅人命，除僕，所以示警。今當與公分此金，不義之財，儘吾輩取之，無害也。」鄧遜謝不敢取，小兒囊金上馬，拱揖，風馳而逝。

拳有大架子小架子二派

光緒朝，馬永貞以大力著名於滬。一日，有賣藝力士約武伶十餘人與決鬪，皆辟易而退。馬少時曾為松江正營教師，時副營中有寶教師，亦以拳法名家，惟軀短，年老，馬藐視之，屢欲與之較藝。一日，謂寶曰：「老教師拳力精能，小子願承教。」寶曰：「我輩均藉此餬口耳，何必較高低？」馬自恃力大，再三強之，寶始應曰：「如必欲較一日之短長，則請君先動手，否則無以對君之師。」馬於是短衣窄袖，運全力於腕而以拳擊之，寶不改常態，略聳身軀，而馬之拳已從寶之腕下穿過，擊空而仆，且帽已為寶摘，而馬猶不知，蓋拳出腕下時所摘也。寶乃笑謂馬曰：「君幸遇僕耳，否則摘帽時，以兩指戳君頂，君即殆矣。尚其返而求之於師。」馬赧然退。有知其事者，謂馬之拳法為大架子，寶之拳法為小架子，家法不同，非馬力之果不及寶也。馬旋遁至滬，卒不改其性，為馬販子所算。

霍元甲七世善拳

霍元甲，綽號黃面虎，直隸人，以拳鳴於時者七世矣。兄弟十人皆善拳，元甲為巨擘，以是名震南北。光緒朝，美有大力士方僑滬，絕有力，能載重百斤，聞元甲名，請來滬較藝，元甲應之。及至，而某懼，不果較。旋有趙某者亦申此請，不允。趙以其怯也，作書登報請之，元甲乃命其徒賽於味菴園，勝之。不數日，趙又邀其友與元甲約賽，乃先令其徒角之，無勝負，然卒為元甲所辱。元甲乃太息而言曰：「余來滬者，與異族較短長耳，不欲自殘同胞也。後此幸勿相擾。」

元甲旋創辦精武學堂，嘗曰：「欲使強國，非人人尚武不可。」久之，而為日本之擅柔術者某所忌，思有以傾之，乃約十人至滬，欲與元甲角，然皆懼死，要以勿用拳，元甲拒之，卒以手決勝負。元甲又使其徒先與賽，日人敗者五，大恚，亟推一最有力者與賽，乘間出臂，欲中傷之，元甲徐格以手而臂折矣。

萬春葉以氣不以力

南昌萬春葉精技擊，移家安義之西山，所遇南北棒師劍客皆出己下。性厭城市，不欲與江湖武士競時名也。光緒時，德馨撫江西，幕客何某以標自負，並擅拳勇，徧識城中技師，舉不當意。聞春葉名，羨且妒之，乃遣使訪之安邑，請入城論技。使者造其廬，白何意，請俱往，春葉笑曰：「春葉，山澤之臞也，不可入撫署，何君欲論技，來山中可乎？」使還，述春葉語，何不悅，顧急欲一見試其勇，明日，呼使者與俱。既至，春葉延之坐，從容叩所習，何以標示之，曰：「請於牆壁畫細圈數十，自上至下，此標不能盡中，某不敢復言技矣。」春葉如其言畫訖，則次第悉中。已，乃揖春葉而言曰：「君所善者何器耶？」春葉示以十指，曰：「盡在是，無以器為也。」少頃，何請試技，婉謝之，再請，觸則仆矣。何起，數數試之，或墜於近，或墜於遠，或前或後，或左或右，應手輒墜，不能自主。何再拜請曰：「某平生未嘗少挫於人，君技至此，神矣哉，願受教。」春葉曰：「君以力，予以氣，力有盡而氣無窮也。」何曰：「吾師乎！吾師乎！」既而曰：「君能從某謁府主，不愈於山居乎？」春葉曰：「君意良厚，予性耽山澗，不欲見貴人矣。」

丁潛生潛氣內運

丁潛生廉訪峻有神力，嘗於退食之暇，在密室中盤膝坐鐵椅，約半小時，舒兩臂徐徐挈椅起，離地高而歷時久，身不動搖，蓋潛氣內運也。

陳蓉醅能運氣

光緒時，有陳蓉醅孝廉者，幼嗜學，然多疾，讀書數過即喘。友告以習《易筋經》疾可已，從之，百日，體頓肥，能運氣矣。一日，方在廳事與客談話，或叩其術，即駢二指於中設之大圓几，力按之，隨意繞之行，則几亦旋轉自如。少選，令人於廳事之東西兩端各置一几，相距四五尺，置頭於東几，置足於西几，其中空如橋，招三友使立於其腹而撼之，蓉醅仍安臥不動也。

李某子指劈空氣

光緒戊子、己丑間，魯人李某子至常州售拳技，時於廣場獻藝，兔起鶻落，剽疾如風，其手指旋轉伸縮之際，劈劃空氣，嗤然作響。郡有豪家子十餘人，年少好事，聘李為師，授拳術。李雖恂恂儒雅，而性至暴烈，偶觸其怒，則軒髯怒目，扶之無算，必哀懇求免乃已。然居常數年，雖日以拳術授弟子，而祕要之處不輕授也。其弟子某甲者，學技數年，以為盡得其師之祕，請較技，李笑而應之。既交手，李若不經意，俟其拳至，輒轉側避之，甲以為怯，屢攻其隙，且猥進搏之，欲搥其胸。李以二指輕點其腕，腕忽暴痛，手不能舉，亟向李請罪。李笑，以手握其腕，痛良已。李乃呵之曰：「孺子恃勇，乃欲仆老夫耶？老夫苟為汝所仆者，三十年之名譽掃地盡矣。」李卒以夜飲醉歸，為無賴所扼，醉甚，不能禦，被箠，幾斃，臥十日乃愈。往覓無賴之魁者，毆之，折其一股。無賴將質於官，李亡去，不知所之。

張童子以拳擊井

嶽山有張童子者，農人子也。年十三，戶外有井，童子幼無知，道井旁過，必虛擬拳下擊。久之，拳下，井水輒大聲湧洞若上騰。然井深及丈，童子短臂下拳必無能著水面之理，人皆異之。一日，有鬻拳者過，見而大驚曰：「此童拳著人體，必無救。」索童子父，謂之曰：「此匪若家子，宜與予，不且為若鄉里菑。」父懼，許諾。後不知所終。

石勇左右肩承石

石勇，溫州人。少失怙恃，雙眸炯炯，雖黑夜，能遠視數十里。力大於牛，食兼人食，家貧，不能得一飽。有戚奇其量，煮斗米佐以十肴使啖之，曰：「飽乎？」勇攢眉良久，曰：「否，否。」主人大窘，以索食廚已空也。

其舅某，塙工也。毘羅寺僧傭之造殿，乃邀勇往作役。役徒叢集，擔者負者不下數百人，舅誓於眾曰：「能運磚石一次重百斤者，每百斤，與錢二十，重倍，與亦倍之。卒役，受傭值仍如例。」眾皆躍躍，然他人率為力所限，無能多負，而勇獨左右肩承，往往數倍於眾。顧必繞行避寺中菜畦，路迂遠，而心嫌之，竟破籬率眾橫跨畦過，蹂踐菜蔬，菜傭譁阻。勇怒，舉肱一揮，仆者數

人，餘或辟易走。赴寺，告主僧，主僧者，曾為右職，亦勇有力者也。出視，見勇東西逐菜傭，眾譟和之，叱曰：「汝曹何敢爾？」勇頃目詰曰：「禿，方外人，乃與汝翁事耶？」疾飛擔幹擊僧，僧笑避，伺勇益進，駢兩指，扣勇肩，勇痛而顛，眾竄避。勇伏地乞宥，僧曰：「豎子有幾斤力，便目無人耶？盍起，隨老僧來。」手扶勇臂，痛頓失。隨至寺，僧詢勇何便為此，勇以貧而謀得一飽餐對。僧曰：「余寺廚雖寡藏，當足汝啗。」方顧左右欲有言，勇亟曰：「儻得賜食，幸甚。奈不慣蔬食何？」僧睨之，笑曰：「寺中例不許食肉，此戒勉為汝破矣。老僧乃不意汝更饑肉。」遂命炊飯蒸肉，盛巨盂，佐以雞魚數品，可十人餐。勇狂喜，大啖，頃刻已盡，撫腹拱謝。僧命錮一室，三日無與食飲，至期瞰之，則神色自若，僧曰：「孺子可教，誠非碌碌者。」

時光緒甲午，中、日失和，某大帥備兵閩、浙。禦日需人才，僧，故大帥僚吏也，作書予勇。辭其舅，賚往見大帥，得官把總，引卒千人，隨副將張必勝守海口礮臺。一夕夜半，諸將吏杖戈臥方酣，忽礮聲轟然，副將遣人視，奔告石把總恆擾，擅發礮。副將怒，縛勇，欲斬之。申大帥，大帥知有異，傳勇詰責，勇曰：「某豈病狂！適因守視時，遠見數里有敵船向臺駛，某恐其乘不備襲我，往復稟報，輾轉誤機事耳。」副將在旁斥曰：「汝欲誑言欺大帥耶？」正駁詰問，俄海諜報至，言敵船二，駛口外，為礮臺擊沈其一，其一創而走。大帥知勇言信，喜，釋其縛，謂副將曰：「汝徒高官，乃鹵莽不明功罪若此，是汝才不足以蒞勇也。今奪汝官與勇，而以勇官畀汝者，汝心甘乎？」副將慚伏不敢言。

韋得道力冠儕輩

海昌陳俠君在嶺南經理武緣鹺務時，有役夫韋得道者，力冠儕輩。廉州鹽每囊重一百餘斤，東關鹽每包重一百五十六斤，鹽艘至時，自水次運至鹽倉，路若二里，例以二人舁之。然岸高途窄，舁夫必於中途暫停，以舒力，惟得道能獨挑廉鹽四囊，東鹽二包，縛以長籐，柔木巨椀荷之，徑至倉中，半途不息也。自館運錢下船，健者挑至二十千止矣，得道挑必四十千，尚言恨無好扁擔，否則五六千易易也。

二牛鬥於狹路，四角相抵，不可解，人繞道行，得道手各執其一角，左右排之，中開四尺餘，牧人始分驅而去。陳之臥室窗前有石峰，高可過尋，大可三人抱，欲徙諸牆角以廣中庭，使石工視之，曰：「非用三十人力不可動也。更需皮作巨綆，繫而舁之，始有濟。」得道在旁笑曰：「此石易徙，但以酒飲小人，方可獨任。」陳喜甚，飲以汾酒，佐以豚肩。得道袒其衣，兩手撼石，岌岌震動，遂曲腰徐步，且推且移，約四丈許，至牆角，安頓之，石工搖首咋舌去。

得道身不逾中人，每飯僅四五碗，飲酒過斤許輒醉而酣寢。同儕伺其睡，戲以繩繫其手足，比醒而欠伸，則所繫皆斷。一日，方俛首劈柴，有戲披其頸者，舉三指輕彈其額，崩然有聲，其人額間忽腫起如雞卵，血涔涔流，自是人不敢犯。

得道性溫和緘默，凡用力之事，輒以身先，同輩咸喜之，莫與忤者。陳嘉其勇而勤，給與工值獨倍。後病傷寒，不汗死。

盧幻山以力還人

盧幻山，宜興人。少習技擊，走江湖，術益精。嘗以事赴鄉，行經田隴，見綠陰中有桔槔，三五少年據其上，皆裸裎。幻山亦就陰小憩，謂少年曰：「氣候誠炎熱，然此間近孔道，往來者眾，曷以腰圍布，可蔽其私。」少年怒，群唾之，謂：「汝但知飽食，不知盤殮粒粒辛苦，尚敢來此說風涼話耶？」幻山不答。少年怒不可遏，一時拳足交加，幻山蹲地勿拒，少年盡力毆之而罷。幻山知不可以理喻，遂拂衣去。少年以為得計，相與戲謔。復上桔槔，則四肢無力，不能轉其軸，惶急萬狀，踉蹌歸，以告村人。有老者沈思良久曰：「此必盧幻山也。」急入城，踵門請罪，幻山笑曰：「事誠有之，彼各舉力以贈老夫，愧無以報，不圖力已盡。今既來索，可令彼自來，還之可矣。」老者拏舟載少年至，幻山謂少年曰：「必欲還爾力者，其速來毆。」乃蹲地以待。少年相顧失色，謂胡敢蹈覆轍，且力竭，幾不能握其拳。幻山促再四，少年跪而前，以掌摩挲其股。幻山曰：「勿怖，老夫寧肯作誑語？前日費幾許力，今日亦如之，而後力可復。」少年強應，然心殊愧懼，姑輕擊之，覺有氣自指甲透入，須臾，周全身筋骨舒展，精神亦奮。幻山躍起曰：「既吝此區區力，則前日之奮勇胡為者？老夫言尚憶之否？」少年唯唯受命，泥首者三，幻山命之起。

劉勝能飯而多力

武當山某寺僧悟心，方丈也。少習拳於少林，年六十餘而精悍不減少壯，寺僧皆能拳，承其教也。山下農家子劉勝，有力，善飯，無以為生，叩寺門乞，眾僧毆之，劉若不覺。駭而告悟心，悟心問劉曰：「爾何求？」曰：「欲飯耳。」「爾何能？」曰：「能造飯耳。」「爾力幾何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「能食飯幾何？」曰：「亦不知。」悟心笑之，命食之以飯，將盡二斗米矣。飯後，引至隙地，有巨石二，重各八百斤，劉以手左右挾之而舞，殊從容也。乃授以拳法，而蠢甚，茫然莫解，因置之香積廚，眾藐視之。一日，來掛單僧，衣履極敝，而神氣奕奕，眾僧加以白眼，劉常私食之。悟心方教其徒以武藝，掛單僧視之，默不一語。或謂掛單僧曰：「爾能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習罷，歸食堂，掛單僧獨立，眾莫之顧，劉招其食。掛單僧謂劉曰：「爾何不學拳？」劉曰：「不知也。」掛單僧曰：「我教爾。」於是教以手勢。夜半，掛單僧引劉對坐，久之，劉忽悟曰：「我知之矣。」乃盡教以奇正虛實之道，進退起伏之節，戒之曰：「爾由此熟練，無敵於天下。爾善用之，我去矣。」遂一躍而逝。自是，劉輒於夜靜私習之。

越二年，悟心集眾僧語之曰：「吾將往天台，有武藝超群者，當授以方丈之位。」最後得一僧，名超凡，將以方丈授之，劉上前曰：「稍遲，我尚未試也。」眾譁笑之。劉曰：「爾輩之拳，不過外家之粗淺者耳。」因解衣跳躍。悟心驚曰：「爾何能此？此等拳法，我尚不如也。」劉乃自道掛單僧所傳授，遂為某寺方丈，改名天禪，於是武當之拳法得與少林齊名。

跛僧取棍如拾芥

馮某性曠達，好作汗漫遊。某年夏，避暑杭州，遊某寺，見一僧跛一足，而行步仍自若，奇之，叩而問曰：「大僧足雖跛而精神矍鑠，何術以得此耶？」僧笑曰：「余，徽人也。祖業獵，入山求鹿兔以為生。余生有武力，父兄愛余，授以拳棒，幼時遂通武術。憶十歲時，共諸兄戲，諸兄各持木棍擬余，余取柴一束，上下左右舞，諸兄十餘輩不能近也。及諸兄襲父業，而近山之獸盡矣，乃裹糗糧，挾弓彈，覓獸於百里之外。余以年弱留家中，數日，諸兄歸，所得獸倍於曩昔，皆甚喜，由此諸兄時獵於遠處，出則數日方歸。某歲春，諸兄盡往獵，家中僅余一人。而五日後，諸兄皆不歸，心滋惑，往跡之。及中途，見一人臥地呻吟，視之，兄也。兄曰：『余等獵五日，大獲，方欲歸，遇群虎，與鬪，而數日獵已疲極，不能復鬪，皆被害，我亦受傷。』余乃負之村，為之調治，傷重不得愈，三日而死。余痛甚，念一家盡喪於虎，誓必盡殺之，遂葬兄而歸，悉售所有以為資，挾械入山，尋兄骨，不可得矣，愈恨。窮搜山谷，得虎，輒斃之，更往他山，亦如之，數年，斃虎數十矣。旋入某山，遇一虎，負矢而奔，即持鐵棍擊之，斃焉。方欲負以去，見一少年挾雙弓，呵曰：『莽男子何得奪我虎？』余與之爭，不相讓，遂互鬪。余持棍左右揮，迄不得中，少年惟以弓拒之。逾時，余憊，少年伺余隙，以弓擊余腿，遂倒地。少年去，余足折矣，不能起。臥地一日，有一長老過，憐余，攜至此，削髮皈依。今年五十矣，幸尚強健，然不敢自誇武力。」室有棍一，馮等四五人持之不能舉，僧取之如拾芥，即當年斃虎之武器也。

小沙彌撮石桃

杭州虎跑之勝，同於理安寺，山路愈入愈幽，竹柏交光，小徑純綠，所謂紫李黃瓜者，雖不多見，然烏紗白袷，道衣固已涼也。祖塔院有二泉，範之以石，厥狀如井，水色清深，東坡七律尚鑄之壁間。西嚮，則宋僧濟顛師塔在焉，坊表尚存，然師塔墜下，塔上有積水，草木陰穢，似久弗治。院中列石桃五，重可五六斤，其最巨者殆二十餘斤。頂尖而滑，若常經撮取者，尖上尚帶汗漬。光緒時，閩人林紓之弟子陳某，恆自負多力，則力撮其小者，久撮莫起，寺僧微哂。林前請曰：「石桃滑如是，非日撮之者不得是形。大師設此，必精少林之學，幸試撮之，以廣眼福。」僧遜謝不可。林再三請，乃出一小沙彌，令撮其小者，則從容如掇饅頭，其力之大可想。沙彌指堅硬如鐵，意此二十餘斤之石桃，必此僧撮之，第對客不欲炫其技耳。

載漪一手舉百斤

載漪粗鄙甚，本冊立為瑞親王，受命後，讀瑞為端，孝欽后聞之，即仍其誤，迺易瑞為端。嗜拳藝，孔武有力，能一手舉百餘斤物，凡花拳繡腿一流人物，悉以重金延致，間有崔符餘孽懼攪文網而出其門下以為護身符者。有一僧，得少林派真傳，亡命江湖間十餘年矣，後亦依附之，頗蒙倚任。光緒庚子，拳匪之變死於火。

曹大舉千斤

曹大，常州人，鬻南貨為業，家可中資。好拳勇，兩手能舉千斤。有游僧過，聞其名，詣曹購胡桃，以二指捏碎，皆云不佳。曹乃出胡桃斗餘，略拂以手，皆碎，僧頷之而去。

常城每九月，商人咸詣靈官廟報賽，演劇無虛日。曹往觀，立臺前，千人推挽，屹然不動，歲以為常。一日，有矮人，長不過三尺，微鬚窄面，逕立曹前，以背貼曹腹，曹推之，不覺，又力推之，仍不動。其人回首顧曹曰：「何為？」駢二指捺曹脅，從人叢中去。曹急以手按脅，面色如紙，口不能言。鄰人見，立扶歸，嘔血數升而死。死後左肋青黑，按之，骨條條斷，而矮人不知所往。

章中臂負三百斤

章中，字受庸。幼負奇稟，體魁偉。初讀書，鄙舉子業，塾師強之，憤而走，因學將略。年十七，即善騎射，兩臂能負重三百斤，鄉人咸以章大力呼之。為人精細果勁，結束支架，無不驍駿。年十九，補武生，越五載，舉於鄉。尤善控悍馬。嘗騎入市，忽奔逸，人仆，攬韁逸過，力稍猛，顛，旋從尻尾躍而登。時馬驕馴迅，卒坐是傷臂，屢延醫治療，創口不合，逾歲卒。

馬如飛鉤右手食指

馬如飛，北人，以力稱於時。某歲游上海，西人聞其勇，與較輒敗，英人乃請於馬，欲選香港捕房之最有力者至滬相角，以決勝負。馬允之，惟曰：「中西異術，防衛滋難，姑各以右手食指相鉤，被鉤直者為負。」方鉤時，英人大號，遂止。越數年，馬為眾圍夫圍擊而斃，蓋嘗為所困以洩忿也。

楊某兩指攝鐵槓

楊某，善釣，精拳術，駢五指能切磚石。或詢所自學，曰：「吾父官都司，嘗過蘇州靈巖山，與化雲道人較藝，結為異姓兄弟，從之學。期年，父以捕梟中彈死，予遂專心從道人。道人授徒有律，晨授解法，過午令汲水。庭列巨缸四十，同學者三，山無泉，井居山跌，上下無階砌，初行，苦之，久亦不覺其德。并有石蓋，重莫測，但記初學時，四人掀之不起，師助，始動。水既汲，又蓋之，缸受水幾十擔。師曰：『道人烹茗，甌水足矣，何須缸，悉潑之。』盡四人力，缸始側，水汨汨如瀑布，如是以為常。五六年後，則自能掀蓋如摘帽，潑水如覆杯，上下如履坦。師又削園後鐵竹為竿，令釣於山下溪。鐵竹色黑質堅，以供釣著名，遠近求者眾，每空林焉。釣三月，師鑽竹節，注入鐵沙，竿漸重，得魚不易，隆冬碎冰而釣，不以為苦。五年餘，鐵屑滿竿，重莫堪，乃易鐵竿，亦鑽節紋，以掩人目。二指挾竿端，上下如意，釣得，互衡以輕重為殿最，或終日不得魚，則罰以杯酒。居山十五年，道人死，徒四散，乃始作漫遊。」

太湖劇盜大毛子以勇雄，訪楊於野，拳楊顛，楊躲避，手輕拍盜股，盜厥，醫三月始愈，然猶蹙。某校鐵槓重百斤，楊以兩指攝一端，槓平，面色自若。

臂香

蘇俗賽神，輿神而遊於市。【俗謂之出會。】前導有臂香者，袒裼張兩臂，以銅絲穿臂肉，僅參黍，懸銅錫香鑪，蕪柅檀其中，或懸鉅銅鉦，皆重數十斤。數十人振臂而行，歷遠而弗墜。此蓋梁僧智泉鐵鉤挂體然千燈之遺法也。

某少年撼樹而斷

光緒朝，龔某自岳州東下，過洞庭，遇風，泊小港，時港中避風之舟以十數，岸上有茅屋數間，酒肆也，乃登岸河飲。時肆中已有三客在，一年可工十許，一二十以來，一可十七八。主人鞠躬奉觴，屏息旁立，若侍貴客。最少者獨南面坐，二客東西坐，執禮殊下。龔顧而異之。見三客飲啖甚豪，酒兩甕，肉數斤，皆盡之，復索供饌，主人亦不敢辭，直出豕於牢，立宰以奉。時灶旁薪盡，主人揮斧伐門外巨柳，將析之，南面客忽起，顧二人曰：「主人勞甚，我為彼了之，可乎？」皆曰：「善。」客即趨出，手握樹，左右撼之，確然有聲，數圍之大樹中斷如劈。客更擊之踐之，應手碎裂，如鎚斧所擊，木屑紛紛遍地。主人徐拾以焚之。自晨至日昃，客不停箸，不歇杯，盡酒五甕豕全體乃罷。

客瀕行，召主人，絮絮語良久，手布包授主人，主人不受，客遽作色，受之乃去。龔初以船上客也，驚其大力，乃蹤之，立岸畔，窺各船皆無是人。乃歸問主人，時日暮，風不止，龔度舟不可行，即假宿主人家，以向客問。主人曰：「噫，此吾早歲一舊事也。今十年矣，不圖於此相遇，更不圖君窺見之也。」龔請其說，主人曰：「余二十歲時，亦一武士也，善用鐵槍。嘗獵獸山中，遇人熊三，挺槍力鬪，悉刺殺之，由是以武聞於時。東南武師有名者來角技，余數勝之，以是自滿，授徒幾千人，所過常恃武力，輒騷動鄉里，凌慢主客。久之，聞甘肅有某技師者，為當世技擊大家，立意訪之。自漢口出襄、鄧，行數千里至偃師，宿逆旅。對房有客，一白晝少年，即今日之東向坐者是也。時余既挾鐵槍，少年則目余微哂。及晨，殮將發，少年又直據上坐不辭，余益忿之。早發，即策騎，尾以行。少年回顧問余：『君好武技否？』余曰：『然。』少年請一試。余出鐵槍，少年曰：『此無用物耳。』取槍糾之，開合提擊數次，團團如玉輪吐彩，須臾，嘩剝有聲，而槍折矣。余大驚服。少年出鐵胎彈弓曰：『吾習此，試之何如？』余力拽之，弓開不及半。時群鳥噪而過，少年發五彈五中，鳥墜地，須臾復翔去，視地上五羽在焉，蓋不欲傷之也。余心悸，欲挽轡就歧路。少年忽挽余臂，問余來意，余不及答，少年則拽余墜馬，叱曰：『若非某某耶？平日作奸犯科，余知之已久，今日乃敢捋虎鬚，自尋死路？今姑赦汝歸去，其改之，如不然，他日決不相容也。』時余懷中有金百七十兩餘，少年盡取之，乃見釋。自是余不敢更西，乃歸隱於此。豈意少年忽見臨，飲畢，即以前金見還。余不敢受，彼力擲之始去。去時猶顧余曰：『汝能悔改，甚善甚善。不然，死矣。』余心為慄然，目送其出門，瞬即失之，不知何往。」龔俯視主人所用析薪之斧，亦巨大非常，問之，云重四十斤。

丁仲芳以指彈鉢

長安丁氏，望族也。有子曰仲芳，甚慧，嗜技擊，日與江湖術士遊。後得異師，潛心從之學，不數年技成，能赤手搏人於鋒鏑之下。一日在某肆，有丐僧托石鉢來，鉢重可百斤，入門，以鉢置櫃，肆中人以一錢投之，僧微哂曰：「貧衲非為一錢來，畀我二百，則當去，否則不足遣我。」肆中人雖怒而不敢言也。丁徐起，以指彈鉢，鉢墮地碎焉。僧揚目視丁曰：「公子解武事耶？其能與貧衲角？公子而勝，則埋首山林，終當不出。不然，則鉢為貧衲傳世寶，萬金不可易，當請公之償之。」丁怒，與之較，僧三起三仆，人盡笑之，而僧殊不慚，合掌對丁曰：「勇哉公子，貧衲拜下風矣。」遂去。丁意頗自得。隔月餘，丁忽病肺，嗽甚，遷某寺養病。寺僧年九十餘，而神采飄然，好清潔。丁偶與談，唾地，僧睨之良久，丁愧謝。僧曰：「非謂污我地也。視公子所唾，似有傷，公子得毋與人鬪勇乎？此內傷，將不救矣。」丁懼，具以告。僧曰：「公子千金之軀，何乃與丐僧鬪？敗則可憂，勝亦何喜？」遂裹藥投之，數劑而愈。自是丁絕口不言武事，從師讀書，卒成名儒。

王遂拳鐵塊陷土

山東王遂者，客京師，傭為人僕，力能擊大柵欄關帝廟前石獅，躍垣，高丈許，土人相傳石獅重五六百斤，無不伏遂之神勇。遂少時，為盜燕、趙，繫鈴於矢，去其鏃，發矢躍馬郊外，同行道者車載貨過，嚮空發，作鏘鳴聲，意止車毋行也。道行者遇之，無不傾囊獻其貲。後以事與同輩齟，棄去不為，投京師萬盛鏢局。其主人年六十餘矣，見遂，請藝，遂曰：「若何而可。」引視後院，有鐵塊一，縱橫廣三尺，高如之，主人曰：「拳之，拳之。」鐵下陷土者寸許，頗自矜負。主人乃頷首曰：「可。」意似

不甚隆異也。遂心慍，還請主人試之，鐵沒地，視遂三倍之又有奇，遂不覺氣折。主人語之曰：「若新來，無任大事，茲有某宦者裝貲八千金歸濟南，若其不嫌小試乎？」遂諾。主人乃酌酒餞別，與小旗，曰：「以此樹車上，行無虞也。」遂行，自思己亦曾為響馬，響馬不必皆材武，大率虛聲相響駭以威客，傾其賞耳，今當覘之以盡其技也。懷小旗，不樹，危坐車轅。中途，響馬十餘騎馳自後來，發響箭如例。遂佯為不知，車依舊行，覘所為。響馬莫測，不敢逼，抽矢傳鏃，擊弓射遂。遂聞矢來，鏘鳴有聲，以為仍響箭也，無鏃，不之備，猝為所中，創肩，痛莫任，急探懷出小旗揚之。響馬見，下騎曰：「誤矣。何不樹幟也？」乃為傳藥裹創，護送至濟南，歸見主人。主人慰問創瘡未，乃大慚，不敢出聲。主人則語之曰：「吾輩走鏢無偵事，豈誠勇絕人人哉？所恃者平昔與若輩有交誼耳。惟遇頑梗無可與語交者，不可不一儆之以震其餘，是則匪材且武者莫任也。然若輩之材且武者，誠亦何限，何可徒恃其勇？若休矣。」卻去不復用。

孫貢玉碎錢箸

孫貢玉，以勇聞，習拳於少林寺，得內家法。藝既成，由寺後夾弄出。時日已暮，望前村有燈火光，一老者偻僂之曰：「汝非某僧高弟乎？此徑無足音久矣。」曰：「然。」老者曰：「盍休此，我與汝師厚，明日汝師當顧我。」且，僧果自外來，相見色喜，老者令幼子與孫角藝，僧高坐作壁上觀。搏方酣，僧遽呼曰：「止，止。為汝易帽。」孫自顧帽已失，乃語請留，復三載，精其技。

孫歸後，為鏢師，商賈聘護囊篋。里有不逞子入北省為魁，素驍勇，號大刀柳，然知孫善彈擊，戒其黨勿犯，以故，望幟即馳去。孫性和易，雖婦孺皆與狎，有固請觀技者，削箸作束，抵其項，以手擊箸，箸折而項不傷。又指按銅錢數十枚立碎。有巨盜伺孫久，夜登樓門之，加利刃，孫捷於飛猿，已自後接其腕，盜投地痛甚。子蹙，堅請習技，不許，曰：「生平見壯士多橫死，汝足病廢，天之愛汝者厚矣，我何忍以此技禍汝也？」晚年杜門韜晦，得以壽終。

呼延通斷鐵尺

海陵無賴子朱五能以頭擊人，當者皆披靡，人以其好抵觸而多力，以獨角獸稱之。獨角獸率其徒日橫行閭里間，人莫敢誰何也。已而新任州牧至，其人平時以酷吏稱，嘗辦省城巡防，得大盜巨猾，輒以巨棒抵其腹，一擊斃之，一年中，屠人以數百計。及抵任，第一日，即有人呈訴，朱五覘之，知為己也，懼而逃，有友在山東，亦縣胥也，將往依之。冬大雪，襪被冒寒出門，伏鞍急馳，夜行百數十里，天明出境，約計去安豐鎮不遠。忽聞有呻吟聲，急察之，有少婦仆雪中，下騎扶持，婦言身為鎮市某商妻，昨在舅家，聞夫病，乘驢急歸，雪深冰滑，驢仆人墜。婦孕已三四月，因腹痛，不能起，驢則逸去。朱哀之，因解裝中被令婦伏其上，裹而提之，疊騎急馳，須臾，至鎮。婦之夫，糧食雜貨鋪主人也。見朱，甚感，詢所來，朱以實告。其人留朱宿店中，月餘乃去。至山東，住數年，州牧解任始歸。

朱既歸，其舊日之徒黨復來會，乃恣橫如故。一日，又闕於市，市人見之，大懼，不敢問。有鈴醫，蓋新至者，年可五十餘，鬚髮蒼白矣。適入市，即力為排解，朱怒叱曰：「老不死，乃不識我獨角獸耶？」醫笑曰：「不識。」朱躍而觸，醫且語且左右避，搏之，終不中，憤愈甚。俄而步稍踏空，市有新屠之豬，懸架上，朱首直撞入豬中，一市大笑，鈴醫徐徐去。朱慚甚，使其徒偵之，鈴醫寄跡城隍廟。及夜，朱短衣懷鐵尺而往，鈴醫宿廟東廊，跌坐不動，朱捫鐵尺，欲擊之，心怯，不敢下。醫忽開目，曰：「獨角獸來耶？」朱度不可中止，即揮鐵尺一擊，醫接以手，折為數段，擲足下，哂曰：「此芒草莖，不足搔癢，乃以戲老人耶？」朱驚，欲退，醫握其領，如挈匹雛，曰：「君既來，何必匆匆？」朱不能動，因聽之。醫曰：「君莫誤會，我此來，特訪君也。我女曩倒風雪中，非君，我女死矣。曩聞我女言，數年來感激不忘，何圖今日市中幸得相遇。然君勇力，講武不足，賈禍有餘，前此倖脫酷吏之手，何尚不知悔耶？」因拍其項曰：「此太強矣。」應手如冷水淋背，體為之顛，醫出粉一瓶曰：「此良藥，費數年精力配合成者。君以此治瘍疽，但用尋常膏藥，彈此一黍許於上，其靈效無比。君得一生喫著不盡，無須更為荒唐事矣。」朱謝而受之。天明，醫負行囊自去，問所之，則曰：「海角天涯，行縱無定。」朱送出北門，醫步履如飛，頃刻已遠，乃惘然歸。朱自是患頸僵，一轉側輒痛，無復早年勇氣。安居於家，賣藥果有奇效，其折斷之鐵尺則留以為紀念。人詢往事並良藥之由，皆歷歷不諱。醫姓呼延，名通，曹人也。

僧碎某氏女胸前鏡

某教師以拳勇馳譽衡、湘間，一女微有姿，盡以其技授之。女有約，必得技如己者而後嫁焉。父沒，遂以前約榜於門，遠近至者不下數百人，皆非女敵。惟一少林僧技出眾上，女以其僧也，惡之。翌日復交手，飛腳點其胸，履頭故著鐵，僧幾斃。去而恚曰：「三年後當相報也。」後一江西武舉亦以技投，技不如僧，然武舉為美少年，女心屬之，退避三舍，遂委禽焉。

居三年，女常戚戚，謂其夫曰：「曩以炫技之故，結怨一少林僧，彼云三年後當至。今其時矣，宜謹備之。」未幾而僧至，女命夫出見，而已為僕婦裝，胸前懸一大鏡，重衣襲之，捧茶出。僧熟視之，默然無語。女退，以膀靠柱，柱離礎尺許，以手正之，復如故。僧起立曰：「技至此乎，吾不敢較矣。」隨以手抵其胸，女色變，少卻，曰：「三年所學，亦祇平平。」僧竦然退。女急解衣，鏡已碎矣，著指處如椎鑿然。

旗兵打滑撻

禁中冬月打滑撻，先汲水澆地使冰，遂成冰山，高三四丈，瑩滑無比。乃使勇健兵士著帶毛豬皮履，其滑更甚，自其顛挺立而下，以到地不仆者為勝。

汴魯兒童習走

汴、魯兒童類習飛簷走壁之技，童而習之，謂之上學，其時期，大抵為七歲。習之之法，縛鉛於足，重者可三斤，乃掘地為深寸許之坑，一躍而過，遞深至三尺。又習槍箭，則先畫圈於壁，以鍊眼光，期於百發百中而止。

盧滋以手足貼壁行

臨清州民俗強悍，多盜。光緒初，其魁盧滋就降於州牧，黨眾亦皆懼伏，盧遂為魯撫福潤所知。一日傳見，令試技。撫署牆至峻，盧乃以手足貼壁，橫行丈許，往還者數次。旋蹲牆隅，聳身登屋頂，倒一足，鉤於簷，逡巡沿壁下，福擊節稱善，厚賜遣歸。

江僮負石疾趨

少林拳法有鍊工術，運氣於筋肉，則脈絡突起，筋如堅索，肉如韌革，刀擊之不能傷也。黃用行為淮上豪客，行俠鄉里，家蓄一僮，江姓，佚其名，礪人，年三十餘，膂力異常，負巨石疾趨數百武如飛。室有車，殊笨重，輓以二牛始能行。江袒腹默坐車側，徐徐呼吸，俄作欠伸狀，凡五六次，運其臂，格格有聲，鼓其腹，膨然隆起，歷半小時乃起立。取一利刃，長三尺，刃尖鋒銳，光芒逼目，持其柄支車端，以腹部承刃尖，徐以身向前傾，背其手奮力推之。輪轉可七八周，始釋刃而罷，腹部尚凸起，無傷痕。

陳叟挾雙刀而走

京師有巨屋，在化石橋左，劉四嘗僦居之，蓄妻妾僕媪殊夥，赫然大家也。劉軀小面白，藹然如儒者，而性慷慨好周急，鄰人頌之。歲嘗以秋至京東催租，謂有田數十頃，返以翌年春，則巨車運物至矣，如是者兩年有奇。

劉時就門前餛飩擔餛飩啖之，鬻者為陳叟，久之與劉習。一日，笑而語之曰：「予薊州陳某也，有父且有祖，祖年九十四，予有三子、五孫、二孫女，此十餘口者，今悉在囹圄，皆以君耳。君果垂憫我全家者，盍從我行，以紓我難乎？」劉徐答曰：「子識我，無誤歟？」陳曰：「無誤。」劉曰：「無多言，可偕行耳。」乃陡自坡下躍上城，行如飛，陳自折其擔，出二刀挾於脅際，亦一躍從之，瞬息杳矣。

朱文英掩腸捷走

朱文英與俞菊笙同時為京師武旦，交莫逆，藝亦相埒。俞以武旦不足出人頭地，改武生，朱實左右之。朱善走，嘗以一日而走二百餘里。俞既以武生噪一時，同業嫉之甚。一日，演劇慶樂園，將束裝，突有人自外人，向俞疾馳，朱亟攔而詰之，其人不及刺俞，則逕投刃而竄。刃入朱腹左，急拔之，腸隨出，然尚能捷走如平時也。遂左手掩腸，右手持刃，追及屋頂，掖之而下，始覺痛，延傷科治之，經月愈，復能舞躍如平時矣。

驛卒展足捷走

台灣之驛卒曰達，走遞公文時，輒插雉尾於首，手背繫薩鼓，鼓以鐵為之，狀如卷荷，長三寸許。展足捷走，足掌去地尺餘，撲及其臀，沙起風飛，手鐺與薩鼓相擊，其聲丁當，瞬息數十里。

苗人善履巉石荊棘

苗人椎髻跣足，男子生甫行，燒鐵石烙足，塗以桐膏，頑歲如是，足漸厚，成重繭。女亦如之。履巉石荊棘如履平地，故五寨司狗扒巖諸峰石壁嶒嶸，仄徑為人所罕至者，縱身上若飛，須臾，躡其巔。

浮水僧履水如履地

僧，山東人，不知其何時入閩。閩里社演劇，人集道互，僧不得過，繞而向小湫，僧躡足履水如平地。鄉人有李諾者，目送之，則大駭，揭水而追。至一破寺前，僧回顧，駭問何來，李膜拜於地，曰：「弟子嗜拳技，久不得良師。適見師履水如履地，度非少林宗派不復有此。」僧歎曰：「吾言技耶。且即荒菴，告居士以衲之身世。」因肅客入，瓶花茗碗，位置精潔。僧曰：「吾兄力能禦奔馬，飛行絕跡。衲其禪弟耳，藝皆受之吾兄。實不見諱，吾兄，劇盜耳。一日，憑山謁行客，見平原有少年驅馬三十匹，衲將下要之，兄曰：『此少年獨行無侶乃能驅馬三十匹，非常人也，非汝所制。』」兄瞠然如鶻，飛墜少年馬前，塵土飛處，衲見紅光一片，吾兄之軀中裂矣，遂瞑然若死，不敢下。少年去，始瘞尸於山次，削髮雲遊。今居士就吾叩所學，即藝儕吾兄，又胡為者，矧乃不可即及。」諾廢然，謝僧歸。遲日，更叩其肩，虛無人矣。

鄭大腹水面作蜻蜓點

常熟西鄉有鄭姓者，失其名。殊健飯，食兼人猶不能果腹，每日撫其腹曰：「如此大腹何？」人因以大腹名之。多力，善技擊，得少林宗派，能於水面作蜻蜓點，一躍數十丈，視城垣如門閭。時江湖多盜，行旅皆以壯士為衛。有漢口富商，以巨甕納白金萬餘兩載舟南下，鄭與偕行。行揚子江，日向夕，風利不泊，旋覺有異，泊焉，檢甕，則已失。遙望煙波中，隱約有人影奔竄，鄭躍水迅追。稍近，微辨其為僧，手提兩甕，踏波如飛，鄭點水尾之，僧登岸，鄭亦登岸。

行里許，有蘭若，四周石壁頗峻，僧聳身入，鄭隨之。僧至佛殿，置甕廊下，顧鄭笑曰：「勞汝追隨，且止宿。」鄭頷之。乃設酒食，恣飲談，既畢，以燈導入禪房。房小而潔，中橫石榻，左右列几，榻有衾褥，無帷帳，仰瞻屋梁，鋪板作閣，板多隙，僧掛燈於壁，拱手請高枕，遂出戶，反扃其門去。鄭疑，不敢臥，假寐几側。夜將半，聞板閣有聲，簌簌如密雨，從隙中落榻上，鄭懼，不敢一探首。逾時始寂。天明視之，則短矢蝟集，長三寸，聚刃盈榻下。鄭知僧所為，乃蟠坐矢端，而矢不一折。及僧啟扇入，笑謂鄭曰：「夜間相戲，汝乃爾爾，不免大才小用。」鄭曰：「我坐蒲團耳。」僧點首，挽鄭出，盪櫛訖，進以麥餅。鄭請還甕，僧曰：「必一角勝負，勝則許，負則否。」鄭曰：「如何？」僧指石壁曰：「遞相袒腹，背倚此壁，各擊腹三拳，無傷者勝。」鄭問孰先，僧曰：「子，客也，主不先客，請子先擊。」言畢，慨然袒腹倚壁，曰：「來。」鄭自恃其力，奮拳擊僧腹，如擊巨石，寂不動。鄭駭極，拳再下，腹堅如前，僧但微笑，而鄭力疲矣。及三擊，僧鼓腹鄭前，示無傷意，然後請還擊。鄭頗窘，然不能辭，乃逡巡效僧所為。僧從容進，左手揭衣袖，右手挺拳入，鄭急以背緣壁上躍，避僧拳，此名壁虎游，蓋少林祕傳也。僧出不意，收拳不及，入於壁，沒腕。鄭驟落，力挫僧臂，臂若如藕折。僧曰：「好，子可取甕去，異日再相見也。」鄭亟提兩甕返。

鄭自此隱姓名，徙居遠鄉，無子，惟一女，亦以力稱，得父傳。家甚貧，鄭每食不獲飽。女嫁武弁某，常饋米肉，頗不乏，勤於省父，旬日一歸寧，歸必致父於醉飽，常備於人以療飢。一日，女歸省，突有人排門入，視之，僧也。鄭不及避，僧已至前，揖鄭而言曰：「訪君久矣，今始得晤，別來當無恙。」鄭知其意，乘未備，起右腳蹴僧臂，僧讓步，驟以左手接，變色責曰：「君殊孟浪，故人遠來，不敘寒暄，而遽用武，豈我臂未痊，不能擒君足耶？君斷我臂，我斷君足，不亦可乎？」鄭以足在僧手，窘甚。女從旁呼曰：「父親何不雙飛蝶？」鄭頓悟，左足又起，僧傷頤而仆，鄭與女共殺之，瘞於後圃。所謂雙飛蝶者，乃兩足並起之名。凡少林派，雖一足為人所執，一足猶能平地疾起，力蹴敵人之頤，此固鄭所素習，倉卒間忘之，微女之呼，幾喪僧手。由是愈不輕出。

茶商墮橋聳身起

福州南臺有大橋，往來者日數千人。一年，有操北音者至，坐橋頂，張字於旁曰：「過者納錢一文，有能與予角鬪者免，勝予者取錢以行。」期以一句，凡數日，投錢數萬矣。間有角者，皆未能勝。茶商粵人某旅其地，翩翩儒雅，未嘗以技擊鳴。偶經是處，北人索錢，甲探囊適空，曰：「予忘攜錢，返取與子，何如？」北人曰：「至此，未可空去，請一角。不然，則納衣為質，以錢來，乃取衣行。」某曰：「世焉有橫暴如此者？吾本無縛雞力，雖然，既如此相迫，吾亦當一領教。」佇立待之。北人揮拳進，僅一交手，北人曰：「此少林正宗也。」鬪有頃，北人騰一足起，中某，某伴墮橋下。橋去水文餘，某墮橋下，離水面尺許，聳身起，立橋上，面不改色。方某墮時，北人以為勝，有矜色，至是，色頓變。某隨曰：「子技尚未也。世間異人多，速改爾業，不然，吾見子之必敗也。」北人乃棄錢遁。

王趨蹴杉人於尋丈外

福州有菜傭王趨者，年七十許矣。長日寡言笑，偃而長髯，負殊勇，精內家拳，然頗自斂，不欲以技自炫也。一日，行於道，有負巨杉者，躡趨後，以杉末抵趨，趨卻立，則又抵之。趨曰：「汝將何為？」杉人曰：「我生平咸如是，汝如何者！」趨曰：「奴子敢爾？」杉人下其杉，撲趨，趨驟起一足，蹴杉人於尋丈之外。杉人起，跪謝曰：「十年步先生後，今日乃得此法，此少林的髓也。」拜已，負杉去，趨惘然如有失。

番人鬪走

臺灣番人自幼習走，輒以輕捷較勝負。練習既久，及長，一日能馳三百餘里，雖快馬不能及。臂帶釧，手持銅瓦，走則以瓦扣釧，聲如鳴鐘，一步一擊，不疾不徐，輒聲聞數里。

蒙人貫駝馳馬

新疆蒙人嘗於每歲四月祀鄂博，祀畢，年壯子弟相與貫駝馳馬，以角勝負。貫駝者，分東西列，二人躍出場，抗空拳相持搏，格手膠足，牛尚虎，勝者扶負人起，以壓相撫掩。官長高座監門，連勝十人者為上，以次至五等，其賞皆有差。馳馬者，群年少子，各選善走名馬，集於預定之處，近則二三十里，遠或百餘里，待命鬥勝負。整檄飾，齊月題，治鞍策。恐其蹶於蹄也，為之刻其甲；防其馱於力也，為之剔毛；慮其篤於行也，為之餓其腹。緩之驟之，控之縱之。聞角聲起，爭叱馬鞭其後，疾馳趨鄂博。先至者謂之奪彩，其賞亦列五等，各得銀布有差。

勝者固有贈彩，惟必須將負者按捺於地，其負者不能掙持再起，乃分勝負。

蒙人不論男女老幼，未有不能騎馬者。其男女孩童自五六歲即能騎馬馳驅於野，故雖悍劣已極之馬，一經蒙人控馭，輒能馴良。遇有異聞，則駿馬四馳，傳佈曠野，亦至速也。

蒙人鬪牛駝

蒙人有鬪牛鬪駝之戲，然不以馳驅為優劣，而以踢咬別勝負，勝者有贈彩。其鬪時，只以童牛兩頭相鬪，或雄駝兩者相鬪，非以多數混鬪也。

藏人跑人跑馬

西藏有跑馬跑人之舉，多在夏季。凌晨，御彌勒佛像以出巡，護法隨以旛旗，雜扮各色奇鬼者數十人，各官均在門樓俯闕。導一象至大昭樓前，朝賀，引鼻三舞，郭家哇赤身短中衣以吹獻布庫之戲，即相撲也。有大石一塊，重可六七十斤，圓滑如卵，能舉起者賞哈達。跑馬，白磨盤山西縱響飛馳，至工布塘止，約二十餘里。是日，獻技者著鮮衣，佩劍，肩拖叉子槍，駕快馬，由馬道飛馳，或馬上射箭，或馬上放槍。道左置的，射箭放槍之中的者，眾皆齊聲喝彩。或於飛馳時由馬上倒身捨地上物，有好事者往往雜置煙草、紙、銀元、銅元等於馬道之旁，藏民飛馳時，倒身俯拾，從無一墮馬者。跑至工布塘，按先後給以木籤，執回昭前受賞。達賴又遣官分賞綢緞、哈達，其跑第一者，馬即送獻布達拉山上，達賴給銀五十兩，六七歲小兒或十餘歲能服此役，即免其家一年差徭，亦尚武之俗也。跑人亦如跑馬，遠近大小不一，賞亦如之，捷足者先得也。

青海頭目跑馬

青海產良馬，頭人所乘，尤極上選。最良者之速率日可行千里，性質幹仗毛色筋力足程數者，無一不全，珍愛倍至，千金不易。富者鞍韉鞭鐙以赤金縷之，次則以銀。

會盟典禮，蒙、番原名跑馬大會，藉此習練馬足，儘馬力之所及兼程而至。事後又會集於海岸，擇曠野縱響絕馳，以角勝負。惟不賭彩，勝者，眾以紅布覆馬首為別。

萬軍四習落地生根法

有陳四者，其父叔皆精技擊，遂稍習拳勇，父死，叔常凌之。一日，語母曰：「兒以藝未精，為叔所欺，願訪名師，學萬人敵。」母許之。四乃改姓名為萬軍四，取百萬軍中之義也。遊學數月，至桂林，聞某鄉酒米店有蒸酒匠高某者，精拳藝，為少林宗派，亟往述來意。高許之，日令軍四以單手五指執酒壘口傾出其中所盛者，復使立馬作勢，至一年，方授拳藝，三年學成。高曰：「可去矣。」高送至海旁，舉足踏舟幾覆，故令舟子群撐以篙，舟不稍動。軍四復上岸，高問其故，軍四曰：「求畢授此技。」高曰：「此為落地生根，雖百數十人不能動。」復留數月始去。

潘五先生精搏擊

同、光間，虞山有潘五先生者，於兄弟次居五，為姁嫗長者，鄉里之人咸重之，尊之曰潘五先生而不名。精超距搏擊之術，祕不授人。

同里有丁元生者，武師也。自知伎不如潘能，必欲有以傾其祕焉。每於稠人廣座中遇潘，輒以言激之曰：「人皆謂五先生能，天下豈有能而不欲與人見者？此必先生無所能，故示人以不可測，自掩其技之拙耳。」眾或和之，潘惟唯唯不與辨。元生百計不能得潘怒，猝不能忍，乃起，高躍丈許自墮下拳擊其腦，於法，受者無不殆，意潘至是必疾避也。不意潘昂首引頸受元生拳，無纖毫楚容，笑曰：「天下惟中實者，勢重下，捷不可當。若五指不能迸力，雖握拳，指不靠掌心，故中虛不實。其著體也浮匪沈，雖猛，不足以楚予也。」元生慚伏，乞受教，曰：「若之何而實？」潘曰：「易耳。若置一缸於臥室，中盛水，水性柔而面凝，猛著拳，必格不使得下。若且暮下拳擊之，引臂務直，必使水浸沒腕，臂指及掌，靡絲毫不受水抵力，如此，治癒久，臂力愈勁，指一擠靠掌心，拳自實，不虛矣。」元生謹受教，久之，覺駭駭乎若與曩者異矣。

一日，元生遇潘於市，潘謂之曰：「若今試拳予。」元生反走數步作勢，而乃直前拳潘胸，潘挺立自若，而元生外仆，逾所反走之路。潘笑而扶之起，曰：「若今拳中實，匪昔矣。然欲搏人，必先自虛其軀，若運周身之力聚拳，氣不覺上浮而步下虛，步虛，上重下輕，立必不穩。自立不能穩而猛力撲敵，敵勁，反藉力以蹈吾虛，其力愈勁，反仆者愈遠，此言搏術者之所以不可不審步法也。若心精力果，予不恤盡與子言，其識之。」

某令與皇族決鬪

某縣令為餘姚邵中丞友濂妹婿，幼駢馳不羈，精技擊，力能敵數十人。年十七寓京師，偶涉足平康，與一皇族衝突，約日擇曠地決戰。屆期，皇族率軍獲十數至，某僅一人。以一足掃之，十數人者皆伏地，呻吟不能起。更猝皇族倒地，拳擊幾斃，因是繫刑部獄者數月。及釋，折節讀書，足不出戶，未三年，聯捷入詞林。夏日嘗納涼庭中，強其婦使並肩坐，突以左手攬其臂，右手把椅，聳身一躍，直登屋脊，人椅曾不少欹，俄復挾與俱下。中年，知鄂省某縣，遇緝捕大盜必躬親其役，以故靡勿獲，長官皆稱之曰能。然好色殊甚，偶外出，見民家有美婦，輒默識其門戶，晝夜踰垣，用強，因而被污者不少。一日，又悅一小家婦，即夕就之，婦驚而大呼。隔院有石工十餘人，聞聲持械至，卒被獲，士紳控之省，遂鑄職。

老僧與黎某競鬪

南海黎某家鉅富，幼失怙恃，慕技勇，延教師於家，盡其術。比中年而家漸落，乃授徒為生，旁近無賴輩咸樂與遊。一日，忽有少林宗派之某僧挈一徒至鄉，賣拳棒，黎與遇，欲窘之，命之去，僧乞饒，黎不許，僧遂巡避之。黎復率其徒覓僧，大喝曰：「爾詐欺取財，當以半為吾儕酒資。」僧解囊獻百錢，黎擲還之，僧曰：「行囊僅此耳。」黎怒，欲搜其囊，僧亦大怒，謂當以競鬪決勝負。乃擇廣場以鬪，黎挺巨戟刺僧胸，僧舉左腕撥之，戟墮。黎拔劍亂麾，一時許，僧側身，疾出黎腋上，反掌搏其背，復以趾蹴之顛。復再鬪，僧以指削黎手，手若斷，劍飛數丈外，仆地矣，僧從容去。

武良與盜徒搏

瓊州武良，父為標客，以拳勇著。良幼時父以藥鍊其筋骨，膚堅如鐵，兵革不能入。稍長，與群兒遊，以泅為戲，良藝獨精，步水面如平地，又能伏水中一晝夜。體小而敏捷，年十八，裁如童髻力猶人，與人徒手搏輒勝。又善飛騰能作旋風舞，城垣高數丈躍而登，若履闔焉。

良母早卒，父每出必與俱。嘗隨父為某商保標至太原，中途父病，道出濟南，突有盜數十輩要劫之，良父病不任戰，盜傷其目。良大怒，操刀一躍，距地七八丈，出盜不意，疾下，揮其顛，腦裂而斃，群盜驚竄。父負傷劇，旋殞，良仍保商抵晉，始扶輿返瓊。鑒於父之善騎而墮也，棄故業，藉小負販以謀生，深自晦矣。

良有表姑，適吳某，吳才而貧，良恆資助之。其女日售針黹以助家用，吳愛逾掌珍，年及笄，猶未字也。鄰居張紳嘗官侍御，以賄免職，家居，為暴鄉里，有司不敢問。子曰縉，眇而無文，年及冠，不能辨之無，惟以狎妓為樂，世家大族無與論婚。會有議吳女美者，縉羨之，歸告張，使委禽於吳。張不忍拂縉意，且意吳故寒士，怱於威權，當無不諧，遣人往說吳。吳鄙張，不許，張怒，乘吳出，劫女歸，幽之樓而要之。女固稱須待父命，張方邀吳，而吳已至，即迫令草婚書。吳益大罵，張忿甚，嗾家人杖斃之，女墮樓卒，而良之表姑亦雉經以死。良聞，詣宰訟冤，宰畏張，袒焉。良悲，語侵宰，宰不理，麾隸逐之。良怒，中夜，懷刃越張垣，張家七口悉手戕之。翌晨，宰往驗，疑必良所為，飛牒捕良，不可得。更定後，宰已寢，覺有物墮胸際，時方酣夢，驚而視之，良也。大駭欲呼，良示以刃，叱曰：「勿爾，汝為親民官，任勢豪怙威作惡，不懲而反庇之，本當殺卻。念汝惕於權勢，速解任，猶可免，脫再戀棧，須問汝頭顱有幾也。」宰大懼，急諾之，不三日，掛冠遁，而良亦他適。

良自是投身入行伍，隸某總鎮麾下。從征數有功，擢官至游擊。總鎮忌之，而無隙可乘也。會有巨匪寇境，守戎往剿失利，飛書告急，總鎮檄良馳援之。匪魁殊善戰，陣亡士卒二十餘人，擒副將一，良出與鬪，久之，匪與良戰益酣，俱棄械徒手搏，匪力漸懈，將就縛矣。旁有深塹，匪忽躍入其中，良方驚疑，突覺有物擊腦後，顛仆入塹，乘勢扼匪吭，因擒以獻，受上賞焉。途次，匪私語良曰：「君瀕死而獲功，因禍得福，是殆天授，非人力也。」良疑其言，固詰之，匪笑曰：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高鳥盡，良弓藏。君功益顯，君身益危矣。余不入塹，亦且為君所擒，然入塹而復為君擒，此余所不料也。總鎮未遇時，亦我黨人耳，有絕技，善飛彈，百發百中，當之，無不斃者。余鬪君時，遙望總鎮取彈拽弓，躍躍欲試，余心忐忑，力因以懈。方彈發時，余避入塹，甫躍下，暗彈中君腦，余始知總鎮之彈為君發而非為余發。余方幸君之死，而不虞猶為君擒也。然君果何術，顧能當此一擊乎？」良

始悟，以手探創痕，腫如鵝卵矣。奏凱而歸，宵遁入海，不知所終。後總鎮率水師剿海盜，發彈斃十餘人，忽舟覆，溺以死，或云良為之也。

洪峻與三等羯鬪

粵西洪峻業醫，與田子安皆以勇聞，尤善鐵彈。一日，偕至野外試技，洪丸入木三寸，田三發，兩丸裂甲，一入寸許。旁有西僊僧睨之，笑而言曰：「指力猶弱，恐不能傷人。」田怒，擊僧，連發數丸，皆不中。洪請僧試其技，僧以左手大指抵丸，以右手二指捺而出之，一發洞樹。洪大慚，請從學，僧悉授其術。臨別，贈以蛟虹劍，語之曰：「此劍須祕之，能於百步外取首級也。」

田至桂林，為巨盜馬半漢所殺，洪得耗，亟至桂，詢知其窟，夜縱火焚之，則於火光中見一偉丈夫，知為半漢，飛劍斬之，割其首，歸以祭田，自是名震兩粵。復游秦、蜀、三楚，無敵手。時有巨商貿販外國，苦海盜，聘洪護鑣。及出洋，即見一小舟逆流而上，船脣立羅叟，蓋即綽號伏獅佛及雲鼎叟者是也。飛劍擊之，不中。俄群盜已及，各掣刃相向，叟喝曰：「此獠須生縛以見。」眾縛田去。至一島，有大廈，門外甲士數百人，夾刃列侍。洪進，伏階下，叟略詰之，即傳頭等羯十餘人進見。羯者，力士也。俄有二等羯二十餘人、三等羯數十人魚貫而入，西棘火僧與焉。未數語，叟命斬僧，僧哀號乞命，眾請赦，乃免。

旋擁洪至前，叟命隸僧部下，洪無事，輒與諸伴較力，僧悉心指示，業益精。

劉遠以耕地法敗游僧

樂平劉遠精拳藝，樂人習械鬪，遠常為之魁。且家世習拳，遠祖某初學於少林，後更從業於浙之張松溪，合內外兩家而融化之，自成一派，至遠尤精。遠又尚俠，其助鬪也，必其事之大不平者，否則人雖有求，必卻之，甚且助求者之敵，故樂邑無賴，皆深恨之。會某寺來一僧，自言至自天台，眾不知其能武，僧亦未嘗自言也。一日，某某兩姓約百餘人私鬪，僧視之而笑，或曰：「能助乎？」僧曰：「惟有解之耳。」遂馳入眾中，以手左右麾之，眾皆避，不能前。無賴某見之，喜曰：「是可得之以敵遠也。」設計與遠善，故以激遠怒，遠應之，請結束上場，僧亦凝氣以待之。未交臂，僧曰：「眾鬪無謂，不知吾二人相角，以勝負定曲直也。」遠曰：「甚善。」遂各麾其眾以退。而僧左手虛映遠之面，乃分兩手，遽以左足加遠之下部，遠趁僧足勢，屈右足盤於地，以左足遽加僧之右足，俟僧左足方落，遠全身偕右足並起，隨進一步，遂仆焉。明日僧去。遠乃語人曰：「此僧實健，使非用耕地法，撲其腳跟，吾必敗於其手矣。」

璞琢之夫人殺盜

光緒中，滿洲璞琢之觀察玉觀察荊州，家屬僑鄂垣。某夕，有劇盜夜登其寓屋，時夫人尚未寢，盜聞戶中有人聲，靜踞屋頂，以俟人靜後竊發。一盜踞屋脊，吸潮煙，煙燼自屋簷下墜，夫人在室中瞭見火星落庭中，知有異，默取手槍移步入暗甍，向屋上斜放之。一盜應聲墜，落鄰家門外，餘盜亦自屋頂狂奔，領壁棱棱作聲。家人咸集，鄰眾合力擒六盜，無一脫者。時張文襄督兩湖，命武昌府陳樹屏鞠諸盜，知係某巨案逸盜，因電璞云：「以尊閫之威，手斬劇盜，積案因之悉破，宜紀錄一次。」

鄧劍娥擲俄將於地

光緒初，張家口有鏢師鄧魁者，能傳其始祖鳴謙之業，善劍術槍法。有女曰劍娥，年十四，魁以逐馬賊中伏槍死，乃代其業，有年矣，矢志不嫁，能立馬上擊空中鵝鴨，槍無虛發，皆貫其目，他無傷也。一日，忽告母曰：「火器盛行，武技漸絀矣。盜之器械皆視我為精，今惟以情誼名譽羈之耳。父果以何而殞命乎？生活之資今已粗具，不如改業之為愈也。」母諾。乃買田奉天西關外，閉門以居。

庚子，娥年二十餘矣，俄軍南下，奉母避田野。母旋卒，未及葬，一日，俄將入其家，見娥，將擁之以行。娥微笑曰：「能抱我起，當從汝。」俄將竭其力，迄不能撼。須臾，娥稍振其衣，俄將頓顛出十步外，大怒，叱之，從卒爭趨而前，娥植立如故，卒皆仆。俄將出小槍將發，娥亟奪之，握之於右手，而左手則挾俄將，力擲之於地，使跪，復蹈其背，俄將方哀免之。從卒已回營，告其伍，須臾，眾至，俄將伏地呼曰：「若曹今惟乞和耳，否則吾先不免。」俄將之妻方為看護婦，亦在軍，因隨眾而至，為之再三乞哀，娥今立誓，旋釋之。

滕亞珍善拳藝

寶山滕亞珍女士，名學琴，光、宣間，以拳藝著稱於江左，嘗有女子從之學。嬪於朱，夫曰阜山。

楊叟除假鬼

皖省某縣，山邑也。地瘠水寒，不宜穀，而產藥材，蒼朮、黃精之屬甚多，居民採至他邑賣之，得重值。自邑至西鄰某縣，約百里，道經狼山。狼山者，山徑崎嶇，老樹陰翳，數十里不見天日，相傳狼虎之外，更有鬼物出沒，薄暮輒攫行人，遇者不免，或力奔而脫，亦必膽破魂落，終身不敢再往。然要道不可避也，居民患之。

楊叟者，鄰邑老農也，以膽大稱。邑人往求為除鬼，叟慷慨應之。問何須，曰：「一斧。」問何報，曰：「蒼朮三百斤。」叟隻身至狼山，日方午，入叢林，陰黑慘黯，不類人境，淒風刺骨，松濤簌簌而鳴，隱約聞鬼啼，聲細欲杳，漸引而近。叟知鬼至，大聲而嘯，若洪鐘。俄而有怪聲學叟嘯，聲悽而尖，叢莽中跳一鬼出，裸其體，肌黑如漆，雙目炯炯有光，直撲叟，張口欲噬之，齒長寸許。叟揮斧擊之，不中，鬼亦拗樹枝格之。鬪良久，鬼不敵，嘯而奔，叟追之。約里許，至山麓，忽巨鬼在前，長數丈，叟力斫之，隨手而顛。此時黑鬼已逸，又一白鬼來迎鬪，鬪久之，雙手被叟執，擬以斧，鬼忽號曰：「我非鬼，人也，裝鬼劫人財耳。」叟曰：「人裝鬼，尤可殺。」斧其頭而斃。回視巨鬼，則縛草為人形，披以衣也。一笑而還，以語邑人，邑人報以蒼朮三百斤，而狼山之鬼遂絕。後邑人入山搜得一茅屋，蓋當日鬼穴，石灰炭墨亂髮之屬，用以裝鬼者，猶存也。

王鐵頭撞頭陀

六安王某，駢指能削巨磚，匏落如腐，額能受巨棒而無損傷，鄉黨中皆以王鐵頭稱之。初亦無盛名。適某鄉來一頭陀，設場較拳勇，莫之能敵，王往與較。頭陀勇甚，王伺間撞之以頭，頭陀避，還足一踢，王仰跌，乃乘頭陀不備，疾起，出其齋下，爪去頭陀乳傍肉一片。頭陀大怒，飛錫杖擲王，王知其必將致命，已預為備，不得中。頭陀負傷遁，王之名遂大噪。

馮允昌以頭撞人

嘉興新市鎮西廟前有馮允昌者，以賣腐為業。勇力兼人，頭甚勁，與人鬪，以頭撞之，罔弗披靡。偶與西廟道士忤，馮於五更磨腐時，挾廟前石獅置廟門外。明日，道士見而異之，僱人舁置原所。不數日，馮又如之。如是者五六次，道士耗傭費不貲，心疑焉，夜潛臥廟門側覘其異。一日五更，聞馮店開門聲，見其挾獅而來，始悟由於前次開罪之故，遂啟戶出，向馮謝罪懇求。馮大笑，復以獅安於原所而罷。其鄰有與暱者，謂之曰：「子頭誠有力，倘以石擊之，恐亦不能當也。」馮拾一石，大如碗，擲空中，以頭承之，礮然有聲，石迸去而頭不傷，至是，遂以鐵頭著。一日，馮潑水於衢，適陝西販皮客張姓者過，誤濺其衣，張微罵之，馮惡聲相應而出，揮之以拳，張不與較，馮自後趨至，以頭撞之，張不回顧，而略側其身，馮頭適入於肋間，為所挾，竭力搖拔不可脫。張笑曰：「吾知汝為馮鐵頭，果然是鐵否？吾當試之。」於是駢兩指就肋間擦之，馮痛不可忍，失聲而號。張曰：「若然，則非鐵頭矣。且去，再加純鋼鑄鍊，吾當復來相較也。」遂釋之，緩步而去。馮之頭紅腫者旬餘，於是深自斂抑，不敢濫用其頭矣。

禿者敲頭

桐城張已振游京師，見一禿者，手承雙鐵鏈，大若鉢，自敲其頭，左右環下，起落如風雨，每下，輒隆隆然作響，頭不為碎。其顛頂當鏈下處，瘡光亮若磨鏡矣，觀者或疑其鏈非鐵，索視，質重，莫任舉其一者。

何元龍擗少年頰

何元龍精拳勇，偶以事至湖州之南潯，夜宿舟次，遇民舍失火，披衣往救。見喧譁中，有一少年，手兩巨桶注水令滿，躍登屋

瓦，從上灌之，往復奔騰如擲梭。何亦取桶之尤巨者，注水躍救，一如某狀。少年怒其不遜，乘何方下地立未穩，出不意，以雙手按何肩曰：「好，好。」何大駭，亦舉一掌力擣其頰曰：「好，好。」火熄各散。何歸舟解視，肩頭腫赤，藥之，始愈。少年則口中上下十餘齒皆搖搖欲脫矣。

康飛駝用足踢人

喬公子以豪勇名，有友康飛駝，以用足稱無敵。一日，有僧造焉，請角力，喬揣僧技實勝己，因假近游，約以數日歸後試較。僧復大言曰：「不問誰，能揮我一拳，蹴我一足，即推為牛耳。若縮胸者，非夫也。」因與康謀，乘僧閒坐，於隔牆飛駝擊之，僧壁同傾數十步外。僧起笑曰：「郎君何必壁後置人？今已矣，會有相見日耳。」後年餘，喬與康同游天台，於石梁旁遇僧，曰：「此間無人，正可一決雌雄也。當互毆三拳以判勝負。」喬方踟躕間，康目之，佯云：「君素習《易筋經》，今何怯也？請師先之。」喬乃袒衣立石壁下，僧數步取勢，鼓勇擊之，康立其旁，飛蹴喬肩，喬倏然橫倒，而僧之臂已擊於石壁上，成三折肱矣。

賣拳女擊少年肩

無錫之有崇安寺，猶蘇州之有玄妙觀。寺前有廣場，每屆新年，男女紛沓，江湖賣技者莫不利市三倍。嘗有賣拳者，挈家人婦子，擇隙地，圍布幔，中豎刀槍劍戟之屬，金革雜作，鏗然闐然，游人如蟻聚，如蜂屯，循幔一周幾無容足地。及演技，技果精，半日獲錢無算。

某少年性放誕，偶逐隊往觀，賣拳者有女，貌楚楚，而結束謹嚴，若顧盼自雄者。少年慕之，正凝想間，女手籐盤一，翩然來索錢。少年曰：「錢在囊中，可自取之。」女不以為戲，如其言。既取出，少年以為悅己，不覺舉手探胸際。女正色曰：「勿爾。」遂以手輕擊其肩，少年陡覺自肩背及踵，痛楚莫可名狀，遽坐於地，旁人扶之不能起，於是眾大譁。有識者，謂繫鈴解鈴，可延女來。賣拳者知之，笑謂少年曰：「小女無狀，開罪先生。然賣技賣身，亦自有別，小女亦胡可戲者。」語竟，強扶少年起，執其手，屈伸之，未幾，行動如常，急遁去。

趙仲妻踢其夫

楚人趙仲耽飲博，好技擊，妻幼卿美而艷，初流寓於杭，父沒，嫁趙，每勸其勿與博徒游，遂時時反目矣。

有魯某者，拳師也，自言力能舉鼎，精拳術，門徒百餘人，趙與焉。一日，趙復以細故撻其妻，妻善走，捷於猿猴，俄越窗遁。趙追之急，妻側身自後推其背，趙仆地。妻入室闔戶，趙自地躍起，始以石過戶，不得入。繼思己為魯之高足弟子，拳技獨有心得，不意為弱女子跌路，且慚且怯，反身出外，走訴於師。魯問曰：「汝妻平日曾習拳藝乎？」趙曰：「否，否，操井臼而已，未從事也。」魯大笑曰：「然則汝自失足耳，何怯為？」趙曰：「弟子亟返家，欲消此一路之恥，敢乞師臨舍，脫有失收，仗師援手，可乎？」魯曰：「可。」於是率徒十餘人造其室，門啟，其妻立於闕。趙盛氣欲擊之，恐弗敵，不敢舉手，逡巡復卻。其妻舉目見魯，怒曰：「若何預人家事，豈以拳教師嚇人乎？」魯聞言，忿然作色，罵曰：「婢子無狀，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耶？」奔之，合雙拳搏女面，女躡銳屐踢其膝，魯跌丈餘，仰臥墻下，徒急昇而去。入其室，目左右顧，問無外人否，其徒曰：「無有。」大號曰：「痛甚痛甚。」速覓藥敷傷處。繼又痛，顧曰：「吾虞其手而不虞其足也，偶敗耳。」

小兒碎王魁舉丸

山陰指月菴有僧，善武藝，然能守清規。王魁師之，僧遂日與講武事，數年，王自為盡羿之道。忌僧之愈己也，一日，問僧曰：「設睡時有人行刺，師能知而避之乎？」僧曰：「刀劍之來也有風，風離刀約尺餘，能者遇風即覺，避之何難。」越數日，僧午睡板上，王持刀刺僧，僧忽轉身落下，刀穿睡板。僧駭陽王出門外，驅之曰：「吾誤授匪人，恨不殺汝以除患。今悔之晚矣。」又謂菴眾曰：「王心不正，將來必作邪事。作邪事必忌我，忌我必殺我，我不若去此以避害。」僧遂去。

王自是益橫行不法，日肆淫掠，嘗欲姦一孀婦，婦有兒，年約十三四，知其事，銜之。時從村塾歸，早晚以手搦石子，如練彈狀，年餘，搦瓦礫成粉，私喜曰：「可矣。」乃於黑夜偽作乞丐，橫臥狹路中，以伺王。王適往婦家，見臥者當道，乃於兒身跨而過，兒即一手撮其舉丸，王斃。兒握雙丸投案，訴之官，官以其年幼有志，義而壯之，案寢不問。

金魁殪熊

湘人金魁軀偉有力，光緒丁丑，從左文襄公宗棠平伊犁。伊犁多熊，一日會餐，文襄語諸將曰：「取熊心為羹，美甚，得其大者當更佳。」金曰：「某當往獵之。」遂率四十騎入山。薄暮，一大鹿馳馬前，發槍殪之。俄有一巨熊自遠至，乃分騎伏深林，自隱於石後以覘之。熊見鹿，人立而咬，金突持槍刃刺之，刃反卻，大驚，欲返奔，則左臂已為熊所握，不得脫，懼甚。方伸右手取腰間手槍，熊適反顧，亟發一槍，中其喉，仆地，連擊之遂殪，眾為金出其臂，昇熊以歸。

萬夫雄斃三虎

萬夫雄，涇川人。少負膂力，以拳勇稱，然初未嘗事田獵也。一日，與范某早行深山中，忽林莽中一虎躍出，搏范以去，范號曰：「萬君救我。」萬亦不知所措，遂撼大樹，拔之，怒持樹往，追里許，震天一呼，虎遂巡退者三，范得以脫。因挺擊虎，中其項，虎猙獰，欲迎鬪，以項痛，竟不能舉。乃乘勢再擊之，虎斃。母虎暨虎子相尋至，萬度不能止，且卻且前，又奮平生之勇，縱送格撲，而二虎相繼斃矣。

老翁捕虎

有紀中涵者，知旌德縣。時近城有虎，獵者不能捕，邑人請曰：「非聘徽州唐打獵，不能除此患也。」乃遣吏持幣往，歸報唐氏，選藝至精者二人，行且至，至則一老翁，鬚髮皓然，時咯咯作嗽，一童子，十六七歲耳。大失望，姑命具食。老翁察中涵意不滿，半跪啟曰：「聞此虎距城不五里，先往捕之，賜食未晚也。」遂命役導往。役至谷口不敢行，老翁哂曰：「我在，爾尚畏耶？」入谷將半，老翁顧童子曰：「此畜似尚睡，汝呼之醒。」童子作虎嘯聲，果自林中出，徑搏老翁。老翁手一短柄斧，縱八九寸，橫半之，奮臂屹立。虎撲至，側首讓之，虎自頂上躍過，已血流仆地，視之，自頷下至尾間，皆觸斧裂矣。乃厚贈遣之。老翁自言煉臂十年，煉目十年。其目，以毛帚掃之不瞬，其臂，使壯夫攀之，懸身下縋不能動。

王某搏虎

山西興縣之至太原為程四百餘里，山路崎嶇，素多虎患。有王某者，膂力過人，嘗偕數人持鳥槍入山中，猝與虎遇，前數人遙見之，亟走旁徑而免。王不知也，貿貿然前，虎驟起撲之，兩撲俱不中，而左右衣襟皆為所裂。最後以兩前足據其肩，張口欲噬，王以鳥槍盡力支其上齶，口不得交，並落其一齒，而王臂亦為虎所傷。相持既久，俯見地有亂石，乃捨其最鉅者反手向上猛擊之，虎痛甚，舍之去。王歸，至家養旬餘，臂傷始愈。

郭子仁斃鵲狼

杭州郭子仁精拳術。一日，與其徒眾演技於城隍廟，時有陸某者，年方壯，自負勇力，欲試之，因出不意，突然起一足。郭曰：「勿惡作劇。」駢二指插入鞋縫中，足頓不能舉，視之，鞋圈脫矣，幸未傷足也。

既而技畢，郭負器將歸，見山門外戲臺之顛有三鵲，笑而語陸曰：「請為君落此鵲。」即探囊，出一彈丸置食指上，下拇指撥之，鵲遂應手落。郭曾保標至山西，獨行荒嶺，遇狼，追之，疾如奔馬。行里許，至一大溪，深數丈，郭乃面溪而立，及狼至，郭以雙足蹬其背，狼遂跌入溪而死。郭身軀短小，不及中人，然所用劍鎚鐵椎皆五十斤也。

曾如飛殺蟒

曾如飛，粵人，善跳躍，高十丈，橫十丈，騰踔如飛，人遂呼為曾如飛。如飛少孤，遇異人挾之入山，授以鐵棍，重逾五百斤，昕夕練習。既純熟，則以獸炭燃紅，令徒手玩弄，夕必盡數十斤，指甲成灰，掌中膚幾糜爛，苦之，顧爐火輒蹙額。師略有所覺，謂如飛曰：「身不自有而技可精。膚受苦楚而不能忍，孺子殆不足與語矣。」如飛繇是益傾心，隱忍而已。師顧之，色喜，復

教以飛躍，期年，聳身起，則一躍數丈，捷逾隼鶻，遇河，憑而過。師曰：「汝技精矣，善用之，衣食可無慮。」資遣之歸。

如飛既歸，略展其技，而名震里巷，子弟咸爭師事之。一日，入山獵，躍馬行數十里，重巒疊嶂，崎嶇不能進，旁有澗，下馬就澗邊休息，忽見巨蟒長十餘丈，首昂如斗，渡澗來，噓氣成霧。如飛知不能避，急躍澗過，出蟒後，拔刀斷其尾。蟒轉身奔如飛，如飛騰躍迎之，劈其首，蟒負痛蜿蜒跳擲，山谷震撼，歷數時死。如飛上馬歸，述其事於鄰人，鄰人驚喜，謂一歲中牛羊雞犬之死於蟒者不可以數計，如飛除之，比之周處斬蛟也。

鹿鹿斃蝦蟆及犬

聞有禪販人，名鹿鹿者，習內功，善按穴道，人畜遇之，往往為其斃。嘗取蝦蟆仰其腹，以目視日影，用小竹點其腹，則蝦蟆立斃。鹿鹿所居之鄰有犬，大而猛若獅，好噬人，惡之。一日，投犬以肉，犬盡之，更以肉真諸掌餌犬，使就其掌舐肉，鹿鹿以指點犬穴，犬狂嗥，力奔十餘步而死。

方世培瘞牛

方世培，福清茶山人也。練拳技二十年，法曰縱鶴，運氣周其身，又聚周身之氣透雙拳而出，出時作吼聲，久久，則並聲而無之，但聞鼻息出入而已。手分金木火水土以禦人，惟水出時，被中者如中惡，而世培之身則已飛越尋丈外，幾不可見矣。

世培之徒徧閩中，其最知名者為王陵。陵嘗以掌抵柱，柱皆為之撼動，有所謂大身化小身法者，中人無不敗。陵恆以此法與拳師試，皆莫當。一日，求與世培較藝，世培陷其禁中，在法當仰跌，世培忽駢三指置陵胸，陵肝鬲間如沃沸湯，聲息皆渺，如死人，世培笑曰：「孺子初不自量。」即出小丸藥合水使飲之，立蘇。茶山多落花生，居人恆種之，以為產，徧畦隴常有牛來食之。世培出戶驅牛，牛弗行，鞭之，亦弗動，乃以拳抵牛，牛疾奔，至嶺上死。俄而究牛之所由來，則伯氏之牛也。剖牛腹，則肝長可二尺許，是殆肝臟為拳所傷耳。自是，世培以死牛故，名乃益噪。

蒙人繫馬

蒙古人於馬之未施鞍轡者曰額爾賓，踉蹌騰越，不受銜勒，健者輒以竿索約繫其項，捉而騎之。行次招華，【在張家口外三百里。】敕就牧所賜大將軍馬數百，闌廢堵中印烙。有伍巴什者捉馬，馬怒立，什於馬上磬身，擒其雙耳，股離鞍，馬前後努突，項益下，終不得脫去。

拳術各技

拳術分內外二家，而世人所能者，外家為多，然無論內外家，於沈托分閉起頓諸法，必使各盡其妙，而又調之以氣，會之以理，運之以神，以成一式，則五寸之矩不難盡天下之方。且練習時最重下部，下部為百骸之基礎，下部不固，無論如何，終不足以應大敵，如秋葉之易落，非質有殊也，著於枝者不固也。拳術家所演各技之名稱其略如下，蓋宣統辛亥九月，有人聞之於拳師戴錦唐、李勤波、李春如三人也。

少林拳、太祖拳、通臂拳、大紅拳、小紅拳，二郎拳、路行拳、梅花拳、羅漢拳、地堂拳、關西拳，萬古手、黃英手、三十看對手，打掌、譚腿、頭進、六家勢、廿四勢、雙實練、十八滾、短打、燕青、飛架、三步架、醉劉唐、雙插子、雙戟、三套子，大刀、單刀、少林單刀、少林雙刀、春秋刀、梅花雙刀、小提刀、連環刀、連環雙刀、八卦刀、空手進刀，單刀花槍、單刀進槍、花槍大刀、花槍、【一名六合槍。】對槍、金槍、川少槍、羅漢槍、刺膝槍，赤劍、虎頭劍、八卦劍、八卦七星劍，少林棍、三節棍、棍進三節棍、空手進三節棍、雙拐進三節棍、行鉤、梅花虎頭鉤，軟鞭，峨眉針。